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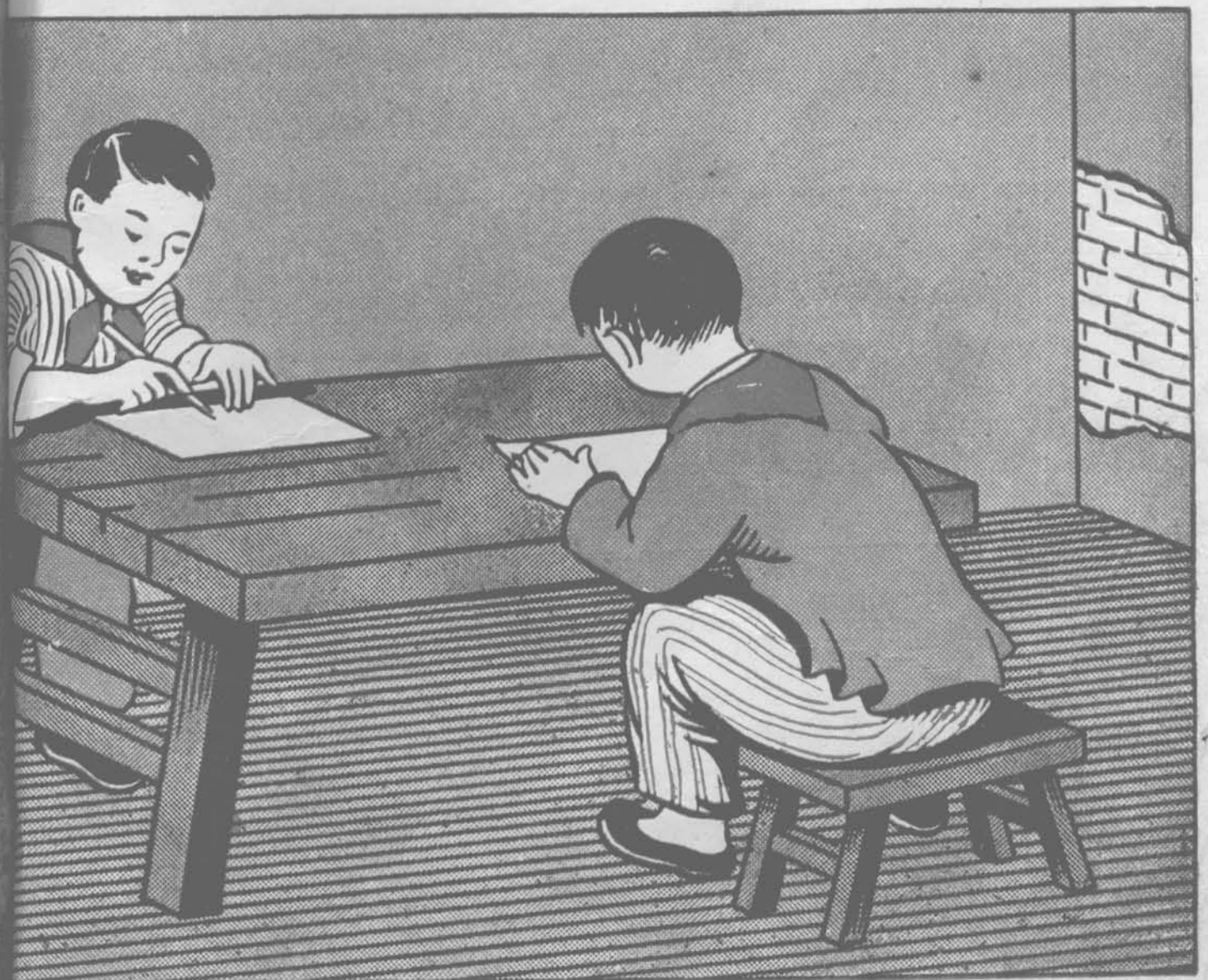
算術參考用書

術題解手冊

新算術指南·算術指南習題詳解)

(合·訂本)

南編 新星書店出版



新 生 代



12
·
9



行發店書活生

九十八十二國民華中

新 生 代

每冊實價壹圓壹角
外埠酌加寄費

作者
發行者

齊 生 活 書 店 同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重慶：武庫街一五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一五號
星洲：大馬路一五號
西安：馬坊門二一〇號
桂林：中南路一〇號
長沙：成都路一〇號
昆明：蘭州路一〇號
衡陽：吉安路一〇號
南昌：上海路一〇號
常德：沅陵路一〇號
臨川：南平路一〇號
梅縣：曲江路一〇號
貴陽：萬縣路一〇號
鄭州：南水路一〇號
麗水：南水路一〇號
嘉定：桂平路一〇號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發刊小引

我想，我還是在寫歷史。

「人間最值得記憶的，也只有歷史；它不但能告訴我們路是怎樣走出來的，也能給我們以壯烈與迫害的教訓。假若我們沒有歷史，便不能進步。雖然老早就有人喊過不要歷史，但我想，那是近乎野蠻人的主張，我們不要學他。所以，還是和從前一樣，我仍然在寫歷史。」

想起「一二·九」令人戰慄，這真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但是這個戰慄漸漸被民族戰爭的狂喜所掩蓋了！甚至可以說已經被忘却了！這是冤枉的事情！這個運動雖然還未成殭屍，却已經有人把它當做化石看了，這是錯誤！假若你在砲火停息的瞬間，平下心去仔細思索一下，便會曉得「一二·九」對於今日民族戰爭的贈與是何等偉大，而且它

對於最近四五年來中國青年思想變動曾經做過怎樣的橋樑！

於是將從「一二·九」到「七·七」北方青年的思想變動忠誠地告訴讀者，便成了筆者的任務。

這個階段雖然不過是短短的十九個月；但它的內容却是博大，多變，而且淵深。像海潮一樣，像旋風一樣，像暴風雨之前的陰雲一樣，在這樣的瞬間，真會使你想到奇蹟了！

但，造成這奇蹟的，却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類！

這期間，青年思想之所以如此動蕩，也正是因為他們都是平常的人類。他們有人類的優點，有人類的缺點，也有人類所應有的進步。因此，從「一二·九」到「七·七」便織成了思想變化的重要連索。

寫出來這個重要連索，便是新生代全部的企圖。

完成這個企圖，我知道，是一件煩難的事情。但是在「輕易」早已被人家搶了走的時候，我寧愛這煩難。

現在，這部書得到了它的付印的機會，在讀者還未開始揭翻第一頁的時候，我願意有幾點聲明：——

一，我既然想着寫出戰前思想變動的連索，可見着重的應該是現實；但却又不是瑣碎的事實，而是當時所應有的實情。因此，假若讀者有着過分的要求，例如想把它當做風景照片之類，那結果將很容易是失望。在三部完成的時候，是否能達到完全透視的目的，還無把握。爲了補足這個缺陷，有些話，我想留到總序裏去說。

二，這三部裏所要寫出的人物，幾乎都是屬於第四代的。筆者自己並不屬於這一代，雖然常常和它們發生着並不疏遠的關係，自信未必有十分把握，所以只好說還是一種嘗試。至於是否失之於想像的造作，或過火的誇張，只好留待讀者去鑒別。好在這些英雄們現在多半還活着，而且正在英勇地執行着他們的鬥爭任務。

三，關於思想的變化，是有着定命的過程的。人總是人，有優點，也有缺點，所以這裏面不會有一個完全無缺的人物。但進步却是有的，而且是不斷的。在這一點上，筆者願意盡

最大的力量把「一二·九」運動和「七·七」烽火銜接告訴讀者，把人民與政府的由離心到向心的意見的發展告訴讀者。那就要請讀者耐下心去一直看到第三部。

四，在第一部裏，我並不想寫出一個令讀者一見就會滿意的英雄，而是一些帶有缺點的平常的人，因為這件事情就是這樣平常的做出來的。但是他們都會進步或者落伍，那是因為他們都站在時代篩子上面的原故。所以，讀者若能常常把故事裏英雄們的開頭和結末比較一下，能夠多看出一點血肉的性恪來，筆者便十分滿意了。

一九三九，五月卅日，齊同記。

第一部 “12.9”

深冬的早晨，兩個朋友沿着郊外的公路向城中走去。

偏左的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健壯傢伙，看他臉上和手上的皮膚——其餘的都藏在抽口鹿皮短衣和燈籠褲裏——便會知道已在海水和陽光中浸炙得很久了；表面是黑黝黝的，底下却又透着紅。他有兩隻亮亮的眼睛，深埋在前額下面，因此鼻子和嘴巴就有些向前伸突，特別在他吃飯的時候，或打噴嚏的時候。張開嘴，顴骨距離下巴更遠了；牙齒也更要比別人的白些，這是沒有理由去嫉妬的，誰要你沒有那樣健康顏色的面皮呢？頭髮是一九三五式的，兩面平分得很光滑，遠遠看去，像塗着兩片黑漆。

右邊的那個，好像是專為陪襯這位健康朋友才生下來的，瘦弱極了。個子是碩長的；長頭髮亂蓬蓬的，常常掩住他那雙黯然的眼睛，所以在沒有風的路上，或在屋裏，他便難



免要用手向後面攏也攏的了。當他把頭髮攏起的時候，可以看見他那張不大好看的臉，——像一顆馬鈴薯，沒有清俊豪爽的風骨，有的却只是坑坎；顏色也和馬鈴薯差不多，很灰敗，除了頰上還留着兩塊微紅，幾乎是沒有絲毫血色了。這兩塊微紅，並不是好徵兆，好似紙裏包着的兩團火，什麼時候要燒出來，這人就算交待了。據醫學家說這是肺病的象徵，應該休養；他自己却不相信，他認定倔強的精神是可以支持這快要崩潰的身體的。他雖然沒有那位健康朋友的樂觀，却也並不悲觀；所以他常常好笑，却又是冷酷的笑。笑起來，嘴巴便擴張了，又像一個骷髏。爲了支持這個馬鈴薯似的腦袋，兩肩常常上聳，前胸便深陷下去，因此人們便叫他做「水蛇腰」。最可注意的，要算他那雙黯然的眼睛，神秘而且慈愛，當他向你看過來的時候，你也許以爲他要向你乞求什麼；但再仔細看看，便證明你是想錯了，那原來是要征服你的。——黯淡之中其實是藏着針也似的威稜的。他的穿着也決比不上那位健康朋友的爽利和洒脫，很不講究，而且多少有點兒襤褸。身上只有一件薄棉袍，是灰黑色的；雖然也還是流行的樣式，——那是說：長袖，窄腰，後襟直到腳跟

的，——但確是有些破舊；前襟斑駁着牙粉沫的痕跡，後襟則濺滿了許多泥點；在北方那樣乾燥天氣裏，沒有雨，衣服是很難濺上泥污的；他竟會弄成這樣，不僅表示着生活的隨便，却也是一個忙碌的人。總之，除了他那雙動人的眼睛之外，這個人和他的同伴比起來，是很寒儉的。這樣瘦削，蓬髮而且襤褸的人，是常會被印象派畫家認爲一隻破敝了的雞毛帚的。

兩個朋友都是F S學院經濟系二年級的學生，因爲昨天到H大來開會，所以今天清早便要趕回城裏去。

時間也不過是剛交七點，兩個朋友想着繞過H大的南牆，轉過Y大的西北角，便可以望見海淀了，所以走得特別快。夜裏落過一場大雪，給清晨的大地披上了一層白絨似的外衣，朝霧尙未退去，四周的天際是紫灰色的，太陽好像還在濃霧後面掙扎，地面上却比平常有太陽的時候還要亮得多。凍鳥一個也不見了，許是到深山裏去賞雪景罷，沒人知道。路上沒有行人，只有兩旁的一些禿樹，好像巨人的手臂，從夜裏就伸出來向天空抓

也抓的；但，除了枝桠上浮着的一些白雪之外，却沒有抓到什麼，於是只好賭氣靜立在那裏了。隔着Y大的校牆看見了未名湖上的塔，像一個偉大莊嚴的聖誕老人，偷偷地在那裏清算每所房裏有多少等待餅果的孩子。往前看，還是籠着煙霧，他們想，那裏應該是萬壽山了。

半尺深的雪路，使這兩個青年的脚步多少感到了困難。凝澀還要帶着滑，結果使你邁出二尺多的步子總要退回幾寸來；走不上幾步，脚背便透着濕冷，低下頭去看，已經滿脚是雪了。

兩個朋友同時感到了不耐煩。

「丟那媽！這輩子，這樣路頂好只走一次罷！」健康的的朋友終於打破了沉默；他搓着手，頰上微微有些發熱。

「這算什麼！」襤褸青年的手在頭上攏了一下。「這不過是一場小雪，還抵不上我們那裏的五分之一呢！那大雪啊，沒褲腳，沒膝蓋啊，沒膝蓋！」他的左腿故意抬了一下，右

手又跑到頭上去了。

「那大雪，什麼東西都該凍死了！有什麼好？」穿皮短衣的人反駁了。「我們的家鄉有海，有河，有四時開不盡的花樹，有青翠的葉子，有淡黃色的橙橘，有那樣便宜的龍眼果。……雨是可愛的；爽利，潤澤，不黏腳！雪呢，彷彿是乾淨的；但是也要融化呀！一融化，就不過是泥漿。……我們那裏是一年到頭看不見雪的。」

「這是偏見，老陸，」蓬髮人彷彿不高興了。「南方我沒有到過，所以我沒法批評；但是我的主觀卻沒有你的那麼重。各地方的生活，不能一樣，我是知道的。譬如雪罷，不到北方，你一輩子也不會知道它的美麗！這樣的還算不得什麼，也許正如你所說的：黏鞋，討厭。我們那裏就不然了，落雪的時候，簡直有你想像不到的美麗啊，落雪的時候……」

蓬髮人彷彿是動了鄉思，一面不住攏着他的頭髮，黯淡的眼睛看向遠方，好像在搜尋什麼有力的證據來駁到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却看見他雙頰裏面的火燄燒得更加厲害了，於是他只好暫時沉默着。

「啊，落雪的時候……」蓬髮人收回他的眼光來。悵惘地說了。「落雪的時候，龍潭山像一匹古代傳說裏面的神馬，全身是白色的，脊背上的一列綿長的馬鬃，也塗着一層薄的白粉，好像是奔馳久了，歇臥在那裏，動也不動，聽憑那雪花替他織着白衣……但它那飲水的池子却被堅冰遮蓋了，那就是松花江。落雪時候的松花江，你簡直找不到它的輪廓；它完全被二三尺厚的堅冰蓋上了，不管冰底下的水是怎樣奔騰，冰面上便馳驅着馬車，雪撬，甚至可以鋪上小鐵軌的。木廠也在堅冰上架起棚子來了，整天是拉鋸的聲音。……落雪的時候，山野裏的獵夫也出現了，帶着他們的獵犬；滿山都是松脂香和雪香。人在雪上走，雪沒到膝頭，凍枝沙沙地響，人們的脚下沙沙地響……」

「夏天呢，山野都甦醒了，抖下了身上的白絮；」他想了想又說。「江水也把堅硬的冰蓋吞沒了。恐怕和南海邊差不多，也是滿山青翠，可惜沒有龍眼果，却有櫻桃，杏梅，小葡萄，元棗，還有沙楞楞的甜瓜……但，可惜呀！四年……四年前……」他的聲音有些發顫，頭下垂幾乎貼到胸口。穿皮短衣的傢伙隔着那分披的長髮依稀看到朋友的眼中有淚

光了。他突然喊道：

「喂，老劉，看那不是萬壽山！」他顯然是不願老劉繼續說下去，老劉的心事他是知道的。「啊，你看，萬壽山真像一個白衣的美女呀！」他雖然覺得有點比擬不倫，但爲了某種原故，他是急切搜索不出其他字眼來的。

老劉的腦袋抬起來了，眼睛並不見怎樣濕淥，向他的朋友投了一個感謝的眼波，隨着便沉默了。

這時，天邊的曉霧不知什麼時候已被陽光掃盡，太陽已從東方升起來了。萬壽山上的排雪殿，佛香閣閃出來水晶一樣的光輝。兩朋友漸漸轉過Y大的西北角，遠遠望見海淀了。

兩朋友除了都是光頭未戴帽子之外，毫無一處是相同的；生像，穿着，……甚至意見也不相同。而且一個是南方人，一個是北方人。雖然如此，兩人却是好朋友，好同志。

「這不是偶然的，」皮短衣青年注視着漫無邊際的雪海，往事像浪潮一般在他的

心裏翻起來了。那是一九三四年，距現在不過一年半，他在中學畢業了。中學畢了業，真像打開了鴿室一般，每一個鴿子都懷着飛上天去的熱望；雖然飛得疲倦了還要回來，但當時，却沒有一個想着這件事情。他也是一樣，他也想要飛。但，飛到哪裏去呢？他愛海，想到南洋去，新加坡，爪哇，……他好像要去追求金羊毛。父親却不答應，他說，「孩子，你是中國人，不要去當洋奴，洋奴的滋味難嘗得很呀！」那些地方，父親都去過，而且是發過財的；但他似乎受過了教訓，不願意兒子爲了錢很早的便弄白了頭髮。終於他說，「哪，你到北平去讀書罷，那是中國文化最高的地方。我們的錢已經夠用了，缺少的是學士帽子！」真的，就把父親的金錢堆起來，也可以堆成一座洋樓的；這情形，他自己也明白。於是他就這樣離開了廣東，坐着火車，向大陸裏穿去，海離開他漸漸的遠了。

到了北平，便考進了F S學院經濟系；爲什麼要學經濟，他不十分知道，是父親要他學的，想來該是讓他學成回去經理錢財嗎？他自己也很模糊。但他自己却也高興這經濟系，不知在那裏聽人講過馬克斯也是學經濟的；至於這位馬先生是個什麼人，他有些漠

然，——大概是個俄國人吧！……

一入學，功課對於他幾乎都是生疏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帝國主義史，土地問題，……對於這些，他幾乎連基礎知識都沒有；只有英文，他最熟習，甚至於開課很久，他連預備一下也用不着。他是生在海邊的人，比別人活潑，比別人知道娛樂。可惜北方沒有多少水，三海是不許人下去游泳的，只有唯一的一個游泳池，他不想下去，「那不過是一個污穢的水塘罷了，」他時常這樣說，他想起了海，感到寂寞。這寂寞到那里去排遣呢？他只好去看電影，平安，真光，也還有點洋氣，閒着的時候，他一直都往那里跑，他有錢！他有錢，却不想講戀愛；雖然女同學們常常用眼睛瞟他，他却不動心。他想，這還早，而且內地女子那張平平的面孔，也不大有趣味。他喜歡音樂，牆上永遠掛着一隻「尤可梨梨。」

他住宿，是兩人一屋的。開始自然很陌生，所以和他的同伴沒有什麼話講；但他却常用窺視的眼光向對方不斷地搜索，同時對方自然也免不了掉依樣搜索他。最初，他很看不起這位同伴，——他很寒儉。他不僅沒有「尤可梨梨，」甚至連一條完整的被子也沒

有。晚上他幾乎像叫化子一樣，鑽進被底去，早晨起來，兩腳一踢，被子便算疊好，到晚上，再一拉，又鑽進去了。這位陌生朋友在屋的時候很少；在屋的時候，也不過頻頻用手攏着長髮，或者在白報紙上寫着什麼，好像是寫信，但又不像情書——那樣的紙張是不配獻給愛人的。這人很沉默，寫完之後，便無言地走出去了，腋下還夾着一本破書；到晚上，再夾着破書回來，鑽到被底去，看到半夜。他究竟看些什麼書？做些什麼事？到那里去？是無從知道的。在課堂，也很少遇見他，遇見的時候，點點頭他坐到後面去了；點名之後，再想看他便找不見了。

這位神出鬼沒的朋友在他的心裏簡直是一個謎，使他常常爲這個人苦悶着。「這是怎樣一個人呢？是書呆嗎？是流氓嗎？」結果兩者都不像，他的苦悶更加深了，甚至爲了這個人，他每天竟要費去幾點鐘的思索工夫。

不久，他曉得了這位同屋的名字叫劉時，是一個同班叫做郭家本的在電影院裏告訴了他，並且勸他不要理那個「可疑的人物」。「是的，那個人當真可疑，若在鄉下，我真要

說他是『山賊』了！「郭家本是他們班裏的「賈寶玉」，他的全家是被「山賊」從江西趕出來的，所以他常常害怕。但，這位廣東佬却不大相信「賈寶玉」的話，他覺得這個人並沒有什麼不好，也並不像「山賊」不過是有點兒神秘而已。他屢次想和劉時交談，却又不好開口。

終於他實在忍不住了。一天夜裏，當劉時鑽進被底照例捧起那本書來的時候，他開口道：

「同學，我們可以談談嗎？」他的聲音很不自然。

「當然可以，同學，真的。我們還沒有談過話，抱歉！……」劉時說着坐起來，長袍隨着飛到背上去了。他丟下了那本書。

「不要動，不要客氣，」廣東佬攔住劉時不要他下來，「這樣談談不是很隨便嗎？您的稱呼大概是劉時先生？」

「不錯，還沒領教。」

「陸飛。」他說了自己的名字。

「啊，陸同學，」劉時好像很頑強，不管對方怎樣攔阻，終於走下牀來和陸飛對坐在桌案邊了。「府上是廣東嗎？」

「是，中山縣人。」

「北平話講得很不壞了！我真羨慕你們南方人，北平話對於你們簡直是一種外國語；但，只幾個月，都能講得通了。我就不行，三年了，還是弄不正確。」

陸飛覺得這話講得有點過火，他的北平話也不過是將將對付；但是他覺得劉時的口語又像北平話，又不像北平話。

「你的話，我覺得和北平話沒有多少差別呀！」他漠然地說。

「那里！齒音到底是多些，越接近了越難改；但是還不致像奉天人那樣吧。」

「府上是……」

「吉林省城，松花江邊，……」劉時彷彿在想什麼；忽然又問道，「陸同學是今年來

的嗎？」但他不等陸飛回答，又接着說，「我，三年多了，一九三一年的暑假……大概是七月末吧。」

談話繼續到夜裏兩點鐘，各人述說着各人的來歷，所以多半是獨白；然後，兩個人都有些感動，漸漸彼此了解了，發生了友情。

在劉時的談話裏，陸飛曉得他是生平所遇見的第一個苦命的人。他生在一個沒落的小地主的家裏，父親讀了一輩子書，沒有做過事情，終於在飢寒負債中間死去了。不久母親也死掉，他便被寄養在親戚家裏，那時他才十歲。起初是替親戚家看瓜田，淒涼寂寞，不是一個孩子能夠受得了的，所以在小時便養成了一個孤僻沉默的性格。十二歲那年，在別處經商的外祖父回來了，便把他收養在家裏，然後又送到學校裏去讀書。劉時很聰明，讀書也很起勁，先生愛他，外祖父也愛他。他的舅父是一向在外省做官的，他沒有見過。廿歲那年他剛在初中畢業，他的舅父知道了，答應出錢送他到北平來讀書。他來了不久，「九·一八」發生了，使他喪失了家鄉。那時他最苦，外祖父和舅父都沒有消息，當然也

沒有錢寄來，他只好在兩個並不富有的朋友家裏混飯吃。救濟會成立了，他可以領到每月五元的伙食費；他便盡量節省，每天跑到宣武門大街旁食攤上吃「窩頭」，「貼餅子」，「豆兒粥」……他沒法子講衛生，所以也沒遇見傳染病，落得省下錢買些社會科學書籍來看。就這樣過了一年，他覺得很有味；但身體却漸漸弱下來了，夜裏常常失眠，出汗，兩頰漸漸有些紅，其他的地方也漸漸蒼白起來。忽然，舅父來信了，說還是照舊做官，不久就要辭官不做了，也許還要到關內來，學費還要照寄的。同時也有一個不幸的消息，外祖父死了！是「九·一八」那年冬天，驚嚇結果轉成中風死的。他很悲慟，因為這是世界上最愛他的一個老人。悲慟了一陣之後，他的心更冷酷了，同時身體也更弱下去了。

「那時不是又有錢了嗎？」陸飛忍不住問了，「爲什麼不好生養養身體呢？這裏養病的地方多得，我聽說不好早些到西山去嗎？到溫泉去嗎……？」

「當時好些人也是這樣勸我，」劉時慘然地笑了笑，「他們說，『老劉，到協和去，查查檢查，你不覺得身體不大好嗎？』這是好意，我知道；他們勸我是對的，而且我也知道病

勢不算輕。但是有什麼法子呢？養病不是窮人和忙人的事情呀！一輩子有很好的身體自然是好事，但這不是可以勉強得來的。你勉強你的身體說，『好吧，強壯吧，強壯起來好做事情呀！』但它偏不聽你的話，偏要弱下去；那末，你這一生便看着這衰弱的身體走進墳墓，任事不做嗎？不可能，至少在是我不可能的！時間是有限的，事情却永遠是多得很。等你把身體養好，時間早已挾着事情飛馳地過去了；你或者懷着失望的心情追上去，或者怯懦地保持着安靜，閑逸地死去，結果都是徒然的，反落得白吃了世界上的魚肝油和牛乳！當許多人常常餓到必需要吃草根和樹皮的時候，那樣好的魚肝油和牛乳給這樣懦夫吃下去有什麼用處呢？我決不這樣幹！時間是可惜的，我寧願忙着走完我的路，也不能消極地等着，把前途在腦子裏織成美麗的幻想！比如賽跑，就說百米吧！大家都準備好了，發令員要放槍了；你却忽然頭暈，說等一下吧，我休息休息再來。那是不行的，沒有人等你。我寧可跑出三十米，五十米，然後栽倒了也不肯退下來的；因為那樣是一米也沒有跑，要比跑到三十米或五十米然後栽倒還要失敗得多。自然，永遠不跑，也許是永遠有希望的；

但這個希望除了是幻夢之外還有什麼呢？沒有事實，希望是不存在的。……」

陸飛注視着桌上的墨水壺，靜靜地聽着對手的議論，疑問像雨前烏黑的雲團在心中翻起來。「這樣的讀書人是沒有見過的。他雖然愛惜光陰，但是沒有陶侃那樣的閑逸呀！事情……事情，大概是讀書之外的事情吧？……」終於他惶惑地說：

「到底……所以有人說你是可疑的……」

「可疑嗎？這話是誰講的？我想，也許是你心裏這樣想，也許是別人對你講的……這不必問吧！也許說我可疑是該當的。但，一個人怎樣便會可疑了呢？那是說，別人不能了解他。一個人的生活 and 別人不同，他不能每天坐在講堂上；在電影院，公園，小食堂，甚至他自己的牀上，都很難找到他的影子；於是這個人便可疑了。爲什麼大家都要一樣呢？豬一樣的，每天都在一個圈裏，吃糝糠，滾亂泥，沒有什麼其他的地方可去，結果被人一刀一刀地切了擺在桌子上下酒，這是毫無可疑的；但，這樣就算對了嗎？我們是豬嗎？……不，我們是人呵！……大家每天被弄得倦昏昏的，其中有一個想要跳出去，就被認爲可疑了！從古到

今，被火燒，被殺戮，被釘在十字架，被推上斷頭台……老實講，這些罪案都是從可疑出發的！……朋友，我太魯莽，請你原諒我……我却沒有那樣偉大呀！……」

陸飛瞪眼聽着，心裏有點冒火。他感到對方有點驕傲，把自己比做超人，把別人比做豬！他盡力去搜尋有力的反駁，但是他的能力限制了他。他覺得除了自誇之外，在劉時的話裏找不到什麼缺點，就是自誇吧，這自誇也很可愛。在桌前，燈光照耀着劉時的半吉訶德式的腦袋，一雙黯淡的眼睛，不住地向他投來乞求和撫愛的光輝，他幾乎想把所有的都交出在這雙眼睛之前了……他屈服了。但是，好像忽然握到了一個珍貴的論據，有如落水的人抓到一塊木板一樣，他開口了：

「同學，你的話是有真理的；但，你是一個學生呀！我在課堂裏很少看到你的影子。你是一個用功的人，一個忠於事情的人，但你却不上課。也許你到別處去讀書的，我想，但結果這裏怎樣辦呢？沒有不及格的危險嗎……也許你不喜歡這個學校，爲什麼你又考到這裏來呢？……」他不再窘促了，彷彿是佔了上風一樣。

「你的話，一部分是對的，」劉時笑了笑說；還是很和善，毫無劍拔弩張的神氣。「做了學生，就應該上課。但是若把『學生』的意義一擴大，就不能這樣講了。我雖然在F S學院做學生，但F S學院給我的不過是一個學籍，並沒有給我一個讀書的範圍。我的讀書範圍大得很，只要我有那種能力，世界上的書籍都該讓我讀，但可惜我的能力還是差得遠呵！」

劉時彷彿有點頹喪了；但他馬上又恢復了勇氣，說：「但我還是不服氣，還是要在讀書之中增加我的能力；所以當你們在上課的時候，我一個人便跑到圖書館，就是北海旁邊的那一個。啊，面前的書籍是多末廣浩呵，簡直像滄海一樣！雖然我知道這些書和全世界的比起來不過是海之與洋；但這個海如果通不過去，是沒有到洋裏去的希望的。所以，我自然拚命的讀起來，像小孩子在海邊拾貝殼一樣，拾起一個又一個。朋友，這樣的孩子多得很呵！每天常川在圖書館的總有百多人，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彼此也不講話，只是忙着拾取他們的珍寶……」

「其實，我的事情還不祇這一套，」劉時想了想，好像修正了他所說的話；「啊，……還有別的，還有別的，……」

最後這句話，陸飛彷彿沒有聽見，也許認為並不重要；他仍然固執地問下去：

「學校裏的課程當真沒有可聽的價值嗎？比如凌教授的帝國主義史，魏教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不值一聽的嗎？假若這些都是垃圾，我們還在這裏讀什麼鬼書呢？同學，我不能完全諒解你對於功課這樣的輕視，雖然我是佩服你的能力的！」

「有些教授很不錯，我們應該知道；但是要迷信上唯教授主義，也是不對的。教授們的講義好，道理好，越不喜歡讀書的人是越要奉承他們的。學生們，除了講義之外不知道還有別的，把幾種講義合起來一比較，自然有好有壞，信心就從這裏生出來。……但，教授們的講義從那里來的？還不是來自圖書館？隨便一個教授，一本書也不給他，他是無法授課的。好的教授應該像和學生競賽一樣，他每天也得用功，也得蹲圖書館，……但是這種教授少得很哪！每年連講義也不修改的教授不知有多少，有的，一年還講不完一篇古文，

真是失望得很！這是什麼原故呢？我想不出十分具體的原故來。也許是學生太不濟了，他們不能鞭策着教授們把治學弄得嚴重起來，結果成了二混主義：先生混，學生混，可不是麼！有人說，教授是讀書人的坟墓，也許是對的；因為到了這時候，生活舒服，有幾本講義可以一直用下去，還能再想些什麼呢？……至於我入學嗎？鬼知道是爲什麼！也許是混張文憑吧。……但我却有我的主意，做學生是有些方便的，讀書也方便，做事也方便，在這個社會裏好像沒有比學生再自由的了。然而，現在……」

劉時沒有講出最後一句話，好像很用力似的又吞下去了。陸飛的心裏亂得很，好像落在水裏，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把握一般。劉時的話並不能完全令他滿意，而且其中好像有些漏洞，並且最後還有未完的話。他心裏的懷疑並未退去，甚至好像更增加了。他努力地想提出問題來，一時却又不可能。

「你也喜歡政治嗎？」終於還是劉時開口了，投過乞求的眼光來。

這句話好似陸飛的救星，要把他從沉默中拉出來；但，偏偏又是半懂不懂的，所以他

還是怔怔地望着。

「你喜歡社會運動嗎，我說？」劉時又帶着講解的口氣說。

「無所謂，」他吃力地說，「我一向是無所謂的……那不就是說罷課，遊行一類事情嗎？」他忽然想起很早的時候聽人講過，沙面鬧過這樣一次，英國兵艦開砲了，轟死千把人，自然，上海也鬧過。「那是有點危險性的，不是嗎？」

「你所知道的就是這樣一點點嗎？」劉時愕然了，他沒想到這位朋友竟是知道的這樣少。「不是這樣簡單的，同學，大概你沒有參加過，所以弄不清楚。但是，這個潮流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因為你一向過的是安樂生活，也許……你看過罷課遊行嗎？那不過是表面，那是不得已，沒有武力的羣衆到了要表現他們的意志的時候，便不能不示威，或者請願，自然也要遊行了。這是不得已的，同學，當人們沒有言論，出版，或集會，結社的自由的時候，他們不能不結成隊伍，到大庭廣衆中間，用他們的呼喊，行動，和力量去煽動，去號召，……」

「那不是危險的嗎？」陸飛忍不住問了。

「自然很危險，同學，比如『三·一八』便要槍殺很多人；但是爲了自由，能怕危險嗎？統治者是有槍的，這最可怕；但是歷代也都發生過革命。革命隊伍是沒有良好武器的，有的是木棒，鐵鍬，……結果却還是革命隊伍打了勝仗。這是什麼原故呢？老實講，這是羣衆的力量啊！明白嗎，同學？統治者雖然有槍，使用的人却不是他們自己。那都是被他們用錢買去的被治者，他們起先是爲了吃飯，後來有些也就連着靈魂一起出賣了。革命的主要工作，也就是爭取這些胡里胡塗出賣了精神和肉體的人。這個爭取工作很艱難，正和你所講的一樣，同學，是危險的，因爲這個爭取是需要犧牲，流血的！」

劉時嗽了幾聲，接着稍微沉默了一下；陸飛用右手的食指畫着桌子。

「但是，示威的羣衆不是一喊就可以來的，」劉時繼續道。「同學，比如你吧，我現在一喊，你就能跟着我走嗎？不可能，我敢担保是不可能的！這樣有危險性的事情——至少也有相當危險性的事情，是隨便就能幹起來的嗎？最要緊的是首先有了解！首先了解大

家的自由比自己的性命還要緊，才能來參加這個正義的行動，不是嗎？所以說，你看的是表面，同學，這個表面是不能獨立存在的。所以平時的工作最重要！……」

「是宣傳嗎？」陸飛彷彿發現了秘密，不禁喊了出來。

「不錯，是宣傳。但最要緊而且最艱難的還是組織。宣傳，是要讓人們了解一件事情或道理，或者煽動他們的熱情。假若沒有組織，還不過是一盤散沙。所以說，組織最要緊。這是進一步告訴羣衆，應該怎樣幹。」

劉時的眼光瞟過來，慈愛裏面藏着威稜。陸飛渾身抖了一下，心裏想道：「這傢伙還算學生嗎？丟那媽，我實在沒有見過這種學生呵！」

「你的心裏有很多疑問，不是嗎？你或者覺得我這人很奇怪，簡直不像學生，不是嗎？」

劉時微笑了，陸飛的心裏好像挨了一針，又聽他說道：

「你想，學生是應該老老实實讀書的，不該談政治，不該做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但是，

假若你不把學生看做常人以外的特種人，你便能知道，你的意見是錯了。國事危急，不曉得你知道不知道，請原諒我，陸同學，也許你從富有的家庭裏出來，對於這一層，是不大關心的。但，國事到底真是危急了！你看，帝國主義者老早就把中國弄成一塊半殖民地，你在廣東的時候，若是留心，就能看得見；一方面，國內的封建勢力還在盤據着，蔓延着——我們的身上網着兩道繩索……這繩索要誰來解掉呢？沒有一個慈善家會替我們解掉的！想解掉，只好大家一齊來！不是別人的事情呵！」劉時喘息了一下，彷彿很費力，但是他又接着說下去了。「我們做學生，好像是另一種人，好像是與利害無關的。但是我們讀完了書到那裏去呢？不用說，你知道，是到社會裏去。但，你看這樣腐敗的社會呀！腐敗得像一片臭泥塘了！我們自然看不慣，但是，一進去豈不也就化成臭泥了嗎？所以，我們首先應該改造它，滌清它。什麼時候去改造呢？是等到學成的時候嗎？那是胡塗想法；我們所受的就是臭泥教育呀！你覺得驚訝嗎？你想，社會是什麼呢？它能和學校分開嗎？學校其實就是惡濁社會的煙幕，煙幕一散，仍然把你扔到臭泥塘裏。所以，我們雖然住學校，還得另外想法教

育自己。怎樣教育呢？那就是練習腦力，眼力，和戰鬥的能力！」

「劉同學，」陸飛感動地叫了。「我很慚愧，我什麼知識也沒有，聽了你的話，我覺得已往的教育都算白受了；沒有人對我講過一次這樣的話，我只曉得應該讀書，應該用錢，應該享樂。呵，這第一次談話，你已經給我很多了。……但，我想，你也親自參加這種行動嗎？」

「這也就是你所感到的可疑之點了。」劉時笑了笑說。

「有很多開會的事情嗎？我想你也許是指導着很多人的；但是，有那樣多能幹的人嗎？恐怕多半都是我這種愚蠢的人吧，我想？」他覺得話裏好像有着矛盾，黑面孔上微微泛起一陣紅潮。

「開會嗎？自然是極平常的事情。」劉時的語氣很平淡，彷彿在盡力平息對方的激動。「在北平，開會是極平常的事情；但有時却比吃飯還要緊。老實講，北平的學生幾乎多半都是開會的，開會已經成爲一種流行病了。」

「討論些什麼呢？……真的，北平近來好像沒有什麼流行的事情了。」

「同學，你錯了，開會並不一定都是討論遊行的，我說過，遊行是不得已的辦法。開會，像做功課一樣，極平常，極根本，……好像生活中所不可缺的水一樣。……自然，主要的還是讀書，却不像課堂上那樣灌輸式的——一個人儘管講，不管對不對，別人是沒有權利來發言的；這裏却要討論，要在討論裏求結果，大家都是學生，同時也都是先生。」

「也讀政治嗎？」

「自然嘍！人類生活離不開政治，政治是必需知道的。在開會的時候，國內國外政局的分析和討論是要佔主要部分的。」

「也彼此批評嗎？」

「自然也批評，而且批評得很厲害。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在會場上雖然爲真理彼此可以脹紅了臉；但是散了之後，大家還是好同學，好朋友。自私自驕，在這裏是絕對要掃除的，犯了這，也要遭受批評的。」

「沒有人干涉嗎，比如，學校，警察？」

「這種會本來沒有秘密性，是可以隨地公開的。但是一般人都把它看做秘密，又有什麼法子呢？只好由他去。干涉隨時會有的，有時他們却也裝做不見，落得大家相安。但是嚴重的壓迫也不少咧！壓迫，在這裏是家常便飯；不過，雖然壓迫人的人漸漸聰明了，被壓迫的人也是一樣地更聰明，結果，還是『野火燒不盡』的。」

深夜的電燈格外地發亮，劉時的面色更蒼白，頰上兩塊紅色更清晰了。陸飛好像過着一種新的生活，時而扭捏，時而興奮，臉上的表情像孩子一樣了。終於還是劉時開口道：「深夜了，我們明天再談好嗎？」

於是兩人都默然，息了燈，臥到床上去。這一夜，陸飛簡直沒有合上眼。

當窗色發白的時候，劉時醒來，看見陸飛坐在床沿上發呆，眼眶上矇矓地好像掛了

黑圈。他問道：

「沒睡嗎？」

「沒有。」陸飛急急走到劉時的跟前，緊緊握住他的手說，「我們做個朋友吧，同學，從此以後，你要常常教育我，我是可憐的人呵！」他好像嗚咽了。「我也有資格參加你們的集會嗎？」

劉時很感動，高興地答應了他。

從那時起，他完全被劉時征服了。漸漸地隨着劉時去參加座談會，讀書會……他替劉時做了許多技術工作，他成了劉時的膀臂；同時他自己也知道了許多，而且認識了許多朋友。

他很聰明，了解迅速，辦事也敏捷。但是他自覺決斷力量和劉時相差太遠，萬不及劉時應付事情那樣的冷靜。他的身體却比劉時好得多，簡直像一塊鐵，所以他又時常用這個來驕傲。他常對劉時說，「休息一下吧，我來替你做。」雖然他也知道，他是沒有替代的能力的。

爲了彌補這個缺陷，他便向父親騙錢交把劉時去用，他說，「老劉，用吧，把商人的錢

拿來使用，是不算不義的，雖然他是我的父親。」但，劉時却不肯，他說，「我不需要錢。」後來，經過很久的推讓，劉時只得收了，說，「把去做點有益的事情吧。」於是不再講什麼，便把錢帶走了，結果是空着手回來。這樣過了幾次，陸飛明白了，原來劉時很有幾個沒飯吃的的朋友。

陸飛幾乎不大愛電影了。雖然有時也到平安走走，但一個月也不過一兩次，——工作 and 讀書纏住了他。牆上的「尤可梨梨」也漸漸蒙上灰塵了。有一天，他索性摘下來放在箱子裏；除了當兩個人在疲倦中需要娛樂的時候，才拿出來彈上十幾分鐘，然後又放進去了。

他幾乎完全成了一個新人。

一年以後的今天，因為走雪路，挑動了劉時的鄉思，他心裏覺得很後悔。劉時的體眼見是一天天地衰弱，工作一天天地加重；在這樣嚴重的時候，劉時是病不得的。他不覺想到劉時的身世，於是一年前的往事在腦海裏翻騰起來，他久久地陷在回憶之中了。

就這樣默着，走了很多雪路，已經穿過海澱大街了。他才由回憶中掙扎出來。因為要急於搜尋另一個談話題目，他搓着兩隻手，問道：

「老劉，昨天晚上那個老憨樣子的是誰呀？」

「哪個？」

「穿着灰布制服，坐在小倩旁的那一個。」

「是那個留平頭的T大學生嗎？」

陸飛點點頭。

「那個人的名字叫陳學海，T大化學系的，我還是第一次遇見，是魏玲介紹來的。魏玲就是T大自治會的那個代表。」

「呵——那個剪短髮的呀！好像你對我講過，她很不錯咧。但，那個老憨是怎樣一個人呢？他也能革命嗎？」

「老陸，你又來了。怎能以貌取人呢？無論什麼人，當你沒有仔細觀察過他的時候，是

不能隨便加評的。」劉時對陸飛常常是用着教訓的語氣。「世界上許多革命家，像貌和常人一樣，甚至還不及常人漂亮。但，他們却做出大事來。成了名，人們才曉得他們的像貌奇異，偉大；其實，他的像貌並沒有改變，那是人們的心理作用呵！……至於陳學海，我本來不認識，我不能說出什麼來；不過聽說這人原來是一個書呆子，絲毫不問外事的。這次來，不過是一個自治會糾察隊的代表。但，我看這人很樸厚，有傻氣，興趣很高；這樣的人是不會沒有前途的，關於這，我有過好些經驗了。」

「小倩怎樣呢？我看她沒有從前那樣憂鬱了，不是嗎？」

「這次你算看得準。她好多了，虛無氣息去了一多半，那都是從前她的一位楊教授害了她。現在，她漸漸積極了；但是，還差得遠，她還需要克服，需要進步！」

陸飛默着不講話，似乎還在想着陳學海；劉時攏攏頭髮，打了一個呵欠，顯然是因為隔夜睡眠不足，疲倦泛上來了。太陽上升兩丈高的樣子，瞰視着雪海，雪海上便閃爍着無數的金色火花。腳底下有些滑膩膩的，顯然是積雪已經開始消溶了。

「丟那媽！這個路！」陸飛心裏想，却不敢講出來。

身後忽然趕來了一輛由香山開出的第一班汽車。陸飛趕緊回身招了招手，然後叫

道：

「老劉，坐車吧！」

汽車停下了，兩朋友先後鑽了進去。

「呵，陳學海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呵，是怎樣一個人呢？……」但不久，這聲音便淹沒在車輪軋軋的噪響中了。

「陳學海是怎樣一個人呢？是怎樣一個人呢……」

陳學海是T大化學系一年級的學生，是一個哈爾濱人。一九三一年，他還在哈爾濱一個中學裏讀書，他家裏在哈爾濱附近的鄉下擁有一些田產和森林，不用說，他自然是一個地主的兒子了。哈爾濱是東北的一個最繁華的商埠，被叫做「小上海」的，所以風氣非常奢靡，也曾不斷地出過一些運動員和花王的；但是提到讀書就很差，因為那裏不是文化區。

雖然這樣，在哈爾濱，陳學海還不失為一個用功的學生。他雖然在哈爾濱住過很久，但他是一個鄉下的孩子，難免有些土氣。父親是一個機器師，雖然自己也曾發過財，到底是勤勞出身，很本分的，鴉片烟一類的嗜好也沒有。母親是鄉下女人，更怕奢華，根本不曉

得怎樣用錢。所以，看外表，這一家是不像富有的，雖然他們却擁有幾十萬的家私；在哈爾濱，這種人家是不很多見的。陳學海在這樣家庭環境中長大，對於社會生活自然是茫無所知，甚至到十四歲的時候，都不懂怎樣去花一文錢。平時只聽父親說，「安分守己，」母親說，「省儉莫求人，」這種話給青年人的腦袋裏多少注入一點怕事和吝嗇的毒素。因此他在學校裏，課外的活動概不參加，而且也沒有朋友。人家漸漸把他看做一個固執的書呆，甚至背地罵他「嗇鬼，」「冷血動物。」……有時他雖然間接聽見了，也不大生氣，他認為這些人都是「紈袴」和「洋場惡少，」隨他們去亂講；但同時自己却變得更孤僻，更偏執了。外界的力量不能吸引他，他的精神便完全集中在功課上。學校的功課，除了音樂之外——那是因為他的喉音不大好，——他都喜歡，下課回家，便在屋子裏坐下，一直讀到睡覺的時候為止。這是難怪的，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麼？有時，同學們打趣他說，「喂，陳，到江邊看游泳去吧！看賽馬去吧！」他只好把頭來搖，甚至紅了臉。他另有他自己的世界。問他的人也了解他，根本也不希望他慨然應允，笑一笑就走開了。他在班裏永遠

考第一，這彷彿是當然的事情，沒人覺得奇怪。他比其餘的人都用功，又不和別人在一起，到了考試的時候，他好像從另外地方走來的一個高材生，搶了第一便走；考過之後，他又好像和別人無關了。同時其餘的同班也以為這第一應該是他的，雖然嫉妬，却也不怎樣恨他，因為他們還要忙着做些別的事情。

這書呆子雖然用功，却是讀死書的。文章可以寫得通，却無思想；歷史地理上的人名和地名，他記得爛熟，却不知道歷代變遷的原因；至於國家現狀和世界大勢，他更茫然了。總之，一切都是死讀，機械而是呆板的。據說這要怪他的教師，因為教師所要的也祇有這一套。

就這樣，他在中學裏讀了四年，生活平靜得像一面古潭，沒有絲毫動蕩，甚至他那身灰布制服，也像黏在上一樣，除了到冬天，再罩上一件青呢外套之外，是毫未換過的。就這樣，在生活中他成了沉澱。

但，古潭也會生波的呵！就在這第四年秋天，「九·一八」事件發生了。幾乎早已成

了殖民地的東三省，對於這空前的事變，除了驚惶之外，是沒有多大激動的；所以當年十月末，日本軍隊便太太平平地開進哈爾濱來了。陳學海那年是十七歲，他看見學校裏取下了青天白日旗，燒毀了「總理遺像」，他想，「將要換上來的是什麼東西呢？是『天皇』像嗎？是太陽旗嗎……」他心裏漠然地感到微痛了。結果他所猜想的全不對，沒有「天皇」像，也沒有太陽旗，直到第二年春天，禮堂上面還是空空的，什麼都沒有；同時，上課也是奄奄一息的。陳學海雖然沒有換掉他那身固有的制服；對於考第一却已感不到什麼興趣了。回到家裏，父親還是在說，「安分守己」；他用力地想，「替誰安分呢？」沒有結論，他苦悶了。

課程也改變了！歷史，地理，刪去了中國部分，只讀滿洲部分；太少呢，怎麼辦？加添一些捏造的「傳說」進去。國文裏的新材料也被刪去，改讀經書，一面又尊起孔來。最新穎的課程便是一門日文必修科。

陳學海的心底像沉下了一塊鉛，連他那簡單的幻想都成泡影了！他原來想，大學畢

業之後，父親一定要送他到美國去的；但是在這樣的中學裏能讀些什麼呢？將來去留日嗎？他不願意。想對父親講，又不敢。

終於一天父親開口了，「學海，這裏不能讀書了，無論如何，你將來是要出洋的，這裏的功課怎會夠用你到北平去吧，住在曹家，你的表叔那裏，然後再託人替你去找個學校住吧。」

於是，一九三二年秋天，陳學海便來到北平，住在表叔家裏了。

他的功課雖然好，這裏的程度却高得很，他只好從高中一年級讀起了。環境一入常態，他的老脾氣又發作了，還是死抱着書本不放手。類似這種學生，在北平，幾乎是百無一二。

在這個最陳腐也最摩登的都市裏，誰肯抑止自己的香、音、色的官能享樂呢？另一方面，在這已經成了國防前線的平津地區裏，誰肯放棄政治運動呢？北平的學生就在這生活的兩極中間跳蕩着，他們的人生第一義已經不是讀書，而是享樂，革命，和戀愛！看那劇場

和影院，整天整晚地吞進去上千上萬的紅男綠女，在裏面至少要給他們幾個鐘頭的麻醉！吃着茶，嗅着紙烟氣和汗臭，悲歎着古人往事甚至落着淚！或者瞻仰着金圓王國的奢麗，裏面有漂亮的男人，有美麗的女人，有堆得成山的金錢，有極其幸運的機遇……這裏可以挑撥你無限的幻想，給與你無限的希望，你陶醉了，陶醉得甚至忘記了還有明天！在黑暗中興奮到過火的時候，愛人馬上化爲天使，互相緊緊地握着手，擁抱着，甚至接吻……

……月夜裏，在公園，在三海，許多青年伴侶在吃着茶，談笑，在林木裏唱着情歌，在水上也有六絃琴或「尤可梨梨」伴着女人的低唱。一切都在甜蜜中間溜過去，像無邊的春夢。

但是另一面却也有人極嚴肅地活着！這都是些可敬的人，或者說是呆子。他們的生括常在黑暗中，風雨中，密探的監視中，警察的追捕中……但是他們幹得更高興，彷彿在故意欣賞趣味一般；在這裏却沒有金錢和幸運，有的是戰鬥和冒險！

在古城中，生活的兩極攪成了強暴的旋風，這旋風是掃不着陳學海的。他的生活仍然是一片死水。他有另外的夢想，便是到外國去，他常常幻想從外國回來的情景；那時大

概應該是博士了，穿的是西服，再不是灰布制服了。坐着頭等火車，大家都歡迎他。他不久便會是一個化學工廠的主人，發明並且製造些新東西，幫助政府建設新中國。「現在管不了許多呵，讀書要緊。」雖然他有時也看報，國家大事却不大關心；因為他曉得縱是關心，也不免白費力氣，學生怎能管得了政府呢？所以，國聯調查團怎樣？山海關怎樣？冀東怎樣？……他都不過問，他覺得將來中國強了，這些都不成問題。但，什麼時候才能強起來呢？他說不出來。也許他等着學成回來的時候再說吧。……總之，現在，學問之外，他對於一切都冷淡。

他這樣平靜地過了三年，他的課業大大進步了。所以他也難免時常沾沾自喜，雖然別人却覺得他真是難得胡塗。

這之間，和他相熟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在K中學比他低兩級的小朋友谷靜，是一個山西商人的兒子；一個是他的同鄉郭用；還有一個是郭用的愛人魏玲。

郭用是一個青年大學生，好出風頭，革命不離口，辯證法不離手。「今天好嗎，同志有

什麼消息嗎？」他常是這樣向人說，一面裝出一種關心國事的樣子；假若和別人意見不合呢，他便說，「同志，這很不好，意識不正確，要受批判的！」因此魏玲愛他。魏玲愛他，不是因為他有一頭鬚髮，不是因為他的鼻子上有一付克魯克斯鏡眼，更不是因為他常常帶着白手套；是因為他懂得革命。

魏玲自己也是革命的，但沒有多少經驗。她很勇敢，看她那一張蘋果臉和兩隻黑炯炯的眼睛就會知道。她機伶像一隻松鼠，活潑像一匹貓，却可沒有蛇一樣的圓滑。可惜她讀書較少，熱心超越了她的能力；因此她常喜歡向別人討學問。她吃了虛心的虧了，所以容易受騙。她愛郭用，就因為他滿嘴都是革命。

郭用常常笑着人家「吃革命飯」，自己的戀愛却靠着革命論。他常在革命的女青年中間受着熱烈的歡迎，好些女人追過他，終於魏玲得到暫時的勝利了，他說，魏玲的勝利是由於她的真摯和虛心。

陳學海時常到郭用的公寓裏去坐，書架上立着許多書，陳學海簡直不懂它們的名

字，好在他也不需要去懂。

郭用的革命理論吹不進陳學海的耳朵，談鋒只好改變方向了。

「老弟，還不講戀愛嗎？」郭用的談鋒並沒有滑出多少遠。「讓玲替你介紹一個，好嗎？」

「不，我不懂。」陳學海一開口就是冰冷的釘子。

「我還說你不懂革命呢！老弟，不懂戀愛，當然對於革命要茫然了。」郭用把眼鏡摘下來，揩了揩，又戴上去。「住在北平的青年，是不該不懂戀愛的。戀愛可以使人變成革命家，不，也可以使人變成學者。是的，那要給你一杯精神上的白蘭地……」

「北平的青年人有幾個不講戀愛呢？你瞧，」停了一下，他又講下去了。「北海，公園，……甚至馬路上，到處都是他們的踪跡！革命家也不能例外呀！戀愛對於革命好像疲倦之後的一種最衛生的補品……不，老弟，你不想革命也得戀愛的，書本是不能替代愛人的……」

「我現在什麼都不成，不想討太太。」陳學海好容易哼出一句來，脖筋脹起了多高。「不是的，這話不正確，要受批判的！你以為戀愛就是結婚嗎？這是鄉下人的思想呵！戀愛就是戀愛，老弟，離着結婚遠得很呢！戀愛是青年人的事，結婚是中年人的事！」郭用好似抓住了論點，興奮得口裏直噴白沫子。「何況，你想結婚，蜜斯們也不肯哪！她們肯丟開幸福的時光永遠倒在一個人的懷裏嗎？老實講，她們趁着好時光要盡量享受一下，等到興致闌珊了的時候，大概卅歲已經過去了，再挑一個有錢的人，嫁去做個太太，便把已往的風頭和光榮一起埋葬在閨房裏了……呵呵，不會錯的，老弟，不會錯的！」

陳學海雖然覺得郭用的談話是不對的，但在北平，却也是實情；比如谷靜才十五歲，聽說他就有一個愛人……陳學海對於這種事情無論如何是持着一種否定的成見的，他却又不肯反駁；所以遇到這種場合，當郭用興高采烈的時候，他總要用「今天天氣好……」之類的話做爲收場，然後便溜之大吉了。但是，過幾天他還是到郭用那裏去，什麼原故呢？他自己也不曉得。這種談話雖然不能說服他，却使他感到一種聽故事的興趣，算

學演得膩煩了的時候，僵板了的神經彷彿也需要這樣爬搔一下才好。魏玲若在場，郭用的「戀愛講座」便收起來了，只談革命，只談馬克斯，恩格斯；陳學海被丟在一邊，結果只好掃興歸來了。

「爲什麼魏玲在場他就不談戀愛呢？」陳學海苦思很久，還是不能明白。

終於他在中學畢了業，考入T大化學系，同時魏玲也考入T大邊政系。因爲同年的關係，他倆漸漸混得熟了，他開始覺得她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她不但有一雙動人的黑眼睛，也有熱誠，而且不像郭用那樣慣愛說大話。魏玲在學校裏常常參加開會，許多舊學生好像早已和她廝熟了。入學這一年，她已被選爲自治會的常務幹事，工作似乎很多，也很勤。許多男同學都捧她，她却常常謙遜，甚至迴避，陳學海心裏想，她早已屬於郭用了。至於他自己呢，大家還是不睬，把他看做一個書呆。

感到學校的功課太重，他和表嬸商量好了搬到宿舍裏去住，一面寫信報告他的父親。這一來，他覺得很清靜，而且魏玲也常來坐坐，雖然沒有什麼高談闊論，却也可以破除

寂寞。

光陰像電般的飛速，轉眼已見秋末了。從塞外掃來的寒風，不經意地搖落庭前的棗樹葉，冷氣向着人體襲來。陳學海雖然固執，也不能不在灰布制服裏面加上一層毛衣了。

有一天，正是重陽節。大清早，城牆上便跑滿了人，街上的人也很擁擠，爭着去登高。羊肉鋪子老早就把肥羊宰了，倒懸在架子生，好些人呆子一樣立在門前，張開嘴，看着剝羊皮。看着，看着，走散了，又爭着往城牆上跑。有錢的人却不上城牆，他們上景山，上小白塔，或者坐着汽車到香山去看初紅的櫨葉。

陳學海這一天很苦悶，蒙起被子睡覺，却又睡不着。宿舍裏的人都走光了，甚至工友的影子也不見。靜寂腐蝕着他，使他想起了家鄉。

是什麼人迫着他離開了家鄉呢？他想，這當然是日本人。但是，不會把日本人趕走嗎？他將終生都不能回鄉了嗎？……他有些痛恨政府了！但這痛恨是茫然的，他沒有充分的言語講出痛恨的原因。賭氣閉上眼，許多金圈藍圈在眼前幌動，每一個圈裏面有一個

日本人的腦袋，噙着牙，向他獰笑！睜開眼，一切幻像都消失，屋子裏還是寂寞得像墓穴。他要哭，但是向誰去哭呢？他笑着自己的愚蠢，走下床來，順手抄起一本大代數，坐在案前翻着；但是過了半點鐘，還是什麼都裝不進腦子去。他長歎一聲，丟開書，悶倒在籐椅裏去了。

……

太陽溜到西屋脊上的時候，魏玲閃進來了。她說，郭用要她來邀陳學海到公寓裏去吃烤羊肉。她好像知道陳學海的心事一般，狡猾地說：

「不要悶壞了身子呵！到郭用那裏去，有得吃，有得說笑……還有明天呢，化學家呀！」她最後帶着巧笑這樣說了，陳學海也笑了。

十分鐘以後，他倆走到馬路邊，電車很擁擠，魏玲覺得討厭。好在天氣很晴朗，沒有一絲風，於是她提議說：

「我們走着去吧，好在不算太遠，從溝沿壁直地就到了……電車裏擠死人！」

「也好。」他雖然曉得從西直門大街到象坊橋足有七八里路，但是不好逆着魏玲

的話，同時他自己也不肯示弱，便點點頭跟着她走下去了。

兩個同伴走路，想要保持沉默是很困難的，於是魏玲首先開口了：

「小陳，你也有些想家嗎？」

「不覺怎樣。」

「不覺怎樣？」魏玲笑了笑。「今天你的面色很難看，我想，你一定想家了。」

「不過，我倒只是想：爲什麼我偏是這樣孤單？人家都能去享樂，我却不能！」他有些鬱然了。

「那是你念念不忘化學呀！」她的眼睛睜了一下。

「不要開玩笑。這問題到底不是化學能夠解決的。」

「那，爲什麼你還是死讀化學呢？」

「那是爲將來。」

「將來你一定到外國去了？」

「希望這樣。」

「回來以後呢？」

「這……」他有些惶惑了。「說不定，大概要替國家服務吧。」

「服務？怎樣服務呢？也許去當一個技術士，也許開一個化學工廠，是嗎？」

「也許。」

「就是製造花露水和雪花膏嗎？」

「哪裏！」陳學海勉強笑了笑，「我想學點國防化學工業。」

「國防嗎？替誰去防呢？」

「自然是替中國人，還消說！中國太弱了，我想，國防不好，所以土地主權常常喪失，我是一個國民，應該盡點責任的。」

「你真是傻子！」她看了看陳學海，接着說下去，「你想替政府服務，是不是？你能給這樣政府什麼幫助呢？除了幫助它去殺自己人？這話，也許你現在還不相信，但是可以想

想的。你說中國弱，好像說中國人是弱的，所以要來幫助他們。這話太空洞了！中國人本身並不弱，你看他們能做到比主子多到九百倍的事情；但是他們沒有自由，不弱又怎樣呢？他們有力量無處去用呵！比如前幾年，東北白白送掉了！是老百姓的意思嗎？不是，是當局的意思！當局寧可失掉土地，也不肯把老百姓武裝起來！老百姓一覺醒來，就變成了亡國奴，這能怪他們嗎？國土一年一年地削滅下去，華北都或問題了！但是政府呢，却還是趕着自己人去殺自己人！你學化學工業，或者在外國得了博士回來，也許不會被人看得一錢不值，也許政府要用你，但是製造出來的東西做什麼用呢？是用來打日本嗎？不是的，還是打自己人！

「哪，你的意思是不要我讀化學嗎？」

「我是勸你把眼光放遠一點；等到你學成的時候，中國的領土還有多末大！」

「你說來不及了？」

「希望還來得及吧！」

「那，難道現在連書也不必讀了？」

「却用不着讀死書？」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密斯魏？」他憤然叫道。「不讀書做什麼呢？你說讀死書，我真不懂怎樣才算讀活書！……」

「讀書之外，也應該留心國事呵！」當他們走過了喧囂的白塔寺門口，魏玲緩緩地說了，她的聲音很委婉，怕傷了陳學海的感情。「比如現在日本的勢力已經快要壓倒北平了，你還能埋頭讀下書去，真希奇！」

「但是，做什麼呢？我沒有力量，我有力量反抗政府嗎？我想，政府也是沒有辦法的。」

「你就肯信賴這樣不負責任的政府！」

「那麼，反對政府嗎？」

「不能代表民意的政府當然要反對！我們要把民意組織起來，大家不能一起等着死！」

魏玲的情感又激蕩起來了，她的臉快由蘋果色變成柘榴色了。兩人都沉默起來，脚步加快了。

「那恐怕又要開會，」停了停陳學海漠然地說。「開會，在我看真是北平人講話——『湯兒事！』」

「不開會又怎樣呢？我們自己還結合不起來，能夠喚醒人家嗎？在北平的人都怕開會，但結果會還是要開的。」

「那不會浪費時間嗎？」

「浪費時間，不開會就不會浪費時間嗎？比如，今天，你蒙起被子睡覺，或坐在椅子上發呆，這不是浪費時間嗎？人們真正浪費時間的時候，自己反而不覺得！」

「我說，開會也常常沒有結果。」

「常常沒有結果並不是絕對沒有結果呀！有什麼法子呢？我從前何嘗不是這樣想，『用點功，多少弄個甲等……』但是後來便弄不下去了！我的家鄉在通州，東四省失陷

之後，日本人的脚也漸漸伸進那塊土地去了。——現在雖然母親已經搬到北平來住，但那裏到底是我的家鄉呵！你想，我還能安心讀下書去嗎？大難就要臨頭了！靠誰呢？靠別人嗎？靠政府嗎？都不行！我不肯等到畢業以後變成高等亡國奴！所以……」

「所以你才要革命，是不是？」他攔住了她的話。「這情形我是明白的，而且我是亡了家鄉的人；但是我到底不相信這些徒手的人會做出什麼來！做不成功，功課也弄壞了。」

「那是你自己不相信自己！」

「不錯，這倒差不多。我正在對自己懷疑着呢。」

「我希望你仔細想想吧，對自己都要懷疑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我勸你趕緊丟開那錯誤的路線，改變一下生活吧！」

「讓我想想看。」

……

陳學海從郭用那裏回來，已是初夜時分了。他在西單牌樓和魏玲分手，眼見她上了

電車而且被拖向東城去了，他自己不想搭車，踉踉地向北走去。晚風揚起清颯，令人感到水一樣的涼意。街燈依然燦爛，鋪子門前飄動着秋季大減價的彩飾，無線電播音機放出「京調」，大玻璃窗子前面擠滿了人。大街彷彿比日裏更喧囂了；愛人成對地走出來，彼送着笑眼，低聲談着情話，步子是那樣緩慢悠閑，好像給腸胃一個舒爽的機會，去消化傍晚此晚時吞進去的脂油。他沒有心情理睬這些，急急地脫身走去。

終於他由脂粉香氣的旋風中逃出來了，笑聲漸漸遠隱，他輕鬆得透出一口氣來。等到他走過西四牌樓的時候，大街漸漸黑寂了，祇有晨星一般的街燈，閃閃地，彷彿在窺探行人心裏的秘密。遠處傳來叮噹的電車鈴聲，奏出單調的夜曲。深巷裏的犬吠也收起了，使人更加感到了夜的淒清。

陳學海雖然緩步走着，却不能保持精神的寧靜；思慮像激流，不時湍成浪花，起伏着，鼓蕩着，一個壓着一個。——日裏魏玲的談話膠擾着他，直到這時仍然是把他沉在疑慮的濃霧裏。他沒有撥開這濃霧的能力，好像大洋裏一隻失掉羅盤的船。魏玲的話是無法

駁倒的，何況他是一個喪掉家鄉的人！他沒有勇氣，不，正如魏玲所說——他沒有自信心。但，這有什麼法子呢？只好藉着「讓我想想看」逃開了。

但，想想又怎樣呢？他早已曉得這好似一個算學上的難題，因為他還不能了解那個定理的真義。他仍然是站在槓杆的支點上，不曉得往哪一面沉下才算正確。魏玲的話何嘗不對？他的家鄉失掉了，自己已經逃開，偏又想着回去；但是怎裏回去呢？等着別人，靠着政府，都不像話。「不勞而獲」他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教訓，在讀書的時候便會常常遇到。「好，拋開書本罷！」想到這裏，父親的一張「安分守己」的面孔出現了，這面孔對他是很親切的，好像有一種潛在的力量早已埋在他的心底，使他不能不對這張面孔表示屈服。於是，他疑懼起來；——這能是單純的救國運動嗎？也許是別有野心吧？無原無故，他們的勇氣是從哪裏來的？……他漸漸想到那些人都很可疑，……不讀書，整天在外面跑，……神秘的人們！……魏玲的力量漸漸退却了，他幾乎又要恢復本來了。忽然念頭一轉，他自言自語說，「不，他們是純潔的人呵呵，無論如何，他們是純潔的人呵！」

他在這矛盾的思想中間衝突着，搏擊着，閃避着，終於感到了異常的疲憊和痛苦，他不能澈底征服舊日的潛力，也不能斬絕地排除這突然而來的新的力量……他想着逃了，結果還是用「讓我想想看」做爲烟幕，救脫了自己。

深思雖然不過如一瞬，路却已走得很遠，他猛然發現已經轉過新街口了。遠遠地，西直門城樓像一個黝黑的巨人，蹲踞着，在驕傲他的雄姿，在微弱的月光下，它的輪廓更見清晰了。還是上弦的時候，月亮是半圓的，像一張殘缺了的苦臉，似乎在告訴人說它本來是圓的，它永遠不會忘記恢復本來的形像的。從那殘缺的月盤裏射出來悠久而且癡呆的慘笑，他覺得這是在揶揄他，甚至旁邊的小星也在揶揄他，揶揄他在欺騙自己！忽然他又發現天上還有數不清的揶揄的眼睛！他慌張地向前疾走，身後像有潮湧似的一羣追着他；——「安分守己」的面孔，和革命的黑炯炯的眸子……

從這一天起，陳學海陷於陌生的煩悶中了。除了睡眠之外，兩種力量永遠在他的心裏搏擊着，而睡眠偏偏又是那樣少！但是他却留心看報了，常常在那向例不去閱報室裏

久久地逗留著，也時常向人詢問時局的消息，然後很費力地辯論著；雖然他的意見有時淺薄得可笑，却能表示他對於政治已經感到興趣了。當他辯論的時候，有些人甚至感到一種欣悅，互相傳說道：

「呵呵，看呵，這書呆有些改變了！」

是的，陳學海確是有些改變了；雖然他並未向誰表白過，雖然他近來遇到魏玲常常是躲避，他的心確是一天天變下去了。魏玲也好像看出他內心的秘密，心裏想，「聽他吧，這書呆！」她忍不住把這話講給郭用聽，郭用說，這是一過程。」

冬天來了，收去了樹上的綠葉，山邊的野草；同時却帶來了冷風，帶來了雪，也帶來了日本的飛機！

十一月五日，七架銀灰色飛機出現在古城的上空了！列着隊，像南歸的寒雁！但啼聲却不嘹亮，祇是轟轟的，像沉雷。市民驚慌地避到屋子裏去了，似乎在躲避死亡，又似乎在準備死亡！第二天，陳學海在英文報紙上見到了消息，原來是逼迫中國成立「新邊政委

會！」他苦着臉向人發表意見說，——又要來一個「九·一八」了！

但是中國負責方面一直沒有正式發表「新邊政委會」的消息，報紙上也沒有說明政府有什麼指示，大家都悶着，好像生活在暴風雨之前的天氣裏一樣；有時交頭接耳，但也討論不出什麼結果來。還是悶着，悶着！

銀灰色的飛機仍是接着來，也許中間隔上一天，但是架數却逐漸加多了，九架，十一架，十三架，……銀灰機飛得很低，站在大街上可以看見機身下面累累的懸着什麼東西，有的像茄子，有的像柚子。人們說，這是炸彈，你一喊，它馬上會落下來的。小孩子們哼起歌謠來：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飛機屙把把！」

但是儘管喊，「把把」始終沒有「屙」下來；所以又有人說，這是日本人在過年。

常常看報的陳學海却曉得這絕不是「日本人在過年」；時局確是很嚴重了！漸漸地，在報紙上也見到天津的漢奸發動了「華北自治運動」大請願的消息；就在那一天，

通州的冀東偽政府也成立了。同時半明半暗地透露了一部分政府方面的消息，不久打算批准組織「新邊政委會。」這個担子就交給地方的軍政首領孫之明。孫之明本來是昏頭昏腦沒有成見的人，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是畏首畏尾的。孫之明的幕下有一個足智多謀的政客極力攛掇他担承下來，並且負責担保日本方面有他去對付。陳學海看見這人的名字叫做曹兆東，正和他那向未見過的表叔的名字一模一樣。表叔一向是在西北作官的，他近來沒有到表叔家裏去，想不到他忽然間回到了北平。

「這個人恐怕是漢奸，怪不得在天津日租界裏還有他的房子呢！」想到這裏，他便痛恨着他的表叔，不想去見他；而且認為中國所以壞到這樣地步，都是因為這種漢奸太多了的原故。

沒有過上兩天，魏玲又遇見他，彷彿怕他逃走似的，迎面問道：

「今天消息怎樣？」她好像故意開玩笑，因為近來他常好把這句話去問人的。

「還沒有多大變化，」陳學海誠實得像一頭魚，不過，日本的壓迫來得更兇些，大

概政府已在計劃人選了。」

「還不是地方上這些人！他們本是藉着日本勢力來做官的，現在就得替日本人效力！」

「其實，不過爲了升官發財吧！他們是分不開中國和日本的。」

「聽說那個曹兆東最壞，他藉着日本人的勢力壓迫孫之明，同時又讓他去要脅政府。」

「唔……」陳學海的臉紅了一下，又急急鎮定了，幸而魏玲沒留心。

「老實講，這地方，政府早已打算放棄了。」她緩緩說道。「它沒有那樣長的鞭子現在，不論怎樣，只要說這還是中國地方，它都肯。沒看見，不久以前，趕中央軍，趕憲兵團，趕黨部嗎？政府在這裏早已沒有力量了。現在，學校裏也只有一張總理像和七天一次的紀念週，還有什麼呢？只要還說這裏是中國的土地，政府便心滿意足了。」

「但是，假若將來連中國土地的名義也沒有了呢？」

「哪……先不要講將來的事情，你想好了沒有呢？」

這句話像錐子一樣刺着他的心！他微微震動了一下，他覺得魏玲是他最大的債主，而且這筆債是不易還的。

「想好了沒有？我說，……那天講的事情。」她不容他沉默了。

「還沒有確定。」他掙扎着說。

「也許這輩子都不會確定吧！」她發氣了，一雙黑眼睛釘住陳學海的臉。「現在到了什麼時候？而且你完全曉得，你不做！」

「做什麼呢？」

「不要裝傻了！……參加救國運動呵！」

「我能夠這樣徒手去救國嗎？你們的情形我絲毫不清楚，我能做什麼呢？……我想，先要仔細研究一下；近來我漸漸地明白多了。」

「現在不是研究的時候了，學者是行動的時候了！」

「行動……」驚疑的眼光掃了魏玲一下，「我又不是什麼黨，能參加嗎？」

「胡說，」魏玲的聲音像警鐘。「這專門是什麼黨的事情嗎？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事情！你不是什麼黨，誰是什麼黨？我們都是中國人！不是嗎？」

五秒鐘的沉默過去，她又接着說：

「現在是這樣，北平有許多青年覺得應該是表示民意的時候了，要找很多人來計劃，組織，然後再商量是否應該要求一次行動……假若有些人在那裏號召說，『愛國的人起來，用吶喊和力量，和血表示不甘屈服的民意吧！』你去不去呢？」

「去，一定去！」這激昂的談話感動了他，同時又讓他想起了他的表叔，想起了「大義滅親。」他的感情衝動了。「你就領我去吧！」

「不要忙，」魏玲像得到了一筆財產似地笑了。「事情還在醞釀，各學校還沒有接洽好，還得預先佈置妥當，免得被人破壞。」

「那，現在我應該做什麼呢？」

「我想，首先應請參加學生自治會的工作。現在，別的職務都有人了，糾察隊還沒人負責。我想，推薦你吧。你是很可靠的。」

「我能做得了嗎？」

「那容易，在開會和遊行的時候要忙些。……呵，就這樣吧，我還有事，明後天你就可以到自治會去辦公了。再見。」魏玲說完，轉身走去，好像連頭髮也喜歡得跳起來——飄也飄的。

「看看再說吧，」陳學海心裏想。「事情是應該做的；但是這種人真奇怪！究竟葫蘆裏面還有什麼藥沒有，誰曉得？不錯，還是看看再說吧。」

終於，談話以後的第三天，他便做了糾察隊的主任。

天氣一天比一天冷，風聲一天比一天緊急，時局一天比一天險惡。曹兆東的策略逐漸勝利了，「新邊政委會」已經決定成立，人選雖然還沒有斟酌停當，為期却不遠了。

由於這種緊張局面，北平的青年們飛速地團結起來，雖然在偵探的監視下，在學校

當局的監視下，活動很困難；但，人們還是秘密地活動着，組織着。除了幾十個大中學校——包括城裏的和城外的——之外，還聯合了一些文化團體；許多大學教授，也成了他們的贊助人和同情者。當時，謠傳背後有某某在操縱，就是這個原故。各學校，雖然奉到了命令要干涉學生活動的自由，但是多數的賢明學校當局的心裏是雪亮的，他們曉得應該怎樣做，他們靜觀着事情的發展。

終於「新邊政委會」的成立就在目前了！大家都覺得應該提前開一個聯席會議，討論是否應該要求一次行動。聚會的地點在城外日大，時間是一個星期二的夜裏。

這天早晨，天上是陰沉沉的，人們覺着有點兒濕冷，顯然是快要降雪了。果然，中午一過，東南風微微吹起，鵝毛似的雪片落下來了。

「這樣大雪，今晚怎樣開會呢？」陳學海有些焦燥了。不久，魏玲跑來，劈頭就喊道：

「小陳，不要忘記出城開會呀！」

「看，這樣大雪，開得成嗎？」

「這算什麼？這不是大人先生們開會！下了雪不能不吃飯，也不能不開會！記着，不再來催請了！」

魏玲笑着走了；陳學海心裏就疑着；但是無論如何也得去看看，「面子事兒！」

傍晚的時候，他從汽車上跳下來，走進了H大的第一宿舍，出乎意外的是屋子裏早已黑壓壓地擠滿了人！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長頭髮的，短頭髮的……但是都很年青，都很精神。他竭力地搜尋，却沒有魏玲的影子。「這狐狸恐怕躲到郭用那裏去了！」他正在想着，忽然進來了一個人，是T大自治會主席任可中。

「陳同學來了，早得很！」任可中彷彿很客氣。

「密斯魏呢？」

「就要來的，就要來的。」

「不見得吧，鬼知道他來不來。」……「陳學海心裏盤算着。這時又有很多人走進來了，脫着外套，道着寒暄；隨着便是起坐的聲音。但，魏玲還是毫無影響。」

由於任可中的介紹，他知道了幾個人的名字：董小倩，馮健行，袁爲恕，周茂，劉時……其餘廿幾個人的名字是記不清楚了。給他印象最深的，要算劉時，冷眼看去，像一個高等叫化子。他在人羣裏顯得很特別，大家的眼睛常常圍着他的身子轉，他的事情也彷彿特別多，這個人來和他說幾句，那個人也來和他說幾句。當任可中替他向劉時介紹的時候，劉時和他握了握手說：

「很好，很好，陳同學多幫忙，多努力！」隨着用慈愛而且威嚴的眼睛向他注視一下，又轉身和別人談話去了。

陳學海只好找到一個靠近角落的位子坐下來，一聲不響，心裏疑慮着：——魏玲爲什麼還不來？劉時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仔細地數着屋子裏的人，一共是卅一個，男的比女的多九個，都是很活潑的，彼此談論着，間或有一陣笑聲。他想，這些人該是各校自治會裏的主腦人物，至少也該有着像他一樣的地位。他想得無聊，便開始去數這屋子裏一共有多少架眼鏡，……有多少燙髮的女學生。他已經數得膩煩了，還不見魏玲的影子。一個

穿漂亮西服的男學生掏出錶來看，說：「現在還有四分鐘了，大家就座吧。」於是人們像一羣烏鴉似的，向着長桌邊擁去。陳學海忙着搶到一把椅子坐下了，恰好挨近一個穿青色旗袍的女子，他還記得，這人叫做董小倩。漸漸地有一陣暗香從她的身上傳出來，陳學海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就在這霎那間，屋門一響，像飄進來一隻白鴿，魏玲在門口出現了。

假若是和魏玲不很熟識的人，這時候一定不會認識她了。她完全變了樣子。她的全身覆着一層白雪；頭髮上，並沒有罩着大衣的旗袍上，……而且由於腿上濕淥的程度看來，怕積雪早已沒過她的踝骨了。但是陳學海認識她，因為她那雙眼睛依舊發着光，兩頰上的蘋果色更鮮艷了。

魏玲用力地搓了搓手，抖落下頭上身上的積雪，兩隻腳又交換着蹂了一陣，大家這才完全相信真是魏玲了。她沒戴帽子，沒穿大衣，也沒有手套和皮鞋上的「護背」，她完全像在屋子裏起坐的時候一樣，但却是從大雪中來。

「諸位久等了，還不算晚嗎？」魏玲終於搓了搓手，走近了桌子，抱歉似地說。

「離着開會還有兩分鐘呢。」西服男子看看錶，微笑地說；然後他又把那塊金錶在大家的面前幌了幌，才裝進口袋去。

「密斯魏是守時間的，我相信她一定會到的。」劉時莊肅地說。

「請原諒，因為有一件緊急的事情，讓我來晚了。雪太大，汽車也沒有了，我是六點鐘出城的，一路走來，雖然路壞，也還有味。……大家明天回城以後，請把東西仔細檢一下，風聲緊得很！……」

魏玲不再說下去，給大家的心裏拋進了一個謎，於是人羣裏起了一陣亂烘烘的聲音。這時，劉時走上主席的位子，宣告說，「現在開會了。」屋子裏馬上又肅靜起來。

參加這種聚會，在陳學海還是生來的第一次。他的好奇勝過他的熱心。在開始的時候，他還在注意着會議的進行，聽着劉時的最近政治報告，心裏在佩服他的精神和口才！那樣叫化子一般的人物竟有一種想不到的力量使他折服了。這個政治報告，把陳學海

近來從報紙上見到的消息歸納起來，把他漏掉的補充起來，而且加以犀利的批評。他心裏說，這種講話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就是魏玲也不會對他這樣講過。

想到魏玲，他的眼光向旁一轉，看見她正坐在劉時的肩下，他的思想又溜到別處去了。他忘記了這是在開會，他忘記了劉時的報告已經終止，議案已經開始進行了，他的眼前浮出來許多幻想，看不見會場裏的人，聽不到他們的講話。他完全沉入另一境界裏去了。

他想，魏玲這個女孩子真是怪人！這樣冷的天氣，帽子，大衣，高腰棉鞋，……什麼都沒有，甚至連手套也沒有，在黑夜裏，她竟能跋涉十幾里的雪野來開會，像一隻熊！這是何等的力量呵！

「這應該是奇蹟了！」他心裏讚歎着。「但，什麼人給她這種力量呢？她這是爲什麼？這樣稚弱的女子爲國家，爲民族，……這樣的男子也是沒有見過的！」

會場裏起了一陣亂紛紛的聲音。在這聲音裏，他聽到一個人很清楚地喊道，「我們

應該要求一次行動……提到學聯去決定……」

「今天，她把女人的習氣完全掃盡了！」他又恢復了他的思索。「來開會的女人們也都是帶着些淑女性格的。進來的時候必是很輕盈地脫去他們的大衣，有男人們接過去掛在衣架上，然後互相道着寒暄。……就在開會的時候，他們也是溫淑地坐着，不肯多講一句話。……」

「我們是不是要通知他們呢？」對面有人打着比較生硬的北平腔講道。他沒有看準是誰，大概是那個穿皮短衣的黑小子。接着又是一陣雜亂的語音：「是呵，」「不通知的好！」「他們是漢奸！」「鬼……」最後還是劉時說，「我們不必太分門戶，應當通知他們；他們不來，沒法子，若是來，我們要領導他們，監視他們。」以後，大家的聲音又停歇了，彷彿又在進行另一個議案了。……

「一定是有一種力量在支持着她的！」陳學海的思想又回到魏玲的身上來了。「我們，」「他們，」這是什麼意思呢？這裏面一定還有派別！今天到會的人自然都是屬

於『我們』的魏玲也一樣。但『他們』又是什麼人呢……」

魏玲今天沒講多少話，只聽見她幾次都是講着這一句：「大家回城時要當心！」沒有長篇大論地發表意見過。

「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又陷於深思了。「她是可疑的，她那玲瓏的身體簡直是一個頗為不小的問號！她是那樣的勇敢，那樣的認真，那樣的細心……但是，無論如何，她是可佩服的！這樣的天氣，這樣稚弱的身子，這樣嚴重的事情！」

「糾察隊應該特別注意『破壞分子』，各校的糾察隊彼此應該常常取得聯絡……」他忽然聽到這樣的話，便會意地向着主席那一面點了點頭，同時看見魏玲向他笑了笑。

「大家回去等着通知吧。」主席這樣結束了會議，全體都站起來。會議的結論到底是什麼，陳學海是茫然的。



三

第二天早晨，當這一羣青年乘着H大汽車進城時，劉時和陸飛早已去得久了。車已到了西直門，陳學海對魏玲說：

「我要下車了；你不來坐坐嗎？」

「我還有點要緊事。你休息一下，不要出去，我兩點鐘來。」

他點點頭，下車去了。

他踏着雪走進了學校，課堂裏傳出來朗朗的講書聲。想着進去聽聽吧，但是太疲倦了，昨夜也幾乎不曾合過眼。想了想，只好踏着倦怠的步子，走入宿舍，蒙上被子睡了。

這一覺睡得很甜適，沒有囈語，也沒有噩夢。中午時候，他醒來了，頭還有點兒昏倦；匆匆吃了午飯，坐在宿舍裏，悶着。這時，正是學生們飯後運動，或者打電話會朋友的時候，

所以很清靜。他漸漸想起昨晚的事情來了；那樣活潑的集會，那樣勇敢的人！他又想到了魏玲。

「無論如何，她是值得敬愛的！在大風雪中奔走，那樣勇敢和從容，那樣熱心！……就是造反，也需要那種勇氣的，何況還是爲國家，爲民族！……我應該慚愧！我是男子，而且是失掉了家鄉的！……我應該慚愧！」他的眼睛有些濕潤了，希望她快些來，他要完全向她投降的。但是想起自己這種可憐的樣子，又覺得害羞了。他掏出手巾來揩了揩眼睛，然後立起身來，隨便拿了一本什麼書，却又不去看，只管捧着它在屋子裏亂走。

「我要完全聽她的命令！完全的，絕對的！」他好像在宣誓。「但她爲什麼連手套也不戴呢？……她是有手套的，我相信，有手套的！……」他又陷於惑亂的沉思中了。

他不自覺地走出了宿舍，到了校園。因爲陽光的照晒，積雪已經漸漸溶化了，深厚的地方，從下面潺潺地流出了小水道。柏樹牆子上也是白一塊綠一塊的。棗樹向天伸着，像一束乾柴，枝桠上斑駁的留着白色雪痕。麻雀在樹上發着飢餓的呼噪，見了人，又飛開了。

「小陳，發神經病了？這麼早就去上課？」迎面走來的是同班小許，陳學海笑了笑忽然又好像想起一件事情來，對小許說：

「小許，點名的時候替我應一下，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小許點頭去了。陳學海心裏想，「這真是破題兒第一遭呵。」

兩點過十分的時候，魏玲果然來了，裝束還和昨夜一樣，好像一直都未休息過，眼皮底下微微地透着發青。

「小陳，你沒睡覺嗎？」她走進來喊道。她那雙黑眼睛依然是眨也眨的。

「睡過了。看你彷彿倒是很疲倦的。」

「這……沒法子！」魏玲坐在椅子上，長吁了一口氣，好像一匹奔馳久了的馬，忽然得到了馬棚一樣。「從昨天下午到現在，一口飯還沒吃呢。」

「那，現在就吃點什麼吧？」陳學海說着要去喊工友。

「不用，其實是不想吃的。休息一下，晚上再說吧……呵，這一天真是抵得過兩天！沒

法子！她掏出手巾來擦了擦眼睛。

「沒到郭用那裏去嗎？」

「哪有工夫！人要忙起來，什麼都會忘掉的。好在他也不要緊，可以坐在家裏看書的。」

「他真有些議論呵！」陳學海笑着說，彷彿在替魏玲驕傲。

「理論還好，就是不能做事！我勸他多少次都不行呵，從前我很佩服他，現在雖然也還佩服他，却是佩服他能讀書。呵呵，現在我的確也有些變了！」

「我實在佩服你！」陳學海嚴肅地說。

「什麼意思呢？」魏玲有點驚訝了。

「昨天晚上……你那樣勇敢！」

「有什麼勇敢呢？」她更茫然了。

「昨天晚上，那樣風雪的晚上，」他帶着演說家的風度說，「那樣冷，那樣可怕的黑

夜爲了開會，你獨自跋涉風雪的路，一個人都沒有……」

「那不過是爲了公事。」她謙遜地插了一句。

「你不穿大衣，沒有帽子，沒有合用的鞋子，甚至手套都沒有……在雪地上跑了十幾里。這並不是爲你自己呵！假若你是去找郭用，我不奇怪，也不會敬佩你。因爲那是常情呵！現在，並不是爲你自己，都是爲了國家和民族！你太勇敢，太偉大了！假若是我，昨天晚上是不會去的了，有理由，也有情可原，而且一個人缺席也算不了什麼……但是你却那樣不怕艱險地去了！我真佩服你的勇敢和偉大！」

陳學海彷彿動了感情，一面說，一面揮着手，滿臉是興奮的表情。

「謝謝你的恭維，」魏玲好像用微笑掩住了心頭的跳動，「但是不敢當呵！那不因爲勇敢，那是因爲臨時發生了緊急的事情。那事情是嚴重的，使我奔忙了整整半天，又必須把這消息帶到昨夜的會裏去，因爲和昨夜的會有着很大的關係……」

「什麼事情？」他惶急地問道。「昨晚你並沒有報告呀！」

「不要急，」她平靜地說。「當時這事情不能立刻讓大家都知道，假若報告出來，昨天的會就開不成了。爲什麼要攪散這個會呢？所以我不說，我只勸大家今天進城要謹慎一點。在你發怔的時候，我已經寫一個條子通知劉時了；你自然沒有看見，而且看見的人也不多。昨天的最後議決，不是等候通知嗎？那便是說，我們暫時還不能要求一次行動，至少最近一兩天是不行的。今天早上，劉時來不及等候且大的車子，和陸飛匆匆走了，就是爲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事情呵？」陳學海彷彿越來越糊塗了。「我聽不懂你的話，有什麼危險事情發生了嗎？」

「不要急，這件事情算是過去了，」她好像在安慰一個幼兒；「不過，昨天確是怕人得很！……好在到今天，我們一切都安排好了，暫時絕無問題了。我們可以舒散一兩天，今天我想回去好好睡一睡。……但是，這件事情我要對你講的，其實也費不了多少時間呵。」

於是，魏玲開始講起昨天的事情，陳學海出神地聽下去。

「事情是這樣的，」魏玲緩緩地說道，「昨天我通知你開會以後，便想回到家裏，休息一下，多加一件衣服，趕到城外去。誰想剛剛走出校門，便遇到了小谷……」

「是K中學那個谷靜嗎？」

「誰說不是！小谷跑得氣急敗壞的，彷彿認不得人了。我攔住他說：『谷先生，你這是怎麼了？』於是他對我說，方才從公安局得到一個秘密消息，今天夜裏要搜抄華北學聯會的機關，並且知道這機關就在二龍坑。你知道，谷靜有一個同鄉是在公安局裏做小職員的，這消息大概還可靠。他聽到這消息便到處跑着找人，但是一個也找不到，這機關究竟在哪里，他不曉得，所以他急得滿頭大汗。我當時安慰他說，『不要緊，找到我就行了。』並且勸他回去休息，一切事情都由我去辦，最後我又一直地道謝他的熱心……」

「那，你爲什麼不回來找我去幫忙呢？」陳學海焦急地說。

「你不是也和他差不多嗎？找你有什麼用？」魏玲反駁道。「於是，我忙着跳上電車

到F S學院去找劉時，但是他不在；再折到M學院去找馮健行，他也出城去了。我真無法了，只好親自到二龍坑復興小學去找尙志了。我們的一箱重要文件存在他那裏，還有一架油印機，是劉時和馮健行存在那裏的。假若不趕緊去通知，尙志當然不會知道；但可惜我和尙志又不很熟，怕他不肯相信我。但是沒有法子，事情要緊哪！我得去冒險呀！我來不及回去穿衣服，圍巾手套都沒有，雖然多少有點兒冷，也無法；於是我便冒着雪大踏步地走向二龍坑去。一路盤算着見了尙志的時候怎樣講話；他雖然不深知道我，却曉得我和劉時他們常在一起，我想，打着劉時的旂號也許可以把東西取走的。走了一陣，到了復興小學，天色快黑了，雖然地皮上還是那末白！工友說，尙志出去了！天呀！這是多末不湊巧，這是多末糟糕的事情呵！假若這件事情辦不了，到今天，真是不能想像了！」

魏玲講到這裏，神情是恐怖的，彷彿昨天的事情就在面前一樣。陳學海的臉色也有些灰敗了。

「幸而還有救。」魏玲鬆了一口氣，好像恢復了她的安靜。「當時我略爲躊躇一下，

沒有主意；『無論如何也得進去呀！』我心裏這樣想着。……幸而想起了尙志的愛人陳梅仙來，她是常到這裏來的。我雖然也來過，工友也許認不出來我是否和她一路。但是也難，若是尙志和陳梅仙一路出去的，便有些糟了。我仔細想了一回，便問工友說，『陳小姐來過嗎？』『沒有來，天氣不好，尙先生也許等得不耐煩，自己走了。陳小姐倒是天天來的。……』這儘夠了，我用不着再聽他說下去，便急急地說，我是和陳梅仙約定到這裏會面的，現在她既沒來，尙志又不在，可否請他開開門讓我進去候他們？工友果然信了我的話，又因為這樣大的雪，看我凍得也很可憐，便去開了門，請我進去坐了。我說，『你去休息吧，他們來時通知我一聲就行了。』工友好像很信任我的，回到他的屋子裏烤火去了。」

「這回該着我做事了，」她停了一回繼續說。「屋子裏的爐火還紅着，很暖和，我雙手在爐筒上攏着，一面想，把那些東西一下拿走吧，劉時說過，是放在尙志的牀下的。於是我便向牀下搜去，首先拉出來的是油印機，打開看，裏面什麼也沒有，廢蠟紙也沒有，我便把它放進去，然後再拉出小箱子來。小箱子上着鎖，我却沒有鑰匙。我想就這樣提着走罷；

但是怎能通過工友的那一關呢？我急得要命！天色漸漸黑下來了，我不能等着，那要與大家都沒益處的。我看了看火爐，決定在屋子裏銷毀這些文件。箱子上的『荷葉』是不大堅固的，所以用棹上的一把小刀慢慢地挖開了，也不暇細看，只用廿分鐘的工夫，我便把那些紙張都葬埋在煤爐裏了。」

「我算鬆了一口氣！」她說着，好像當真又鬆了一口氣似的。「然後把棹上的書裝幾本在小箱裏，照樣送進牀底下。還是沒人回來。我想，無論如何，我該走了。但是就這樣走是不行的，也許今天深夜裏，這屋子便成了陷阱！我找了一張紙，寫道，『尙先生，劉時囑奉告，今晚須回家，令堂有要事面商！』我曉得劉時和他相交很厚，所以就這樣幹了。又把屋子裏仔細檢查一下，看看沒有破綻，我便走出去，故意裝做焦急的樣子，喊起工友，對他說，我不等了，尙志回來，請他把這條子交給他。工友彷彿半醒半睡地應了一聲，接過紙條；我便出去了。」

「天上還是飄着鵝毛雪，路上靜蕩蕩的，眼前一片白色。遠遠的路燈發着熒熒的微

光，已是入夜了。

「『到哪里去呢？』當時我這樣想了。回家嗎？出城去嗎？時間這樣晚，天氣這樣壞！但是，我能回家嗎？這樣嚴重的時候！你們若不曉得，萬一出了事，你們那樣糊里糊塗地回來，不是很危險嗎？……想了想，我還是決定趕出城去。……我打了一個寒噤，忽然感到雪片打在臉上，涼刷刷的。」

「呵，事情就在這時候發生了！」魏玲的面色忽然變了，陳學海的面色也跟着變了。「就是這時候，我聽見後面遠遠有聲音說，『跟着她！跟着她！』我一回頭，看見四五十歲之外有兩個黑忽忽的人影，向着我這方面移動，面孔是看不清的。我心裏想，『來了！』我的脚步同時也便加快了。也許因為風雪的關係，他們走得也不很快，這便使我得到機會，鑽進一個小胡同裏去。他們看不見我了！但我覺得這不行，他們狡猾得很，他們會在巷口上攔住我的。我想化裝；但是我有什麼呢？假若我有一頂帽子也好辦，可是這時什麼都沒有！有我深悔自己的荒唐了！先回家一次就好了！但……忽然我在口袋裏摸出一條大手巾！

我歡喜極了，這是前天用來包書的！於是我趕緊掏出來，包在頭上，在後面繫成朝山香客那樣的扣子。我不曉得那時我像什麼，沒有鏡子可照，……我心裏一面好笑，一面害怕。我急急轉了幾條小胡同，後面的脚步聲早已沒有了，我轉出了大街。幸而這時大街上沒有人影，只有遠處電車發着噹噹的聲音，整個馬路幾乎像一道白色的荒堤。我仔細看看，沒有人跟着我，便慢慢取下頭上的手巾，弄了一手雪。電車來到了，我跳上去，脚下濕冷得厲害，襪子上也滿是雪了。到了西直門，我看看錶，知道出城的汽車是沒有了。『怎麼辦呢？』我想。『無論如何我也要出城去的！』當時我也不覺害怕，那樣遠的路，大風雪，沒有一個……『但是我害怕嗎？人都沒有追到我，難道鬼能夠嗎？』於是一猛勁就走出城去了。」

「呵呵，晚間走雪路真是妙事呀！」她的神態又活潑起來了。「任那風雪撲着我的臉，打着我的衣襟。……你看吧，那茫無邊際的雪海，滿是純潔的，有時雪花被旋風吹起，攪成一條玉柱！人在裏面是自由的，願意怎樣就怎樣，願意喊什麼就喊什麼，願意罵誰就罵誰！」

我當時高聲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沒人應聲，也沒有人來捉我，這真是世界以外的世界了……」

「那麼，昨晚到底搜查了沒有呢？」陳學海興奮得不耐煩了，焦急地攔住了她的話。
「我說，二龍坑那地方！」

「怎麼沒有！今天我進了城，就聽說，昨夜九點鐘起尙志的屋子搜得亂七八糟，尙志是不在裏面的……」

「其餘的人沒有危險嗎？」

「我跑到另一個地方去打聽，據說，我們的人都躲起來了，劉時也暫時躲到朋友家裏去。這事情和傳染病一樣，你總得想法躲過它的風頭，否則遇上便是不得了！」

「這裏不要緊嗎？」陳學海的眼光四周掃了一下。

「不要怕，」魏玲笑着說，「現在還不致於來捉你的，幹得久了也就說不定；現在他們還不知道你。」

「那末，我們的行動呢？」陳學海彷彿感到了一點羞愧，要用另一個題目岔開。

「行動，暫時要緩一緩了。」魏玲道，「避避鋒芒再說。好在『政委會』還沒有正式宣布咧。今天的通知已經發出來了！」

陳學海呆了一陣，說：「無論如何，我也敬佩你那樣的大膽，那樣的細心……這樣重要的事情，虧得你有勇氣，大家都應該感謝你……我麼，更要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這算什麼，」魏玲謙虛地說，「比我強的人多着呢！那時要是你，也得那樣做。」

「不見得，也許老早自己藏起來了！」陳學海的話並沒有衝出口來，他有些害羞。但是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問道：

「劉時是怎樣一個人呢？」

「你看呢？」

「我看他是一個怪人。那個怪樣兒，却沒有一個人不尊敬他。」

「不錯，誰都尊敬他。」

「他是首領嗎？」

「我們沒有什麼首領。不過，他的經驗多些，見解高些，大家都尊重他的意見。」

「那個人很厲害吧？」

「相處久了，覺不出厲害來。不過他有點小毛病，嫉妬如仇，所以有時不讓人，顯得有點偏；但他對自己人，是再好也沒有的了！他很鎮靜，特別在遇到大事的時候；你看昨天晚上我把消息報告給他了之後，他只講一句，『不要緊！』就完了。今天他一進城，一切都安排好了，偵探連一個縫子也找不出來。」

「那個穿皮短衣的廣東人呢？」

「他叫陸飛。他很熱誠，出力的事情常常要他去做，他幫過劉時很多忙。」

「我能和劉時談談嗎？」

「可以的。」魏玲點頭答應了。「過幾天，我領你去會他。」

彷彿是談話已經太多了，都有些倦意，魏玲站起來說：

「改日再談吧！我要回去休息一下，吃點飯。」她說完，點頭去了。

陳學海心裏想：

「她真是一個勇敢的傢伙！我真慚愧，我一定要向她學習的！」

一連就是兩天，一切都在沉悶着。雖然有太陽，有爽落的風；但一切還在沉悶着。地面的積雪漸漸溶化了，會合着簷頭的滴水，做成無數脈絡一般的小溪，流到沒人曉得的地方去。地面似乎是洗刷乾淨了；却洗不淨青年人心裏的憂鬱！陳學海好像抱着重病一樣，隨着同學們上課下課，除了鐘聲之外，似乎什麼也沒聽見，他的心裏好像藏着一個憂鬱的擺，整天只是它在裏面滴答，滴答。……休息的時候，大家談着「政委會」，吃飯的時候，大家也談着「政委會」……但是「政委會」究竟怎樣？沒人曉得。終於大家只好互相做着苦臉，咀嚼着內心的憂鬱了。

魏玲有時來，坐坐就去了；問她時，她也沒有消息，只是搖着頭說，「很壞，很壞！」究竟怎樣壞？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問到劉時，她說忙得很。郭用那裏她去過，但是很少，而且她說，

郭用怕得很，理論家到這時也沒有主意了。

他費了整天的工夫，也得不到一個像樣的結論。

重憂的結果給他帶來了焦躁！他焦躁得像一隻關在木籠裏的貓，想着到處找東西爬搔，但又沒有，他只好急得大叫起來。真的，有時他的叫聲像野獸一樣。

「有勇氣！有勇氣！什麼時候才能使用呢？」他似乎是給這叫聲下註解了。

第三天，當報紙來到號房的時候，陳學海一把便抓過來。近來他雖然每天都是在這裏，「看最早的報紙；」但是今天更顯得急迫了。

這可咒咀的報紙劈頭便告訴他說，「新邊政委會」不日就要成立了，雖然大家早已認為這是既成事實，但這不幸的消息終於傷了他的心！在三號字的小標題裏寫着「秘書長內定曹兆東，」他揉了揉眼睛仔細看，朗朗寫着的不是他表叔的名字還是誰呢？他的心裏感到創痛，這個被人認為漢奸的人却正是他的親屬！他想訴苦；但是向誰去訴呢？這苦楚是不能訴向別人的！他怕換來的將只有譏笑。

「盡力忘記這件事情吧！」他痛苦地想，「忘記這倒楣的魔鬼吧……我想，也許快要有一次行動了！」

在下了第三堂課的時候，他的表弟來了，——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初中學生——請他到家裏去吃午飯。這孩子說，母親要他來喊表哥去一趟，因為父親回來幾天了，一直沒有工夫。今天稍微清閑些，可以在家吃午飯了，就便要看看表哥。

「見鬼！」陳學海幾乎罵出來。「我能到漢奸家裏去吃飯嗎？不能，不能去！」他彷彿很決斷。「但……」他又一轉念，「究竟我在他家裏住過很久呵！而且還有父親的面子！」

表弟用乞求的眼光望着他，他模糊地應了一句，「我就去。」

表弟先走了。陳學海悵惘了四五分鐘，懶洋洋地想，「我總得去一趟，我總得去一趟，」

半點鐘以後，他走在街上了。他暫不上電車，緩緩地往前走。東風輕輕吹着，灰雲從四

方集合，太陽在薄雲的背後吐出微弱的光，天氣又要變了。

在新街口的邊路上，他遇見了谷靜。

「哪里去？」

「東城。」

「怎麼不坐電車？」

「還沒想起來……」

「是到鐵獅子胡同去嗎？」

「是表叔家。」

「就是那漢奸曹兆東家？」小谷彷彿故意加重一句。「那個胡同真該死！從前住殺人凶犯，現在又住漢奸！」

「關我什麼事？」陳學海有些發氣了。

「那是你的表叔呵！」小谷嘻皮笑臉地說。

「那是你的表叔呵！」小谷嘻皮笑臉地說。

「敢保你的親戚朋友裏面一個漢奸也沒有嗎？」他瞪起眼睛來。

「不……今天的消息倒是不大好呵！」小谷有些氣餒，故意講到別處去。

「隨他！」

小谷看看話不投機，向北走下去了。陳學海忽然覺得對不起他，「小谷是對的，表叔果然是漢奸！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還得去。」

他惘恍地上了電車，電車拖着他繞了半個多皇城牆。在電車裏，他想，「到那裏應該持着什麼態度呢？表叔那樣的陌生，表嬸那樣的慈愛……我能強橫地提出政治問題來談嗎……」終於他得到了結論：「不能夠，什麼都不理好了。」

下了電車，走進鐵獅子胡同口，他忽然起了一種滑稽念頭：表叔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是和普通人的面孔一樣嗎？漢奸的面孔也許多少有點不同，正和英雄的面孔不同於凡人一樣。於是他斷定表叔是一個尖嘴瘦腮的人。

但是，當他在後上房看見表叔的時候，馬上證明他的臆想是完全錯誤了！表叔不僅

不是尖嘴瘦腮，反而是一個團團厚福的人。他的腦袋像似一個倒長着的蘿蔔，顏色却是黃白的。頭頂四周生着一些蘿蔔鬚，中間禿了一塊，好像用刀子削去的一樣，放着光。兩腮下垂，下頰是雙疊着的。因此眼睛便顯得小了。眼睛雖小，却是有威稜的。他也好笑，笑起來，腦袋又有些像東北出產的那種扁扁的「大蘿蔔」。眼睛呢，幾乎使你疑惑是掩藏在「壽紋」裏面了！他常常用手捧着突出的肚子，你可以想到他是很愛護這肚子的，因為裏面藏着的是無限的智謀，——但是你却難以測透是好的，或是壞的。總之，表叔是一個有福相的人。

表叔仔細看了看陳學海，問了問家裏的情形，又問了問他近來讀書的狀況，誇獎了一回「好孩子」之後，大家便走進飯廳吃飯了。一路走着，表叔說：

「呵呵，自從我回來，這是第一次在家裏吃午飯，一天到晚是飯局。」

「是日本飯局吧？」陳學海心裏想，却沒敢說出來。

沒有外客，除了多添一個表叔之外，一切都和往日一樣。棹面却改大了，而且舖上了

白布，匙箸之類也換了新的。此外，還多了兩個奔走的勤務兵。當大家團團圍住了棹子的時候，表叔要讓他上座，還笑着說，「你是客。」他抵死不肯，只好由他在旁邊坐了。

表叔在上面坐下，像一個胖方丈。這時讓他想起了劉時，假若他這時站在表叔旁邊，便正好像方丈手裏的錫杖了。

一道一道的菜開上來，比平時豐富着幾倍。表叔說，「你不吃酒吧？」還沒等陳學海回答，他又說，「青年是不該吃酒的。我從前就不吃酒，現在雖然多少吃點，也是在有飯局的時候。」終於陳學海說，「是不會吃酒的，」一面心裏想，「他『一天到晚都是飯局！』」

弟妹們也不像往日那樣活潑了，好像上面坐的不是自己的父親，而是一個陌生的客人一樣；因而他想起近年來表叔是不常在家的，他的身邊另有一個姨太太，對於這一邊只是給錢用而已。方才表嬸偷偷對他講，姨太太是住在天津的。他想，孩子們自小便等於沒有父親了，對於弱小的心靈，這是何等殘酷的事情呀！於是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表叔好像不是孔子之徒，在吃飯的時候還是很健談，雖然在談話中常常恭維着孔

子。他開始從西北談起，帶着幾分高興的顏色，談着西北的天氣，吃喝，風俗……和北平有什麼不同；然後談到他在嘉峪關打土匪，在華山登高，在華清池洗澡，隨着就作結論說：

「總之，也還不過如此，不過如此。你們想，當時楊貴妃算是鬧到極點了，其實現在的女人還要比他鬧得多，鬧得多……」他縱聲笑了，像夜裏的鴉叫，幾顆飯粒噴在棹子上。

「現在的人只知道和古人競賽豪華，所以忘記了孔子之道……世風不古，廉恥喪亡……呵呵，聖賢的往跡不能重見於今日了！」他有些感慨了，那蘿蔔樣的腦袋不斷地搖動着。弟妹們在旁邊用着帶懂不懂的驚奇眼光看着他，好像在聽神話；他只把頭來搖，大家吃飯的速度漸漸地慢下來了。

「你們不要呆頭呆腦的，」他忽然教訓孩子們說，「要照表哥那樣學，用心讀書，將來我也會送你們留洋的。」他特別在「留洋」兩字上用了很大的力氣，孩子們又都低頭吃飯了，眼睛連成了一條線。

吃完了飯，表叔漱過口，把陳學海喊到後上房去，坐下來，低聲問道：

「學生們怎麼樣？」

陳學海心裏想：「這回該入本題了。」他故意裝做不懂的樣子問道：

「怎麼……？」

「我聽說他們最近要暴動嗎？」

「沒聽說。」

「聽說他們反對我近來也有些異樣嗎？」

「還是照常上課。」陳學海故意裝傻說。

「傻子，你不曉得，」表叔說。「現在像你這樣老實學生真算是鳳毛麟角了……！」

「他們都是共產黨！」稍停，表叔決然說，「他們領俄國津貼，他們要暴動！」

「爲什麼呢？」

「他們反對我！」

「反對表叔做什麼？」

「做什麼還不是爲了『新邊政委會』？」

「是因爲表叔要在裏面做委員？」

「豈止！……他們爲什麼不反對別的委員呢？他們反對我，因爲我是這個委員會的
主動人！」

「這個委員會爲什麼要成立呢？」陳學海還是裝做不懂的樣子說。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日本人不答應呵，政府又顧不了我們。」

「是要脫離中央政府麼？」

「倒也不盡然。……老實講，還是爲的孫先生。」

「這個内幕你哪里曉得！」表叔捧了捧肚子，接着說，「孫先生在前線打了勝仗回來，受了人家的冷落，弟兄們沒有一個站腳的地方。他滿肚子是氣，却又沒有主意，結果只好打電報喊我來了；他說，『兆老兄，怎樣辦？我們打了勝仗沒人理，弟兄們沒有站腳的地方，連軍裝都不能換一換！你看怎麼好？』我說，『等我想想吧。』想了好久，我想出一條路

來，想起來幾個日本朋友。於是我對他說，『試試吧，唯一的方法，還是靠賴日本人才站住脚步。』『那怎能夠呢？我們剛剛打死了他們那多人。』我說，『他們要的不是人，而是權利。』『那麼，政府方面怎樣交待呢？』我說，『政府要的不是權利，而是太平。』於是他便請我去全權處理了。結果正和我所想的，一樣，很順利的，雙方都答應了。於是就成了現在的局。』他又大笑了，四壁都震動。陳學海也覺得有些竦然了。

「所以說，做事要有頭腦；」表叔笑完了又說。「看得準，拿得穩，包你不會失敗的！」這原來叫做「不會失敗！」陳學海的心裏說不出應該哭還是應該笑；但是他又一想，在表叔的面前，這些都是來不得的。他覺得罵他一頓，或者打他一頓，也都沒有必要；何況他也沒有那樣胆量？」

「那，政府算是答應了……」

「當然，不但答應，而且就要明令成立了！」

「我們將來就要受日本支配了！」

「你還以為現在，不從前，不是受日本支配嗎？」表叔的頭皮往上擠了擠，眼睛顯得大些了。「傻孩子，歐戰以來，中國政府多半是受着日本人的操縱的！你看看，東三省不算吧，就說華北，哪裏不是日本人的勢力？人們都喜歡掩醜，不喜歡講事實，慣會說假話；我就不那樣，我敢做敢當！」

表叔說着把左臂一輪，棹子上的茶碗幾乎跌到地下。他好像並未看見，捧了捧肚子，接着又說道：

「老實講，日本人比中國人還要說理些，還要實際些，所以好辦事；假若日本人像中國人一樣，華北早就沒有了。我們打得過人家嗎？我們是從人家那里買軍火自己相打的。所以，我們不必唱高調，講空話，應該看事實。」

「這話你不以為然嗎？你也許以為我整天在諂媚日本人嗎？」表叔彷彿看出陳學海的臉色來了。「絕對不是！我想要在日本人的威脅之下，保全我們的土地；若不這樣做，日本人也會自己動手的……現在，日本人要權利，政府要太平，孫先生要地位；我呢，來滿

足他們。所以我就存在了。」

「人民要是反對呢？」陳學海彷彿發了書呆氣。

「胡塗孩子！」表叔歎息了。「人民是誰呢？不就是幾個青年學生嗎？他們口口喊着『人民』其實多數的人民知道他們嗎？像農人，像商人，他們祇知道誰當皇帝便給誰納稅，誰給錢就賣給誰東西。他們知道國家嗎？沒人去告訴他們，他們也不需要聽這一套。」

勤務兵換上來一盃熱茶，表叔呷了一口，然後說：

「譬如這一次，北平的學生便反對我，我知道，也許裏面沒有你，我相信你是一個不問外事的好人。那些流氓發傳單攻擊我，或是乘着黑夜用粉筆在牆上亂寫些什麼『打倒』之類；那有什麼用呢？也不過像小孩子用石灰塗幾個『王八』或『小三是二子』一樣的沒人理會。我怕他們反對嗎？我不怕！他們現在反對我，有警察就夠了！等他們畢業，就不會反對我，而且還會來求我的。」

表叔又笑了，是自滿的笑。

陳學海當真有些愕然了！他想不到表叔竟能這樣見得到，認得準！「假若他能和我們一起，也許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革命家了！」他這樣呆想着。

但是表叔絕不會像他所想的那樣做；而且是永遠和他處在敵對地位的。

「這幾天我已經撒下天羅地網了。」表叔憤然地說，「不怕他們跑到哪里去看他們怎樣反對我！公安局長對我說，禁止集會的命令已經送到各學校了。但是我說，『這不行，還得多派偵探，警察，到處監視他們，遇到行跡可疑的，就給抓來關起……用錢，我這裏有。』我想，公安局長是不敢得罪我的，爲了他的官，幹上一年就是十幾萬哪……孫先生那邊也準備了，若是他們敢出來，請他們嘗嘗大刀背的滋味吧！」

表叔又笑了，又是夜貓一樣的聲音。陳學海幾乎遏制不住內心的忿怒；但又不敢辯論，而且辯論也是無用的。

終於他坐不下去了！表叔的言語像錐子，表叔的笑聲像毒針！他忍住氣，迷惘地說：

「改天再來看表叔吧。」

「你要走了？」

「是。」

「好吧，時間不早，你們也該上課了。但是你要小心些，和那些流氓遠着點；假若被他們一口咬上，我是不好去講話的。」

陳學海忍着侮辱和謾罵走出了曹家的大門，身上微微地感到了輕鬆。表叔當着他的面痛罵北平學生，而且句句又要拋開他。究竟是有意呢？是無意呢？他一時還不能斷定。但是，以表叔那樣的聰明和奸狡，而且很清楚地做着錯事，當真能夠相信他嗎？他感到表叔的話裏滿藏着尖刺了！

「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想起表叔最後的話，他替這一羣朋友擔憂了；替魏玲擔憂，替劉時擔憂，……甚至替自己擔憂！

「行動恐怕是不能成功了！」他心裏想。但是事情就能這樣停住嗎？——這麼緊急

的局面，這麼熾熱的情緒！

「也許劉時有辦法呢？」他又陷於沉思了。「呵呵，劉時還不曉得藏到哪裡去了呢！」憂愁又漸漸壓上他的心頭了。

一兩顆雪花掃着他的臉，他忽然清醒過來，大踏步走出胡同口，跳上了電車。

他回到學校，已是下午三點鐘，最末一課也快要收場了，有些課堂裏的秩序已經紊亂起來。他決計不到課堂去，一直跑回了宿舍。

魏玲在屋裏候着他。

他高興極了，好像有許多話要向她傾吐一樣。但是魏玲很忙，急急地告訴他準備明天請願示威，並且要他今晚八點鐘到P大一樓去開會；話一講完，便掉頭不顧地去了。

他馬上忙亂起來。……但是傍晚的時候，魏玲又來告訴他，風聲太緊，今晚的會停開；請願大概改在星期一，十二月九日——「政委員」宣布成立的那一天。

四

雪，雪，雪，……

從陳學海去曹家那天起，連着三天都是大雪。很少有人到城外去，整個的西山田野，敢怕都已經成了雪海。汽車是走不通了；看那連煤進城的駱駝，身上，腿上，駝峯上，……掛着很多的雪補釘！在城裏，是有些不同的。初落的時候，滿街的行人，都張起雨傘來，遠看像一片片的凍菌，他們都是奔忙的人，一天的生活常常要靠賴這雨傘下面的辛勞；比如，小書記，小販，……上帝是向來不會賦與他們在家裏休息的權利的。有錢有閑的人是例外，他們也許老早躲在溫暖的屋子裏，在品評完了哪家羊肉好，哪個姑娘最愛他之後，若是四個人呢，便打起麻將來，若是三缺一，就到館子裏去，——他們說，這樣天氣，客又少，戲又好！



雪積得越來越深了，掩蓋了古城的紅牆黃瓦，也掩蓋了貧家的破草房。大街上確是有些難走了，一層雪，一層水，一層泥。這種路，是有人喊它做「酥皮糖燒餅」的——吃過的人會曉得，一口咬得不留神，就會濺你一臉紅黑色的糖漿。到晚上，糖漿漸漸凍起來了，於是就變成冰糖了，行人便會在上面摔倒，人力車的前把也常常會摔斷的。這時候，出門的人更少了，小販之類則是例外；但，他們沒有顧客，却是最可悲的事情！遇到這樣天氣，他們整天的跑腿姑且不論，常常還要把本錢吃光！

但是，雪也給了人們方便。公子哥兒們想晴了天，可以去溜冰了！却也有陰謀家，利用這雪多客少的時光，坐在家裏秘密地考量他的狡計。

除了這些人之外，在路上，假若肯留心，一定會看到些終日奔走的青年人，他們不是爲了自己的生活，也不是爲了戀愛；然而他們永遠忙着，西服褲腳和長袍後襟常常是沾滿了泥污。他們好像沒有工夫去分辨糖漿或冰糖，却覺得這個雪在某種意義上是掩護着他們的。

他們就是這樣不停地走着，在雪的醞釀中，醞釀着他們的事情……

他們的事情，有人說，是要在白雪上面去鋪紅血！

天時好像故意要做人事，十二月八日的夜風盡量地掃！掃到屋頂，掃到馬路，掃到馬路旁邊的電杆，……一天的烏雲也打掃乾淨了。

九日清早，——呵，這偉大的歷史的日子的開端！——雪後的冷風從塞外吹來，像奔馬；掃在人們的臉上，像剪刀！太陽老早從東方推出來，像有意似的，打算越過城樓上的女牆，用血一般的光輝掃蕩城中殘餘的積雪。但它似乎並未想到，在這潔白的雪上，散佈着蒼蠅脚上細菌一樣的惡毒的東西呵！它們彷彿要藉着太陽的光輝，顯一顯它們的醜相；不久，在朗然的陽光之下，它們會告訴人們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無恥！

深冬時候，天明很晚，陳學海帶着半腫的眼睛起床的時候，屋子裏還沒有大亮。顯然他昨夜幾乎是通宵未睡，滿臉都是倦容。他的心裏有事！他不洗臉，好像沒有那樣工夫似的，首先跑到閱報室，開了鎖，然後走進去，按着昨夜的編隊，分理着旂子。弄好之後，任可中

和幾個T大負責人都來了；魏玲是負着使命到北城去的，也許還要趕回來參加，這時却來不到。參加遊行的人也漸漸集合了，於是互相詢問着，爭論着……陳學海把東西分配好了，先由任可中，徐星海，吳智，零散地帶着隊伍到南城去集合，隨後是蔣達騎車帶着傳單也去了；最後，陳學海和兩糾察隊員，叫做劉天鶚，廖希威的，搜索還未走出去的人，等候還未來到的人。這些事情都辦完，已是七點多鐘了，他們三個便按照預定計劃，沿着大街走去和大隊會合。

三個人溜出了校門，街上的情形大變了！每天熙熙攘攘擁擠着人羣的西直門大街，現在幾乎連鬼影也沒有一個。只是積雪還未曾完全清除，遠遠有五七個清道夫朗朗地在講話，鐵鍬底下發出來艱澀的沙聲。第一班電車還沒有開出廠子來，軌道上沒有新磨的車痕。大街是死去了！也許是人們忘記了夜已醒來，還在床上溫習着殘夢。間或有一個影子從巷口吐出來，但一閃，兩閃，又不見了；好像寒氣真如利刃，人一遇見就會粉碎在裏面似的。

三個人的心裏都覺得今天的兆頭很不好。

寒風吹打着衣裳，脚步有些歪斜，短小的廖希威，縮得更像一個侏儒了。劉天鶚是一個中型的胖子，半長不短的頭髮四面蓬着，頸子上是一條大狐狸皮領子，若是再一縮頸，真像花盆裏養着的一顆仙人球！陳學海把青呢大衣的領子緊了緊，說，

「冷嗎？今天的情形真有點不對！」

「哼。」廖希威似乎說不出話來，不知是凍的，還是嚇的。

「我心裏真沒底？」是劉天鶚的男子高音，像鵝叫。「小王不曉得出來了沒有，當真

我的小王要……」

「你不會做一個中古騎士嗎？胖豬！」廖希威好像在哼着低音小調。

「這小鬼！」劉天鶚在反攻。

「不要亂喊！」陳學海警戒說。

「毫無心肝嗎！這時還不談正經的事情。」廖希威彷彿得了理。

「救國不忘戀愛，人到底還是人呀！」劉天鶚的頸子往外伸了伸，又急急地縮了回去。

他們走到了新街口。

街上依然靜蕩蕩，要路口上站着一些大刀隊，正在交通警的脚下支起來一架機關槍。馬路的每一邊都有一條蜿蜒的水龍帶，陳學海稍一留神，便看見那龍屁股已經接到自來水門上了，也許水門還未開，所以水龍帶還是癟着的。

「他們在救火！」劉天鶚說。

「怎麼不見冒烟呢？」是廖希威的低音。

但是，三個人心裏都明白，這是防禦工事。

他們轉過街角向南走，北風好像同情他們，從後面盡力地往前推，要他們趕快去迎上大隊。每一推，他們的脊樑上起了一陣寒顫，脚步更加快了。

「險得很！他們竟會沒瞧見，我的懷裏滿是傳單！」走過防禦線，劉天鶚輕聲說。

「我說你今天顯得特別發福呢！」廖希威笑着說道。

陳學海手裏掛着一根粗竹杖，旂子却藏在袖子裏，這時候，假若再把頭上包了黃巾，便像廟峯山朝頂的香客了。

在路上，他們看見每個巷口都有兩個指大刀의保安警察，眼睛來回地轉，好像在搜索行人。漸漸有些小學生指着書包在巷口出入，有時還發生斷續的嘹亮的聲音，一陣風吹來，又聽不見了，只留下頭上電線發出來的胡哨。漸漸地，胡哨也消逝到遠方去了，剩下警察嚓嚓的皮鞋聲。

「大隊怎麼還不來呢？」廖希威焦急地說。

「也許都被關到監獄裏去了，鬼才知道！」劉天鶚喃喃着。

他們向前走，走過蕩子胡同，市虎胡同，蜈蚣巷，眼看要到二條口上了。忽然街上混亂起來，行人從南往北跑，警察從北往南跑，口裏喊着「站開！站開！」隨着是一隊自動車，每部上面坐着兩個大刀隊，手裏提着一盒子炮，「口裏齊聲喚，「解散！解散！」就在這時候，

巷口上擠翻了一輛人力車。

陳學海來不及去看那輛擠翻了的人力車，拉一拉劉天鶚和廖希威，迎着人羣向前跑，口裏低聲說，「大隊來了！」

大隊果然來了！遠看像一隻奇形的黑白顏色的大禽，只見腦袋，尾巴遠着呢，是無法看見的。想像家也許會說，「它的尾巴還留在城外呢！」大禽御風，發着驚人而且難聽的怪響！這聲音除非在風雹之前才能聽到。風雹來時，雷聲隆隆地響，夾雜着萬顆冰塊撞擊的聲音——偉大，喧囂，像崩碎了一座山！人們曉得，應該趕緊躲到家裏去了！這時候，也一樣，但行人却沒有完全躲到家裏去，反而在巷口上擁塞起來，雖然一面也是看好退路的。陳學海一邊跑，聽到馬路上站着一位「伏地聖人」說，「又鬧學生了！」

三個人離着大禽近了，大禽的形像也就顯得更清楚。這是一隻沒有羽毛的大禽，是用看不見邊際的青年隊伍組成的。這都是中華民族的英勇兒女，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他們爲了中華民族的永遠生存，才肯犧牲時間和血，換取自由！

大禽的聲音也清楚了，就是這羣看不見邊際的青年用所有的喉嚨拼湊而成的分不清字音，沒有節拍，不是什麼整齊的口號，也不用什麼人領導；……是咆哮聲音的海！集體的人類瘋狂的吼叫！聽見的人們，頭髮根難免要一豎一豎的，脊樑上也好像擦過一塊冰！

陳學海是沒有見過這樣場面的，甚至昨夜他都沒有夢到過。他沒有想到這個號召竟能喚起這樣多的人，而且都是這樣的勇敢！他有些駭然了！雖是這樣大冷天，竟鬧得他渾身是汗了。

他稍微清醒一下，看見劉廖兩個還在前後張望。跑上去的警察和大刀隊佈好了陣勢，準備在衝擊，水龍頭也都拉起架子來了。但一眼望見隊伍中當前第一個人，是騎着腳踏車的，於是忽然想起來這個人就是馮健行。身後是一面大橫旂，在白地上寫着兩個大黑字，是——

「示威」

這旂子是由兩個人撐着的一邊的不認識，一邊是叫做陸飛的那個廣東佬。大旂的後面是旂幟的海，又好似大禽背上的羽毛，展到茫漠的遠方，上面的字跡一時是看不清楚的。陳學海盡力搜尋任可中和魏玲，結果是沒有法子看見的。肩下的廖希威，好似看見了愛人一樣，一頭就扎進大隊裏去了，轉眼便沒了影子。劉天鶚也跑進去了，陳學海仔細看去，才知道他已找着了小王。陳學海僵立在路邊上；他忘記了自己的任務，望着大隊發怔。耳邊是一切聲音的海，但彷彿啞子一樣，被淹沒了！

大隊逼近了！偉大的奇觀呵！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肩靠着肩，臂挽着臂，親切得像兄弟姊妹一般；沒有私人的恩怨，沒有男女的隔膜……萬衆祇有一個意志，一條心，結成一個巨人的力量，來抵抗當頭的風浪！他們不能分開，扭結得越緊越好，他們曉得一分開，馬上會被風浪掃了去的。

不停脚地向前走，他們的身手有千萬，行動是一個……

風浪就要來了，大隊裏起了歌聲。陳學海聽不懂是什麼歌，只好算它是一片連續的

狂嘯！

大隊和防禦線逼近了！這樣堅固的防禦線，在遊行者的眼裏，不過和空氣一樣！

「解散！解散！」砰砰就是兩鎗！鎗彈是打向空中去的，大隊好像沒聽見，還是往前走。

「他們不敢打喂，衝上去呵！」耳邊彷彿有什麼人啞着喉嚨在喊。隨着口號也起來

了。

「反對華北自治！」

「停止內戰！」

「打倒孫之明！」

「鎗斃曹兆東！」

有人在陳學海的身旁喊了一句什麼口號；但是這聲音像滴入大海的水珠，轉瞬就消失了。忽然又聽到一些雜亂的聲音：

「媽的！他們要用水龍！」

「還有大刀呢！」

「你的胆子小，爲什麼不回到床上蒙起被子來？」

「你真昏蛋！」

「向前衝呵！」許多聲音都被這集體的聲潮吞沒了。

「撲撲……撲……撲……撲……」水箭像一條白練，眼看擦着馮健行的身邊打過

來了，洒在地上就是一層冰。

「媽呀！」好像是女人的聲音。

「這個打不死人的！」有人在喊。「還是衝上去呀！」

口號沒有以前喊得起勁了，雜亂的脚步聲却洪大起來，——往前衝！

陳學海在驚怖和迷惘中，忘記了應該做什麼，盡力尋找他們學校的旂子；但旂子是不易找到的，因爲大隊已經遭遇一兩次狙擊，有些旂子很可能的是丟掉了。

水箭來回地掃射，前面的人都打濕了；但是人們並不散開，仍然支持着衝擊和吼叫。

陳學海心裏想，「這可怕的很！」他不知道應該站在這裏，還是逃走。忽然，身後有人拍着他的肩膀喊：

「你還在這裏發呆麼？」

他回頭看時，原來是任可中。他有些羞慚了。

「我正在尋找我們的隊伍呢。一個熟人也尋不見。」他在支吾了。

「哪裏不是我們的隊伍？哪裏都是我們的隊伍！看見大隊還不加入衝鋒麼？你這呆子！」任可中氣起來了；陳學海看見他的頭上在冒熱氣。

陳學海啞然站在那裏，真像一尊石菩薩！

「還要呆下去麼？小陳！」任可中喘息地說。「走！我們去奪水龍！」

任可中一拉陳學海的臂，他機械地跟着走了，心裏想，「今天，我的命交給你！」

他們繞過防禦線，看見水龍依然施展着它的威風。隊伍裏的人禁不住擊打，已經有些混亂了；許多人已經閃避到路旁去，再也不是手挽着手了。馮健行像一串冰糖葫蘆，早

已跳下了腳踏車，還在那裏招呼人們往前衝。陳學海的心理忽然變了，他想，「這算什麼！死就死了！」他一拉任可中的手，說，「走！我把他們打散，你奪水龍頭！」於是他幾步竄上去，掄起手裏的棍子，從看守水龍的警察的身後一路打上去，轉眼間，三個警察倒下去了，其餘三個跑開了。任可中順手搶下水龍，丟在地上，它還是在噴水。水噴在大刀隊的腿上，腳上，他們也嘗不慣這滋味，隨着打，隨着向兩邊散開了。陳學海清楚地看見一個水鷄樣的大刀隊，一刀背砍翻了一個也是水鷄樣的十六七歲的男學生，拔脚跑開了。那孩子是被誰扶起走去，他却沒看見。幸而不知是誰把水龍帶從水門上摘下來了，於是這條龍便死去了。就在這瞬間，大隊擁上來了！雖然有些人挨了刀背，但是防禦線算是衝破了，警察和大刀隊便像河流中的泡沫一樣，漸漸被打到兩岸去。

這一場，陳學海不知被什麼東西劃了一下，左手背上流出血來，發見的時候，已經凝成冰塊了。他揭下冰塊來，用右手按了按創口，心裏想，「真便宜！」回頭再找任可中，哪裏還有他的影子？他覺得很疲憊，神經的一陣緊張已經過去了。他想找地方休息一下；四面

看水龍的人們又在擠着他。

大隊汹涌地衝過來了，好像更雄厚，更有聲勢。狼狽的樣子不見了，又是鋼鐵的隊伍了！

「歡迎市民參加！」

「歡迎軍警參加！」

路旁有很多人在鼓掌了！溜走了的警察又在用皮帶趕打羣衆。好像有一道疾速的電流，從陳學海的頭頂心一直麻到耳根，脊背也覺得一陣冰冷。這新的激動似乎掩蓋了他的疲憊；他的脚却又動不得。

大禽衝過了防禦線，便旋風般地向右轉彎了；一路走，舒展着翼翅，碰到的人便被捲進去。陳學海曉得這是要到新華門會合北城隊伍去請願了。

隊伍漸漸過完了，好像前面沒有防禦線，走得很快。忽然陳學海看見了T大的旂子。
「魏玲也許在裏面的。」他想。——但……爲什麼H大的隊伍始終不見呢？——Y大的

人是昨晚睡在城內的，他曉得，也許H大隊伍被截在什麼地方了。

「我還得追上去！」他自言自語道。「還是不服氣！」但是又一想，似乎感到了害怕，「那傢伙多危險呀！」……終於熱情戰勝了一切，他分開漸漸稀疏了的人羣，向着大隊追上去。

沿路沒有多少行人，積雪多已除去，却留下一層泥土色的薄冰，沒有冰的地方，四條電車鐵軌發着閃閃的冷光。大隊過去，冰上顯得光滑一片，並沒有留下什麼痕跡，沒有撕破的旂子，也沒有血。遠遠地還聽到，一陣陣模糊而又雄壯的喊聲。他漸漸地更清醒些，北風依然在吹打着他；雖然是太陽天，却有些灰沉沉的，他算不出來現在應該是什麼時候，大概還不到十點鐘呢。他趕着走，趕上了一羣小學生，有男的，有女的，他們也似乎很疲倦，拖着懶笨的步子，陳學海走過來的時候，大家都歪頭看着他。

「哪裏去的，小朋友，」陳學海走上前去，打算和他們談閑天。

「我們是參加遊行的，現在落了隊。」一個較大的女孩子用鈴子一樣的聲音答道。

「從西單過來的嗎？」陳學海問。

「當然嘍！」女孩子驕傲地瞟了他一眼。

「水龍大刀厲害得很，你們不怕麼？」他佯裝正經地問道。

「怕，我們還來嗎？」女孩子反駁道。「這總比死在鬼子的手裏強得多，」

「我們不像你們大朋友，淨愛瞎跑！」另一個男孩子說。

「水龍厲害，我們會奪過來！」大女孩子又說。

「你們曉得是誰奪的水龍嗎？」陳學海高興地問。

「怎麼不曉得！」男孩子像煞有介事地答道。「那是我們的敢死隊，都是很好的大

朋友，機關槍也奪得過來！」

「不要亂說！」大女孩子推了那個男孩子一把。「那是我們最勇敢的同志幹的！」

「你們見過那個同志嗎？」陳學海的心裏有些躍躍然了。

「沒有。有一位大朋友講過，從前這樣的同志也是多得很，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讓

別人知道他。這話對麼？」女孩子抬頭望着陳學海，好像在等待他的回答。

陳學海的熱情上面彷彿挨了一瓢冷水！他感到担架不起內心的羞慚。他紅着臉，沮喪地垂下頭去。

孩子們看看他，在發怔。

遠遠的口號聲又起來了，還雜着亂紛紛的叫囂。但，一陣風過去，聲音又消逝了。他猛然想起，也許大隊已經到了新華門！這個念頭救了他，他向孩子們點點頭說：

「我先走了！」

「好，」女孩子點頭道，然後又對其餘的孩子說，「讓他先走吧，看他的腿長得很。」

陳學海無心留意孩子們的談話，加緊脚步向前跑。一陣陣的風吹過來，遠方的喊聲一起一伏的，但是却漸漸近了。他的心好像也隨着這些聲音跳也跳的。

他的脚步更加快了，路上也不再遇到什麼。

走到六部口，很清楚地看見牌樓門一帶已經擠得水洩不通了，有些坐着包車逛公

園的小姐太太們，都被擋回去了。他曉得大隊已經停住了。他看見人羣的外面佈滿了大刀隊，於是不敢再走正路，順着南牆根，溜過去了。

他繞到了人羣的後面。看哪！人羣好似黑色的海，翻騰着數不清的黑色波浪；它們彷彿沒有去路，滾滾地在衝擊着新華門和城牆，一陣陣聽到每一個波浪都在吼叫：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反對『新邊政委會』！」

「槍斃親日漢奸！」

「……」

「……」

陳學海整理整理衣服，抖下去沾在衣服上的泥屑和冰片，再退後幾步，仔細看去，人羣比原來幾乎增大了一倍，從東方還有零星的向這一面走來的學生，他想：

「他們也到了，一定是他們的運氣要好些嗎？……」結果還是自己解答了，「不會

好的！沒有錯，不會好的！」

前面還是很騷動，一陣陣起來宏壯的口號聲。新華門好似一座堡壘，緊緊地關閉起來，兩邊看得見的還有大刀隊的用藍布纏好了的大刀把子。幾個代表堆在那關閉了的門前向衛兵交涉，聽不見講些什麼，却總是不開門。陳學海曉得他們這是要向華北軍政大員遞請願書，要請他出來答覆。

但是大員也許昨晚喝多了酒，總是不出來！陳學海有些急了，他想往前擠。忽然，旁邊有人拉了他一把，回頭看，原來是郭用。

「少見得很！」郭用的長鼻子好像盡力往上擠着他的眼鏡，他笑了。

「可不是！天氣不好，我也忙。」陳學海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

「從西路來嗎？」

「是。你從哪裏繞過來的？」

「東路，他媽的！」郭用似乎不大耐煩。「還不是爲了玲！我原是不想出來的，這不是

用我的時候，我另外還有工作。這一定要你們這一羣小伙子出來才行！」

「東路來得還順利嗎？」

「順利呸，見鬼！馬萊松街口打得才狠呢！你看！」他說着轉過身去，他的背上都被水打濕了，現在有些地方已經僵硬了，黃駝絨外套的後襟還劃了一個二寸多長的口子。

「人家都是水打在胸前的。」陳學海心裏想。

「到了馬萊松，保安隊排起來，活像一羣黑烏鴉，因為那裏靠近使館區，戒備更加嚴些。你知道，我們本來應該和你們在一起的，偏偏玲有事要到北城去，她拉了我，就便到F大參加東路，她說，『是一樣的。』但是等我們到了馬萊松，馬上便遭到水龍的掃射，我趕快退出馬路中心，結果還淋得這樣！」

「魏玲呢？」

「她衝上去，我看不見她了。後來大隊散了，我看見她好像一串冰糖葫蘆。」

「沒有人去奪水龍嗎？」

「怎能奪得了！大刀背，木棒，雨點一般的打來。好多女學生，小孩子，都被打傷了，有的簡直爬不起來。現在大概都送到醫院去了。真是可怕得很！」

「結果是散了？」

「散了。不散又有什麼法子呢？大家散開，沿着邊道逃走，幸而還逃到了這裏，落後的沒有幾個。」

「魏玲跑過來了麼？」

「她還在前面。我溜到後面來，是準備走。」

「走到那裏去呢？」

「回公廨。」郭用說。「方才聽總指揮講，請過願，還要到馬萊松口上去示威。我不去了，那是好不了的。」

「好不了？」

「自然。我跑過來以後，聽到說，那裏已經佈置得水洩不通了。」

「方才受傷的有多少？」

「三二十個吧，我親眼看見一個女學生的肩胛骨下面挨了一刺刀！」郭用說着，舉起拳頭在左肩上打了一下。「最奇怪是F大的一個美國人也受傷了。他也來參加遊行！

……可是，你們那路沒有打起來嗎？我看見旂幟倒還整齊。」

「當然也差不多。大刀，水龍，……不過好像沒有你說的那樣兇。」

「你們就沒有散？」

「水龍給奪過來了！」陳學海的眼睛放着光。

「奪過來？」郭用有些驚訝了。「誰給奪過來的？」

陳學海的「我」字還沒有出口，忽然想起路上女孩子的講話，覺得有些羞慚，馬上又嚥下去了。

「到底是誰呢？——這位英雄！」

陳學海急切答不出話來，頭上跳起青筋；很久，才吃吃地說，「那個人我不認識。」

「我到底不信！那到底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的事情！」

空前的羣衆忽然向後擁來，兩人站不住脚，退後了好幾步。前面的人遠遠嘈嚷起來了，陳學海翹起脚來看，新華門前又開來了約莫二百多全武裝的兵。

亂了一陣，人羣還是穩下來了，口號一聲聲地喊着，却還不見有人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郭用說。「這樣烏合之衆，怎能辦事呢？馬克斯和列甯的書裏是沒有講過這樣革命的，就因為這樣的革命太幼稚！」

「那，你爲什麼參加呢？」陳學海問道。

「就是因爲玲那個毛丫頭。否則她會生氣了。」

「從前你也勸過我！」

「啊，勸你呵，那是……那……那和這個是不同的。」郭用有些張口結舌了。

「怎樣不同呢？」

「我說是要做澈底革命，要做『地下工作』，就是這個意思。……這個行動，今天聚

會，明天散了，有什麼意思呢？沒有用！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意得沃洛奇在作祟，革不成功的。」

「依你說，是要和政府完全離心嗎？」

「是。」

「我覺得在對付日本這一點上看，我們應該和政府攜手。」

「政府是不會和你攜手的。」

「那麼你現在正做着更秘密的工作嗎？」

「不，沒有！我敢担保說絕對沒有。」

郭用的眼睛四外掃了一下，彷彿當真有什麼秘密似的。陳學海好像墜入雲霧一樣，他爲郭用的莫明其妙的談話所混亂了。郭用的話裏，除了意得沃洛奇一類字眼陳學海不能了解之外，其餘，他認爲是混亂的。他覺得郭用太過激，而且認爲在抗日的立場上，無論誰也要擁護政府的。他只知道這麼多；他想要駁倒郭用，又不能把他心裏的意思組成

一個完密的句子。

「而且他自己並沒有如他所說去做『地下工作，』他自己也是明明這樣說。他也許完全是一個說者，怕行動的。」陳學海這樣想着，陷於沉默了。時而想到郭用的書架上立着的許多嶄新的書，時而替魏玲擔憂，漸漸他自己也混亂起來了。

郭用瞪大了眼睛望着他。陳學海彷彿懼怕着什麼，老早就把左手藏在外套的口袋裏了。

靠近新華門的地方又騷動了，兩人都吃一驚。

「我要走了，」郭用說。「更壞的事情就要來了！」

「這樣怕嗎？」

「怕嗎？不是的。不值得！而且我不是幹這樣事情的人。」

「那麼……不管魏玲了嗎？」

「我管不了她。」

郭用聳了聳肩，去了。陳學海瞪眼看着他背後的一層冰，心裏想，「這懦怯的傢伙！不然，是不會被打在背上的。」

囂嚷的聲音又起來了，接着是幾聲口號，新華門開了半扇。陳學海聽見有一個人說，「昏蛋嗎！爲什麼不衝進去，無用的傢伙！」他轉過身去看時，好像有一個人影，向旁邊溜過去了，彷彿害怕被人抓住一樣。陳學海心裏想，「我是應該衝上去的！」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請求政府出兵抗日！」

「反對漢奸組織！」

前面的大聲又起來了。陳學海緊了緊褲帶，向前擠去。人很多，擠得透不出氣來，這樣冷天，他還鬧得滿頭是汗。他喘息了一下，壓不住心頭的煩燥；他想退出來，後路又斷了。忽然聽到有人用播音筒大聲報告說，「代表已經答應替我們轉達了！現在我們的請願勝利了！」接着是一陣鼓掌聲。陳學海覺得手背還在隱隱作痛。……那個大聲又接者喊：「

現在我們要示威到馬萊松去！要讓日本帝國主義者看看中國人民的力量！

「走呵！」前面吼起來。

「走老鼠！這還不夠面子嗎？」不遠的地方彷彿有一個人打着河南腔。

「他奶奶！俺的肚子餓啦！」又是一個山東人的聲音。

人羣動了。陳學海藉着這個機會，用足了力氣往東擠。在別人略略遲疑的時候，他很快地擠過去了。廿分鐘以後，他竟來到離着大旂三四十碼的地方了。

大隊風湧地向前走，帶着呼號；兩旁的大刀隊跟着走，且不動手。

「這次倒文明了！」陳學海的心裏漸漸平靜下來。

他們走到了御河橋。呵，不好！前面早已築起來一道防禦工事了！保安隊把腳踏車一架一架地排列起來，像電網，電網的後面，有一條水龍噴出水箭來。大隊叫嘯着，不能通過，跟來的大刀隊，把大刀亮出來，口裏又喊着：

「解散！解散！」

陳學海急得心裏說，「我們需要一輛坦克車呵！」

坦克車果然來了！就在他這樣想着的時候，從大隊旁邊飛出去一輛腳踏車，快得像射箭一般，上面的人，只看到背影，是穿着皮短衣和燈籠褲的，陳學海猛然想不出他的名字來。十幾秒鐘的工夫，車子衝到了電網前面，「嚓！」就撞上了。他想，

「這回完了！撞不動的！」

但是就在這一撞的時候，車上的人像撐竿跳高一般一個跟頭就翻到電網後面去了。接着就是一陣大亂，水龍裏的水噴得更勁，却不向着大隊，而是向着保安警察。陳學海仔細看時，水龍已拿在翻跟頭那個傢伙的手裏了，他歡喜得叫了出來。

「呵，陸飛！呵，陸飛！」

大隊衝過了防禦線，陸飛不知到哪裏去了，水龍丟在地下，被千萬支腳踐踏着，一面還在冒水。

但是，衝到馬萊松，無論如何今天也是夢想了！那裏是國際觀瞻的地方，中國人向例

是不高興把民意讓外國人看見的。於是，陳學海好像聽到一聲胡哨，兩邊的大刀在斜射着的日光之下閃動起來！他又聽到遠遠有人喊：

「中國人不殺中國人！」

「唉唷……我的膀子！」

「媽呀……」是一個女孩子的哭聲。

「……」

「媽媽的誰叫你們愛國！讓老子喝西北風！」

「中國亡了，都是你們鬧的！這些孫子！」又是一些粗暴的罵人聲。

這時，天上好似早已失去了太陽，陳學海的眼前是一片漆黑，只聽見，鐵器碰到木棍上的錚錚聲，碰到人身上的暗鈍聲，叫號聲，咒罵聲，……陳學海整個身子失去平衡了他轉過身去，摸索着方向，拔腳就跑！

他不敢去過問這醜惡的慘劇了！恨不能一步就逃開才好。早上的勇氣完全失掉了，

他覺得目前這個慘劇是怕人的。於是閉着氣，一直跑到了南池子。

找到了一個牆角，他蹲下來，左手痛得很厲害，身上一陣陣起着痙攣，他喘息着。漸漸的他覺得全身發鬆，像害過了一場大病。他看見路旁還擁擠着一些不怕冷風的觀衆，恰好做了他的屏風。假若路上有熟人走過，他都能看見，人家却不能看見他。

「這時若有一面鏡子，我的臉不定怎樣難看呢！」他無力地想。他耐心地等候着，像好奇一樣；雖然還是覺得可怕，却又不願意走開。

「他們都被殺在那裏了麼？」他喃喃地說。

前面的人羣裏彷彿有人聽到了他的半句話；撇着京腔向另一個人問道：

「二哥，你瞧一天能殺多少人呀！」

「百兒八的也是它。」另一個人應聲道。「老三，這年頭兒真不濟，學生鬧得兇，連毛丫頭們也跟着鬧，真他媽的！」

「可不是嗎！有錢也甭讓孩子讀書鬧來鬧去，不和當兵一樣了嗎？小拴子就沒有進

學堂，我不愛！」

「您就甭提啦！明天小德子也不讓他上學了！我再絕後啦，可不是玩兒的！你瞧，我都三十多啦！」

「……」
「……」

「二哥，三哥，你瞧又鬧回來了！」第三個人忽然用手指着喊。

陳學海的心又跳起來了，他看見大隊遠遠地向這方面退走。漸漸地，看得清楚，大隊比較零亂多了，旂子也不齊全，像一隻鬥敗了的雄鷄，失掉了好多羽毛一樣。雖然，這雄鷄是不服弱的，它還是在叫喊，還是在想着搏鬥。

邊路上的人也特別擁擠起來，大概都是被刀背打跑了的。這些人好像懂得一個訣竅，遊行遇到了危險的時候，跑到邊路上就算了事。這方法真像疫病流行時候的一針血清一樣。

留在大隊裏面的應該是比較結實的分子，那些人是可以打得死的，而不是可以打得散的。他們雖然多半帶着輕傷，但是還要盡力地保持着勇氣。這一次，殘餘的人們曉得是衝不過去了，便掉轉頭來往回走；雖然人數已是少去五分之四了。邊路上也有些胆小而又要顧面子的人，沒有警察的時候，他們也喊，也跳，警察一來，他們又溜開了。對於他們，警察是沒有辦法的；但是他們對於大隊却也有些幫助，因為他們可以混亂警察的視線。大隊近了，邊路上的人又漸漸往中間擠過去，陳學海往大隊後面看，看不見保安隊，他想，他們也許不來追了。

大隊在陳學海的面前走過去，緩慢到使他能夠數出來他們的人數，辨認每個人的面孔，……他們大概有過半數的人是受了傷，有人頭上包着白手巾，有人用一隻手架着另一隻胳膊，有人走路一拐一拐的，甚至還有人要別個攙扶着，這大概是脊背上受傷過重了。雖然這樣，却看不到一張沮喪的面孔，他們還是照舊喊口號，照舊兩眼望着前方。旗幟多半沒有了，但是人們手裏的旗杆却多半沒有丟掉，他們好像是曉得旗杆對於他們

是如何重要的。

他首先看見了馮健行，他還是走在隊伍的前面，腳踏車沒有了，青緞的學生服撕破了好幾處。接着就是陸飛，奪水龍的那個傢伙，陳學海承認比他自己的本領高得多的；現在陸飛的身上好像很完整，却用一條大手巾把左臂吊在頸子上。忽然又是一個長條兒瘦子，長袍的後襟撕掉一大塊，露着破嗶嘰褲子，頭髮幾乎蓋上了臉，却還可以看到一雙慈愛的眼睛。他一看就認識，是劉時！只見劉時一揮手喊道：

「誓死反對到底！」隨着吐一口東西在馬路上；陳學海看不清楚，然而無論如何不像痰。

接着這句口號的是一片口號的洪流，假若把它們連起來，正如一炮打去，接着便炸開了榴散彈一樣。在大隊快要過完的時候，他看見任可中攙着魏玲走過了。自從和魏玲相識以來，他沒有看她被人攙扶過。他想，她一定也受傷了。

「我是否還要跟着大隊一路走呢？」當大隊過完的時候，他這樣想。他的臉熱起來

了！人家會笑他的，不好意思，而且他也真是怕。「一個奪水龍的勇士會這樣嗎？」他感到自己污辱了這勇士的稱號了，於是他說，「這件事情，我終生都不要提起的！」

大隊去了約莫五分鐘的樣子，東面的人聲又鼎沸起來了，走在馬路上的人又趕快躲到邊路上來。大隊的保安警察跑過來了，一面跑，一面趕打路上的人。

「可怕的事情又要發生了！」他想。「我不能在這裏，我得回去！無論如何，我是受不了的！」

他立起身來，沮喪地走進南池子；他不能走大街，一則他害怕，二則也不願再見熟人。他昏亂地走着，下巴幾乎碰到前胸了。

「我明天是要搬出學校去的，到公廨裏住着要好些。我怕看見他們！」他這樣想着走着，他忽然感到冷了，北風迎面撲來，偏西的太陽已是有些昏黃了。

他痛苦地掙扎着。

「離開羣衆是最苦痛的！」他自言自語地說。「你的勇氣，你的力量，一切都失掉了！」

他感到孤寂和懦怯的時光在向他抬手。

走到北海門前，實在不能掙扎了。他只好垂着沉重的頭，跳上了一輛人力車。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車子才把他拖到新街口，有兩輛日本兵車從他的身旁開過去，他吃驚地抬起頭來，車子去遠了，空中還浮蕩着幾句日本歌聲，不久也消失了。

「先生，這是把守西直門的！」人力車夫一面跑，一面喘息地說。

「爲什麼呢？」

「城外也鬧學生呵！大清早，城門就關了！」

他點了點頭，不再說什麼，好像很能了解這個車夫的話。

等到他蹣跚地走進宿舍時，渾身已經痛得不能支持了。

「我怕要病了！」他臥在床上的時候，昏沉地想。

五

晨光透過玻璃窗子的時候，陳學海醒來了。睜開眼睛，他感到眼皮有些發澀，眼睛裏好像藏着什麼酸東西，用力一擠，淚水就流下來了。「這不對呀！」他這樣想着，果然覺得全身都「不對」了。抬起頭，沉顛顛的，又有些虛飄，像浮在水裏似的。脊背隱隱作痛，一陣陣好像有個冰冷的蟲子在上面爬。呼吸也困難了，鼻孔裏好像塞上了紙團。他趕緊把腦袋再放回枕頭上，心裏想，「我大概是病了。」

他想起昨夜吃過一盤湯麵之後，便臥到牀上，什麼時候睡着的，他不曉得。但就此便病倒，却是真的；於是他只好闔上了眼睛。

闔上了眼睛，昨日的景象便泛濫起來了！何等偉大而且驚人的景象呀！起初是眼前遊走着金星，漸漸這金星幻成了圈子，像小孩子吹着玩的肥皂泡，一個接着一個，遠了，消

滅了。隨後就是那啞然無聲的示威的隊伍，像一片漫無邊際的海，翻滾着，攪擾着，却沒有聲音。大刀隊也出現了，水龍也出現了，水光和刀光混成一片，冷森森的。……漸漸地人們變成水鷄了。有一個黑影在奪水龍了，他看不清這個奪水龍的人是否他自己。……大刀隊，水龍，……漸漸不見了，只剩下那片黑色的海！

「偉大呵！」他閉着眼睛想，用右手抹去眼角上的淚水，左手背還在微微地痛着。

忽然那黑色的海不見了，眼前出現了馮健行的影子。他還是騎着車，揮着手，像軍樂隊裏拿着指揮棍的那個傢伙。……馮健行的影子又不見了，接着是劉時，蓬着頭髮的，口一張，便吐出一點什麼來。……魏玲的影子又替代了他，任可中扶着她，走起來很艱難的。

……後來是一羣孩子們，一齊用手指着他自己，帶着鄙夷的神氣。……

「我是可恥的！」他心裏好像在懺悔。「被孩子們輕蔑是應該的！我本來不是勇士，誰叫我去打跑了警察，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我是懦怯的！假若我在南池子口上再遇見那幾個孩子，我真應該痛哭了！」

「他們後來到那裏去了呢？」他擠了擠淚水，接着想。「新華門之後就沒有看見他們。他們會去參加的，他們一定不會騙我。他們能受得了御河橋上的風浪嗎？那樣稚弱的孩子！……他們也許死了，也許打傷了被送進醫院去，不，也許他們就隨便在馬路上呻吟着。孩子們的影子也不見了，留給他的是黑暗。

「回來吧！孩子們的影子！」他幾乎要叫出來了。「我需要你們！我需要你們永遠用手指着我！」

但是孩子們的影子永不回來，任他搜索得眼球都痛起來了，也是枉然。

他終於長歎一聲，翻了一個身。

同屋的土木工程系的學生王良佐，正坐在牀沿上洗腳，聽到了陳學海的哼聲，連忙問道：

「陳，你不好過嗎？」

「沒什麼要緊；身上有些痛，休息一下，也許就會好了。」

「大概是昨天累着的，看你奪水龍有多末勇敢！我真佩服你！」

陳學海勉強睜開眼睛，看看這講話的人是否昨天那兩個女孩子。……哪里是女孩

子呵！明明是壯男子王良佐呀！

「他們都曉得了嗎？」他想。「還是不要讓他們曉得罷！」於是他否認道：

「瞎說！你在什麼地方看見我奪過水龍？」

「誰瞎說？你自己才瞎說哩！」山東人王良佐有些生氣了。「我的眼睛又不是瞎了！

我親自在西單看見你用一根棍子打散了警察，任可中一下便把水龍頭搶落地上了。……

……我親眼看見的！後來我溜開了。呵，不會錯，我親眼看見的！」

「那個人也許不是我。」陳學海勉強說出一句，便閉上了眼睛。

「你說夢話了！不好，這個病怕不輕！」王良佐忙着擦乾了腳，走過來。「讓我摸摸腦

袋吧。」他說着，陳學海覺得冰冷的手觸到他的前額，太陽穴，然後又移到兩頰。於是王良

佐着急道：

「不好！熱得很。一定是病了，一定是病了！我找校醫去。」他不聽陳學海的攔阻，轉身就跑了出去。

「他真是一個好人！」陳學海心裏想。

校醫來了，用寒暑針試過溫度，又要他敞開胸聽了聽，然後說，「不要緊，這不過是感冒，吃點藥，休息一下就會好的。」於是他開了藥方，交給王良佐，並且囑付道：

「他是需要休養的。不要再受涼，不要再勞動，否則病勢會加重的。最好是讓他去進療養室。」

講完話，醫生去了。當天下午，陳學海便被移進了療養室。晚間，熱度增高，他幾乎完全在昏譫中了。有時稍微清醒，聽見有人講話，像是魏玲的聲音，又經過很久的工夫，睜開眼睛時，哪里還有人影？他想，「這是在做噩夢！莫非我要死了麼？」亂想了一陣，支持不住，又昏昏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熱退了，通體感到了極大的疲倦；眼睛發酸，嘴裏發苦，想喝

了。水。王良佐領了校醫來，看了，校醫說，「見輕了，燒已經退了，不要讓他動。」吩咐一通，又去了。

王良佐說，「魏玲來過了。」

「什麼時候？」陳學海抬起身子來，覺得無力；王良佐忙着把他按下去。

「不要動！醫生說不准動的。」

「我問魏……」

「她是昨天夜裏來的。」

「她沒受傷嗎？」

「很輕。聽她說，腿上挨了幾皮靴。」

「還能走路？」

「她並不是爬着來的。」老王笑了。「她還是貓一樣的，只是喊腿痛。我想，也許是踢青了。」

陳學海長歎了一聲。

「呵呵，她真是一個勇敢的女孩子！聽人講，幾次衝鋒都有她。」

「今天她也許不來了。」陳學海有點兒失望。

「來的，一定來的！也許會晚一點。昨天她對我講，還在忙着到醫院去看受傷的同學，並且替他們捐醫藥費。聽說這次傷了五十多，有個女的，被大刀背砍斷了一隻胳膊，還不知道接得上接不上呢。」

「呵！……我們這里呢？」

「五個。而且是輕傷。」

「任可中還好嗎？」

「他昨晚也來過。今天清早便到C大商量募捐的事情去了。他沒受傷。」

「但願他們早早出院吧！」陳學海歎息了。

「其實有許多人還掛念着你呢！」

「哪里許多人？」

「曉得你奪水龍的人都在掛念着你！昨天你還不承認呢！你不承認，那是病磨的，你應該承認！」

陳學海不做聲。

「後來，聽說陸飛也奪過一次水龍，更危險，他的胳膊打傷了！」

「斷了嗎？」

「聽說不要緊，沒有傷到骨頭，一星期也許會好的。唉，這到底是爲什麼呢？」

「他是最勇敢的人！」最後那句話，陳學海似乎並未留意。

王良佐看着陳學海的精神有些倦了，他說，「你先睡一下，我上課去。」他在門旁一閃便不見了。

其實，哪里還有什麼課！這麼巨大的行動，這麼殘酷的手段，這麼多人受傷，這麼多人被捕，還能上課嗎？……但，鐘却是照舊要敲的，就如同端陽節，學生在家裏吃粽子，學校也

照舊敲鐘一樣。教授們自然都要到，學生們却不敢來，所以這時候學校裏最爲熱鬧的地方，就是教員休息室。一九三五年最末一月要算是這一年中最恐怖的月份了！

臥在病牀上的陳學海却不知道這些，他有時想着受傷和被捕的人們，有時想着自己的功課。……但是想得久了，還是沉沉地睡去了。

下午三點鐘左右，魏玲像一片樹葉似的飄了進來，還是那樣精神，還是那樣活潑。

「好些嗎，小陳？」她鈴子也似地響着，一面取下頸上的白圍巾，通體又完全變成烏黑了。烏黑裏面閃出那張蘋果臉，還是往日一樣地鮮艷。她坐在牀邊的一把椅子上。

「好了，謝謝你！」陳學海簡直要起來。「聽說你昨晚來過了，真是對不起！」

魏玲擺着手攔住了他，說，「不要起來！那是應該的！我們對於一個勇士是應該這樣担心的。」

「我實在不配呀！」陳學海的蒼白面孔微微透着紅了，「那是任……」

「不要客氣，太客氣會顯得無聊，不是嗎？我到了新華門，就聽說你把警察打跑了，我高興得要跳起來！……」

「還是陸飛好些。」

「陸飛，任可中，我們也要一樣敬重的，陸飛受傷了，却並不怎樣重；他好了，我可以給你介紹做個朋友。」

「我總是覺得慚愧！我的胆子小，我沒有跟着你們示威到底。」陳學海的音聲很微弱。

「呵，沒到底嗎？……」魏玲瞪着大眼看着他；他的臉更紅了。「呵呵，那不要緊！那是因為你的經驗不夠，再來幾次就好了。總而言之，你已經為團體盡了最大的力量！」

「你也受傷了！」

「算不了什麼！」魏玲摸了摸大腿說，「不過被一隻狗打了兩木棍，踢了幾腳；祇是皮傷，今天走路不很吃勁兒了。第一次就是馬萊松街口上的衝鋒，我並沒受傷，祇是弄了

一身水，……結果我們被人家打散了。……呵呵！可憐Y女中的那個張蓉蓉，被刺刀穿進了肩窩！」

「沒有危險嗎？」

「當時她倒下了，有人把她送到醫院裏去了。昨天我去看她，她正在發燒。也許沒有生命的危險吧。……」

「你這樣忙，還帶着傷，一次兩次地來看我，我覺得慚愧極了！」

「我們應該坦白，小陳！」魏玲嚴肅地說。「我來看你，是覺得應該應分；若是不應該，請我，也不會來的！」

「無論如何，我覺得不配。」陳學海的眼睛裏含着淚。

「在新華門的時候，我就很惦記你。」魏玲不理他的謙虛，接着說。「問別人都說衝過西單以後便看不見你了。有人說，你受了傷。……我想請郭用去找你，不料連他也找不到了！」

陳學海想要說「他跑了」但是他努力嚥下這句話吃吃地說，「我沒看見他！」

「近來我看他專門會講漂亮話！」魏玲歎息着。

「雖然你沒有走到底，我也是高興的！」魏玲若有所思地說。「你是一個誠實人，所以我才敢介紹你擔任重要工作。現在，你勇於做事，也勇於認錯，這就行了！你是有前途的！」

「後來你們怎樣呢？」陳學海故意把問題岔開了。

「我們從御河橋又轉回西單，在那里講演，散傳單，然後就散了。」

「不是有大批軍警去追你們嗎？」

「是呀！你怎麼知道？」她有些愕然了。

「我在路旁看見的。」他紅着臉坦白地說。「我沒跟着你們走，我沒有胆量，我很慚

愧！」

陳學海感動得像孩子一樣，他把昨天的經過詳細地對她講了，自然，郭用的事情却是瞞着的。他真像教徒在聖母像前懺悔一樣，簡直要哭出來了。

魏玲沉吟了很久，然後說，「那都是值得原諒的。……你應該好生將養一下，暫時不要急。我知道你的心裏還是矛盾着的。」

「這樣，事情就算完了嗎？」他問道。

「行動嗎？哪里就算完？亂子大了！恐怕還要有第二次呢！不過，我們總算表演一下給日本人和漢奸們看見了！而且昨天『政委會』也沒敢成立，聽說延期了，這也許是我們小小的成功！」

「人家說，前天，西直門都有日本兵把着我，我也看見了日本兵車。」

「可能的！」她確信地說。「那是擋着H大學生的。H大學生在西直門外整整鬧了一天！我們衝到馬萊松南口的時候，日本兵營的牆垛上也是架着機關槍的。……唉！現在狗們總算還是勝利的；等到失敗的時候，主人就會自己出來了。」

「你看什麼時候能夠直接衝突呢？」

「很難說。大概總在我們的民意征服了政府的時候。」

窗上的日影偏下去，漸漸退盡了，兩人都默着。

過了很久，魏玲說，「他們預備得很周密，隨時隨地都有探子！」

「不錯，我們的情形，他們也很知道。」陳學海忽然想起曹兆東那天所講的話，便一起都告訴魏玲了；而且結論說，「他說，不怕我們，各學校各公寓都佈滿了偵探。……那天回來便想對你講的，可惜一直忙起來，忘記了，竟使我們吃了大虧！」

「這不算什麼，」她安靜地說。「你以為他當真不怕我們嗎？他心虛得很，無論多末有權勢的人，做了對不住人的事，總是心虛的。他那樣講，一則是試探你，其次是想藉你的嘴，恐嚇大家。……呵，想不到曹兆東竟是你的親戚！」

她的面色還是那樣平靜，像池水那樣平靜；他的臉却紅起來，心也在跳動。停了很久，他才吃吃地說：

「你懷疑我嗎？」

「對不起，絕對沒有那回事！」她笑了。「你以為我當真不知道你們是親戚嗎？知道的，而且知道得很詳細，很詳細地知道你們的關係也不過是親戚而已。老實說，我們北方人，誰能保得住沒有做漢奸的親戚呢！……呵呵，你真是一個大好人！」

魏玲格格地笑了，像鈴聲響遍了屋子。陳學海忸怩了一下，然後說：

「他的話裏沒有可以參攷的嗎？」

「可以參攷的話，他能對你講嗎？」她反問說。「你看那個人是多末奸狡呀！……警察，偵探，這是不足怕的，我的身後幾乎整天都跟着偵探，他們到底能夠得到什麼呢？我們最怕的並不在這裏！」

「我想，你是說我們中間有不穩的分子麼？」

「對了！你這次倒像一個聰明人。」她笑了笑。「不怕敵人，怕的是自己人替敵人做事！」

「留心一下就完了。」

「不是那樣簡單呀！你到哪里去留心呢？縱是留心，能夠那樣周到嗎？當面叫同志，轉臉成仇人，……唉，這類事情太多了！」

「也有些影子嗎？」

「影子自然有；但是沒有確實證據，不能隨便亂說的；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團結，不是分化。比如說，我們這次請願以後，有些人消極了，有些人反對多數人的意見；但是他們心裏想什麼？背後向別人講什麼？是鬼知道的事情。」

「也有告密的事情嗎？」

「着呵！我說的就是這。告密的事情多得很！這又是通常的愛國運動，在羣衆裏要公開發的，隨便就可以被人賣掉，真是防不勝防呵！」

「表叔說，學生畢了業，還要去求他找事，這話可是真的嗎？」

「怎麼不真！比如前幾年領導臥軌請願的由遇榮，現在不就在你表叔的門下奔走

嗎？是真的。」

「這個人我却沒見過。」陳學海緩緩地說。

「這種人最糟糕！」魏玲轉側了一下，然後站起來，激昂地說。「他很會講話，做事的時候他也假裝熱心；但是稍一碰壁，他便『適可而止』了。『適可而止』的意思是退却；但他却不這樣說，他常常用『適可而止』這句話，去把握羣衆心理。」

「現在我們有了分裂的現象嗎？」

「還沒有。不過少數人感到口號太激烈，想着緩和一點。但是有什麼法子呢？箭已搭在弦上了！一切都要看第二次吧！」

「第二次來得成嗎，你看？」

「來得成！也許比第一次更大些。有許多第一次沒有參加的人都打算響應了！但是危險恐怕也要和這個成正比！」

「打得更兇些嗎？」

「也許。大批捕人也會有的。」

「你有把握嗎？」

「有把握。」

「前天請願不是准了嗎？」

「那是答應代為轉達。」

「能轉達嗎？」

「那不過是面子事！」他歎息了。「他替你轉達給誰呢？已經是玩成事實了！……老

實講，那個代表還沒有講話的時候，有些人已經曉得是什麼結果了！你看吧，過幾天，『政

委會』還會照舊成立的！」

「那，爲什麼還要請願呢？」

「那是手續，表示我們把意見依法交給政府了。」

「他自己却不守法。」

「對了。他不相信他自己所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非要再示威不可！」

「那不是更要吃苦嗎？」

「吃苦那要什麼緊？……別看有很多人受傷，很多人被捕……只要我們肯努力，只

要我們還有人活着，事情是不能不做的！」

「呵！……」陳學海閉上眼睛，足足沉默了兩三分鐘。

「你覺得累嗎？」魏玲問道。

「不，我覺得苦！」

「怎麼？」

「我沒有讀過什麼書，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在心裏橫着；可惜沒有人指導我。」

「我替你介紹一個人，好嗎？」

「是郭用？」

「不。」

「我看，你就可以指導我。」

「我不行。」

「誰呢？」

「你猜猜看。」

「猜不着，你說吧！」

「劉時，怎麼樣？」

「呵呵，我又忘記了！你進來的時候，我還想着問你的。劉時不是受傷了嗎？前天我見他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吐。」

「你看到嗎？……那吐的是血！」

「血？」陳學海瞪着眼睛問。「他有肺病嗎？」

「多年了！」魏玲慘然道。「昨天大家保護着他，不讓他挨打！你看他那樣兒還能吃得起一刀背嗎？結果他還是吐血了！……幸而還不多。」

「他的事情好像很多？」

「豈止他是負着重重大責任的！」

「可惜他病了！我真想去看看他。」

「不要忙。他的病並不重，在朋友家裏養兩天，會好的。等你好了，大家都有閑，我一定介紹。」

「這個朋友是誰呢？」

「董小倩。你不知道嗎？那晚上坐在你旁邊的，C大的女生。」

「是那個一身青的嗎？那個漂亮人物？」

「對了。」她點頭笑了。「那個廣東人。」

「想不到劉時也會戀愛！那個冷冰冰的人！」

「冷冰冰，也是人呀！何況他的心並不是冷冰冰的！」
「我想，我還是應該讀點書！」他的話又轉入原題了。「現在一病，連課也上不成
了。」

「今年，不要想上課罷！」

「我們停課了嗎？」他吃驚地問。

「雖然沒停課，學生多半不來了。將來不免也要停課的。」

「這成什麼樣子！」

「你又發呆氣嗎？」她教訓似地說。「大家忙着做事，外面又風傳着捕人，還敢來上課嗎？」

「不一定大家都有事情做！」

「也許。藉此玩玩的也不少。他們可以到三海去溜冰，陪着愛人去看看電影……」

「呵呵，這年頭，生活都弄得混亂了！人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做什麼的！」他深深地感

歎了。

「將來恐怕還要混亂！但是清醒的人也還要更清醒！」

「……」

太陽落了，窗紙上塗了一層黑影。魏玲還有事，告辭要走，說：

「我去了，你好生將養着，明天我還來看你。」

他眼見魏玲慢慢地圍上了圍巾，點點頭，閃到門外去，不多時，連皮鞋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這一晚，陳學海又發了熱，醫生說是累着了，不該談話，只該休息；於是友情很重的王良佐便干涉着他的談話自由，誰也不許開口了。

這樣，他又在牀上足足躺了兩天，過着死板板的生活。每天除了吃飯和比較艱難的大便之外，只是下午發熱，早晨退熱；魏玲來了，魏玲去了；任可中來了，任可中去了；……再便是王良佐一張肅嚴的臉！王良佐這時真像一個法官，給陳學海訂下許多律條，例如，不

許起來，不許談五分鐘以上的話，不許吃點心或油膩，只能吃白粥，至多是掛麵。來客們多半是向他點頭微笑，或者問問病況，便去了，誰也不和他說什麼。尤其是魏玲，她好像引咎似的，再也不敢和他講話了。有一次她帶來一個穿狸皮外套的女子，就是董小倩；他剛剛看清這位生客的面孔比魏玲清瘦，體格沒有魏玲健壯，一雙手是特別地白，……他們便匆匆去了。大家好像都在嚴守着王良佐的法律，這法律對於陳學海是痛苦的。

一切的來客有着一個共同點，陳學海看出來了，都是憂鬱的。雖然沒人向他說明，但是他知道，這不是好兆頭。

「劉時病重了嗎？陸飛發生危險了嗎？」這個念頭整天整夜在他的心裏翻騰着。第三天早晨，他證明這個憶想是錯了。魏玲八點鐘就跑來說，「失敗了！失敗了！」她猛然想起這是忘了情，很後悔；但是聽到王良佐說陳學海已經好了，今天就可以遷回自己的屋裏，她才放了心。

王良佐出去了。陳學海急着問魏玲。

「我已經好了，什麼都可以說了。」他走下牀來，病容退去了一多半，略微顯得有些清癯。「當真劉時好了麼……」

「多半是好了，還在小倩家裏。」

「什麼失敗了？」

「這件事情本來不想對你講的，」她喘息地說；「今天的示威失敗了！」

「該死！」他槌着大腿說。「我絲毫都不曉得！」

「你病了，大家不肯對你講。」

「不是又遭打了嗎？」

「不是。夜裏三點鐘軍警就把各校的大門把上了，今天早晨我們沒有法子集合。」

「這不算完了嗎？」

「不一定。我們還在想辦法。唉！這一定是奸細們幹的！」

「呵，奸細！」

「沒有人告密，怎會知道得那樣快！通知是夜裏十二點鐘發的，二點鐘以後校門便把起來了，這不是希奇嗎？」

「也有點影子嗎？」

「有是有的，但是不能說。」

「怎麼？」

「說明了不是容易分化嗎？應該另外想法子。」

「這幾天我看見你們的面色都很憂鬱，——你和任可中。」

「不錯。」

「就是爲了這個嗎？」

「不是。」她的眼睛轉了轉，然後似乎下了決心，說，「我們的一個機關又被抄了！」

「什麼機關？」

「學聯會的機關。名單幸而沒抄去，却捕走了一個同情的人。」

「呵……」

「他們厲害得很！近來大家的住處都沒有準地方了！」

「現在可以去見他嗎？我老早就想去見他的。」

「你還沒有好。」

「見了他就會好了！現在已經好了九分九，醫生允許出去了！」

「我問問王良佐去。」魏玲說着出去了。

「這傢伙瑣碎得很！王良佐又不是我的爹！」他心裏煩燥着。

魏玲不久就回來了，帶着笑，說王良佐答應了。她要在學校食堂裏吃午飯，然後就和

陳學海一路到東城去看劉時。

下午兩點鐘，他們已經站在董小倩的大門邊了。首先出來迎接他們的是小倩，她覺得陳學海來得太突兀。於是就很客氣地讓他們到客廳裏去坐。

他們剛剛走進天井，客廳裏面傳出來洪亮的笑聲。出現在客廳門口的是一个中年

男子，面色黑黑的，但是很健康，頭上平分着不大長的頭髮，下頰有點尖削，人若偶然看見這個輪廓，會想到「普克」裏面的心牌；祇有眼睛和小倩彷彿，多少是有些迷人的。

經過小倩的簡單介紹，陳學海曉得這個人叫董重，小倩的哥哥；接着就是主人陪客人入室了。

一進門，陳學海就吃了一驚！他看見沙發椅上坐着一個人，若是站起來，也不過五尺多高，但是坐下却顯得格外魁偉。一張臉像木瓜，兩腮的肉微微往下堆着，這表示他已經走到了中年的末梢。頭髮很長，分披着，而且有些彎曲，冷眼瞧，有點兒莎士比亞的風度。這一個怪人，微笑地看着陳學海，好像熟人一樣，手上的雪茄烟幾乎要燒到手指了，他好像絲毫不覺得。

董重介紹說，「這是楊立君教授。」

「我的老師。」小倩加上一句。

陳學海隨着陳玲機械地鞠了一躬，然後又機械地坐在靠門邊的一張椅子上。同時

楊教授退到另一張安樂椅上，把沙發讓給魏玲和小倩坐了。董重坐在另外一張椅子上。陳學海走進客廳，兩隻眼睛便開始搜索起來；但結果，這裏沒有他所要的人，連劉時的影子也沒有，只有一頭貓臥在「條琴」上打呼嚕。他一沮喪就紅了臉，腦袋覺得暈不搭的。

「劉時呢？」魏玲問小倩道。

「說是有事，出去了，馬上就會來的。」小倩說。

今天小倩的腦袋像捲毛獅子，放着光。陳學海有些不高興，他打算馬上說告辭；但是楊立君的話拉住了他。

「這位同學面熟得很，總該是在哪里見過的。」楊立君向陳學海望了很久說。

「我並沒見過先生。」陳學海企圖封鎖陌生人的談話了；但是很謙恭的。

「也許在路上，也許在火車上，……我總是見過您的！……呵呵，也許是在……」

「陳同學，不要慌！」還是小倩說了。「這是我們學校里很好的先生，文章寫得很好，

思想最前進，談談會有益處的。……」她猛然又問道，「楊先生九號那天您沒在西單看奪水龍的嗎？」

這時楊立君面上的表情正在變，忽而好奇，忽而謙虛，……等到小倩講完最後一句話，他突地一拍椅子，站起來，喊道：

「正是那個人！正是那個人！您原來就是奪水龍的那個英雄呵！真是幸會得很！」

楊立君的興奮使陳學海有些詫異了，他從未看見人這樣興奮過，興奮得幾乎要把那巨大的身子擲到空中去……楊立君還在搖動着腦袋，長頭髮跟着來回地飄。

「您大概是看錯了，我沒有用手去奪過水龍。」陳學海恢復了平靜，緩緩地說。

「不會有錯嗎？」楊立君大吼道。「你就是那個打散警察的人！」

好像屋簷上打了一個霹靂，大家都啞然了。陳學海垂下頭去。

約莫有一分鐘的工夫，還是魏玲開關了談話的道路。

「原來楊先生也是跟着我們同走的。」

「怎麼不呢？」楊立君的話匣子打開了。「沒有一分鐘我不在替你們擔心，沒有一
次我不在跟着你們走；……而且我並不願意遠遠地跟着——像馮文虎那樣白天向你
們講革命，講方法論，夜裏却把妓女叫到家裏去睡覺，我是最痛恨的！再不然，像王克家陪
着愛人坐在汽車裏，在兩里地以外遠遠地跟着遊行隊伍，有時還得到路旁去喝點咖啡，
我也是幹不來的！我覺得應該時時刻刻跟着你們，應該參加進去，……但是我却常常落
後了！……我很苦悶！」

「其實，您給他們的已經很多了！」董重插言道。

「老兄，也許你說得不錯，我是給過了的。但是，所給的是些什麼呢？我想，十分之一是
渺茫的希望，其餘呢，大概都該是苦悶吧？……我簡直像希臘神話裏所講的宙斯的那隻
箱子，但裏面却沒有疾病，沒有毒蟲，有的却是苦悶之蟲呵！」

楊立君又頹然坐到椅子裏去了，撥着長髮，沉思起來。

「把苦悶交給青年到底有什麼好處呢？」他想了很久然後說道。「我是想不出什

麼好處來的。讓他們苦悶，讓他們暴躁，却沒有解開這些東西的鑰匙！……但是我有什麼呢？我們除此之外，我什麼都沒有呵！」

「譬如有些青年問我了，」又停了兩分鐘，大家都不響，他接着說，「『先生，我們苦悶極了，我們想做點事情；但是我們做什麼呢？我們到那裏去呢？』我沒有話說了，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他們逼得我實在無法的時候，我也許會說，『世間本來沒有路，人走了，才成路。』請問，這是答案嗎？這不是答案，我想，這應該說是遁詞！……我每逢這樣講起，心裏便覺得慚愧；但是再要遇到這種場合的時候，還得這樣講。這不是痛苦嗎？」

陳學海聽得很吃力，好像在聽哲學，他想發問，却又說不出來。

「教授們幫忙青年根本是一個夢！」楊立君侃侃地又說下去了。「都是假的，有的為地位，有的為名頭。……老實講，教授便是文化人的坟墓！人到了這時候，有豐富的吃喝，有漂亮的名望，他便會漸漸地懦弱而且懶惰了！這簡直是人鬼之間的生活！我現在剛剛爬上了這種生活的邊沿，便已嗅到濃重的死氣了！……」

「但是，您究竟幫助我們不少，我們現在已經懂得動作了！」魏玲說。

「您說的是這次示威麼？」楊立君反問道。「依我看，這不行，這是情急無奈的舉動！我們自己是憤激了，好像燃起了一把火；但這火還是自己燒着的，不久也就會自己熄滅。這能打動多少人呢，我要問統治者在壓迫，老百姓在譏笑，而且鄉下人根本就不曉得這回事情！假若原諒我的刻薄，我可以說，這不過是自誇的偉大！」

「依先生的意見呢？」陳學海半吞半吐地問了一句。

「要下鄉！不下鄉，早晚是不會有希望的。……」

外面傳來敲門的聲音，楊立君的話斷住了。進來的人是劉時。陳學海因為沒有和劉時在一起過，不敢斷定他是否還在病着，在他看來，劉時較之往日的樣子並沒有多大改變。

劉時沉默地坐在陳學海的旁邊，久久地不講話。楊立君也許因為話頭被打斷了，彷彿正在心中搜索着。冷風在簷下颯颯，斷續地打着胡哨，又像在低聲講着人們聽不懂的

故事。壁角裏的煤爐燒得通紅，在縫隙間，可以看見騰躍的火舌，但是無論怎樣，火舌是騰躍不出來的。

陳學海覺得這時心裏也像有火舌在騰躍，而且也是衝不出來。他很懊惱，不該今天來看劉時。他有許多話要向劉時說；而且有許多問題，都是他近來所不能解決的。不幸的是進來就遇見這樣多的人，特別是楊立君，使他感到了窘促，他真想馬上就走掉。

但是楊立君的談話漸漸又使他發生了興趣。雖然他還不能了解；有些話却很能打動他，使他的懷疑更深，問題更多了。他覺得楊立君所說的下鄉，是最有道理的，他也覺得就這樣示威下去，不會有什麼用處。他想問，却又問不出。就在這時候，劉時進來了，大家都沉默起來，楊立君也像在思索着。

「你們幾位還是談下去呀！」在這大沉默之下，終於還是劉時開口了。

「楊先生方才是講下鄉。」魏玲說。

「是，要下鄉！」楊立君好像背不過書來的小學生忽然得到了提示一樣。

「怎樣下鄉呢？」小倩問道。「像我們這樣人，下鄉的情形根本就不曉得。」

「但是，難得很！要問怎樣去，一時還難說。我……」

「這個問題還是緩談吧！」劉時的話像一條棒子打到楊立君的頭上。「目前還有應該先決的事情，我想，下鄉該是第二步吧。」

「這……這……是的。」楊立君掃興了。

「……」大家也跟着掃興了。

陳學海心裏想，今天的目的是無從達到了！劉時和楊立君，一瓢水和一團火！

「將來不是還有機會嗎？我什麼時候都可以找他的。」他想到。但是又一轉念：「楊立君也是有趣的，他的話也不無道理。」

想到這裏他告辭要走了，魏玲也只得起來陪他走，小倩和劉時送他們出來。

到了門口，陳學海對劉時說：

「劉先生，你的病好了嗎？我希望將來還要和你談談，我有許多事情想請教。」

「他是特意來看你的。」魏玲補了一句。

「謝謝，已經好了。」劉時的眼光在陳學海的面上一掃了一下。「不客氣，還有機會，一個星期以後再說吧。這幾天大家都沒有工夫。」

「楊立君是怎樣一個人呢？」當他們分手的時候，魏玲忽然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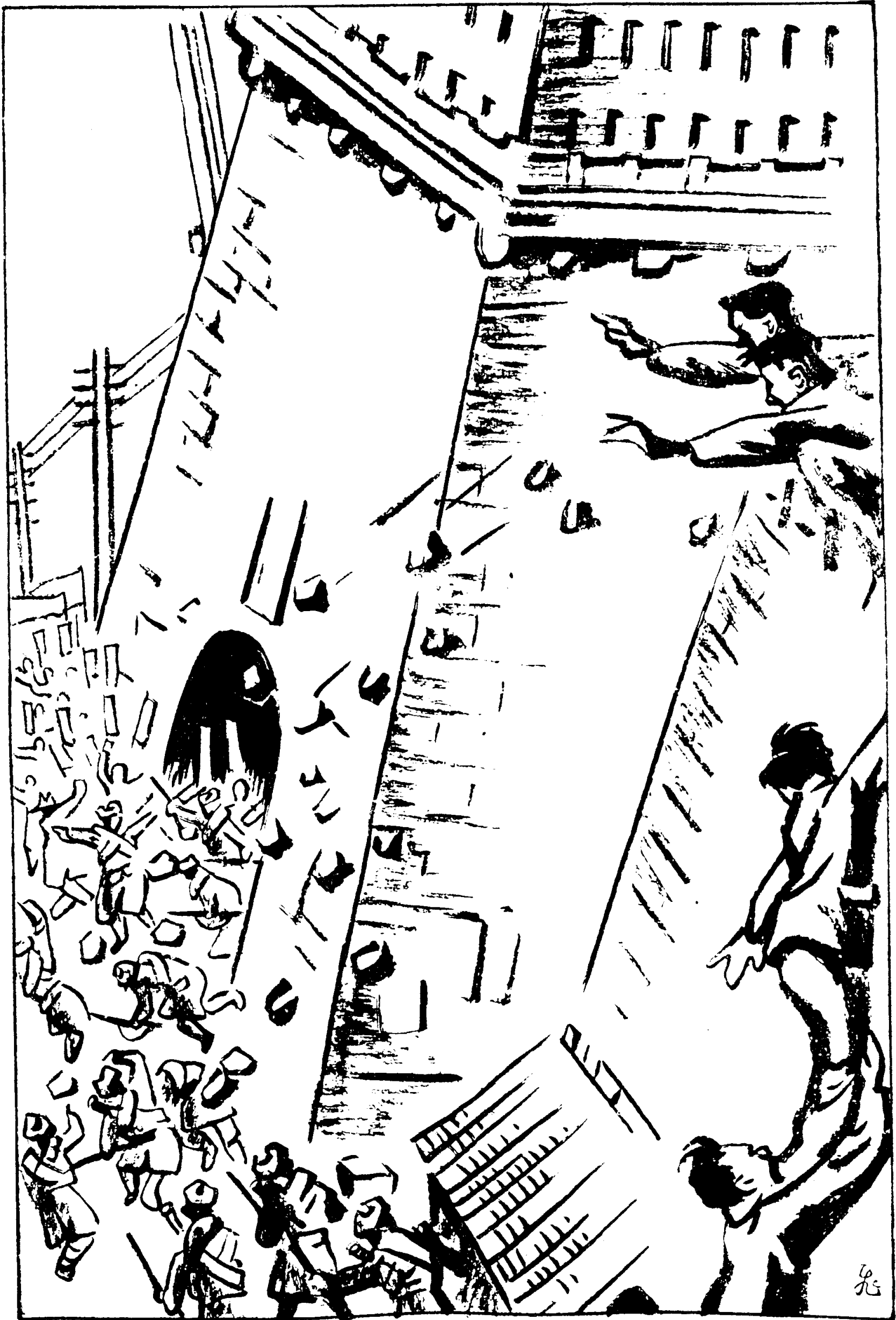
「一個可愛的人。」劉時緩緩地說。「一個沒有靈魂的革命家。」

六

古城裏的人沸騰起來了！又好像剛剛解了凍的河水，衝激着，奔騰着，在尋求它的出路！同時，水流一泛濫，攪起一些沉渣，不住地在水裏翻着跟頭；什麼時候才能安靜地沉下，連他們自己也很難知道了。

楊立君這人，雖然劉時有些瞧他不起，到底却不是屬於沉渣之類的。說得確切些，他還可算得一個攪動河水的人，或者說是鑿冰的人，他無時不在攪，無時不在鑿。但是水一泛濫，他多少又有些恐懼了！他沒有「導淮入海」的能力，也沒有任其泛濫的自信心，結果，他成了旁觀者。

沉渣一泛起，旁觀者常會說，「這不行！這太烏合！」於是他時常想着必須另開別的路。但劉時之類的主張却又不同，他們說，「在渾濁的水裏到底是無法排去沉渣的，而且



也無此必要。」

無論如何，沉渣到底是翻起來了，增厚了水流的聲勢。譬如，你看大水來了，奔騰得駭人，假若裏面再浮沉着一些大木，樹枝之類，不是更能增加你瞬間的恐怖嗎？呵呵，沉渣的作用恐怕就是這樣的。

飛機在頭上響了幾天，接着大羣的人就在全城的大街上擁起來，吶喊，叫罵，揮木棒，揮大刀，爭奪着水龍帶……這不是一件震動人間的事情嗎？震動的怎麼不震動呢？急進的青年都來參加，是無須說了：就像陳學海那樣書呆，也不能不拋去他的化學教科書，爲了一時的熱心，投進了巨大的洪流。此外呢，當然也很多，例如不願上課的，乘機追女人的，出風頭的……都來了！你能拒絕任何人來愛國嗎？在羣衆運動中間，是無法消滅這種現象的。劉時說道，「人總是人，」就是這個意思；無論如何，也是有用的。

這舉動也深深地激動着古城中的市民了！雖是偶然，却很普遍。「一二·九」以來，在市民心裏深深埋下一顆種子，大家都曉得在「鬧學生，」也互相講說着軍警的如何

殘暴。古城中有一個遊手好閑的青年，來往西單的人常會看見他，白淨面皮大眼睛，長袍外面套一件小坎肩兒，腦袋上是緞子帽頭，六褶的，尖尖地向上豎着；這人遠看好似一把倒立着的錐子。他常在西單一帶閑溜，有時也到海豐軒去下圍棋。這樣的人還會有愛國熱心嗎？誰也不相信。但是「一二·九」那天，他在西單看熱鬧，正趕上警察亂打人，因此擠掉了他的一隻雙樑禮服緞鞋。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因此他發起氣來。他罵道：

「他媽的，簡直不講理！這不是欺負人嗎？爺爺跟你們『泡』了！」

說完話，他光着一隻腳，就加入羣衆裏面去了，簡直像一個瘋狂了的革命家！人家喊口號，他也喊口號，遇到衝鋒的時候，他也不落後，而且和警察對打！一面還在罵，「媽的，畜類！」大家都看着他發怔了。當遊行完了的時候，他還喊：

「小哉（子）回見！」

又對幾個學生說，「朋友，下次還得有我！非讓『徇日的』陪鞋不成！」

他楞楞地說完，楞楞地去了；大家也楞楞地看着他，說不出所以然來。這類人，當時也

還有些。但，無論如何，這樣的羣衆却也會完成了偉大的使命！這是常人可以想到的事情嗎？

幹部裏面常鬧意見，也是事實。在愛國的運動之中集合了各色各派的人，還能免得了鬧意見嗎？在這動亂的時代中，人們是難免有背景的。各人做事都得有分寸，若一超過，馬上會發生磨擦的。比如口號和宣言吧，就很難使人人都滿意；你說太左，他也許說太右，結果雖然多數的意見戰勝了少數，但私見便像膠一樣的黏在心版上了。

但是無論如何，示威以後，羣衆是越來越雄厚的。平常雖然好像沒有人，一號召，便會越聚越多。這種瘋狂的氣氛從「五·四」以後便瀰漫着這個古城，到今天，似乎是走到尖端了。

總而言之，越打擊，越戰爭，越有力量！

但是，對於陳學海，這些意思是要費解釋的。他雖然比較幾個月以前總算進了步，但仍覺烏合之衆是不可靠的。自從「一二·九」那天聽見了路旁觀衆的講話，他總覺得

這個運動還不足以喚起民衆。但是怎樣才算圓滿呢？他不知道，他沒有這種能力。

偶然遇見了楊立君，他抓住了楊立君所講的一句話——「要下鄉！」這似乎是一根針，刺破了他面前的窗紙，他覺得這講話似乎正是他所需要的了。但是怎樣下鄉，他不知道，問楊立君，也沒有具體答復。他迷惘了，甚至連爲什麼去訪劉時都忘記了。他只好走出來；但是在臨走的時候，却聽劉時對魏玲批評楊立君說，他是一個沒有靈魂的革命家。

「沒有靈魂，……是什麼意思呢？」在路上他也曾這樣問過魏玲。據魏玲講，那是說這種人沒有堅信。譬如革命吧，他很急進，處處都嫌人家太右，只有他才是極左的；等到風暴起來的時候，只要他在裏面看出一些缺點來，於是就悲觀起來，對於現實便難免持着一種失望的態度。也許因爲常換口味，也就常常膩煩，結果是什麼都不高興。

「這種人可以說是時代的憂鬱之蟲，」魏玲這樣說，「他到處爬搔着，結果別人因爲勝不過憂鬱的腐蝕，起來戰鬥了，那憂鬱便只好留給他自己去咀嚼。」

「這種人也有用嗎？」

「有用也許是有用的。據劉時說他和放火的人一樣火燒起來了他覺得可怕遠遠地躲到一旁去。……結果，火是很難燒着他的，但是放火的人也要犯罪呀，於是他的環境便可怕了。這類人，常會莫明其妙地遭遇到侮辱和損害的。」

他提出來下鄉的問題，她也不很懂，她說：

「我雖然是鄉下的孩子，却是長在都市裏的。下鄉是應該的；不過我們和鄉下太隔膜了。怎樣做呢？我也弄不清楚，也沒有問過劉時。」

但是在原則上，她同意了楊立君的話，她覺得下鄉是必要的。

第二天，陳學海起床以後，這些問題一直膠擾着他，像亂絲一般，越摘理越沒有頭路。他還沒有完全好，渾身發懶，腦袋也有些昏昏的。

在他做完了早晨照例的事情之後，魏玲走進來了。

「怎麼樣好多了麼？」

「身上還有點發痠，腦袋也昏昏的。」

「那還得將養。」

「郭用還好麼？」

魏玲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她說：

「昨天夜裏又會見劉時了。他對你很感興趣，但是最近三天之內，是沒有談話機會的。大家都很忙。假若可能，過幾天我可以陪你看他。」

「又要示威嗎？可是……」

「你知道，『政委會』還是照舊成立了，騙了我們。所以還得示威！這消息，劉時不叫我告訴你。他說，『不要讓他知道，他的病還沒有完全好，而且他很幼稚，不要嚇壞他！』你知道，劉時是好意，上一次的事情你自己不是也以為很幼稚嗎？……我們都是坦白人，說了也許沒關係吧？……」她講到這裏，投過來乞求的眼光。

「當然沒關係。」陳學海的聲音微微有點兒發顫。「幼稚，」是可以用來自謙，却不能從別人的口裏講出來。一向謙虛的陳學海，也不免感到了突突的心跳，耳根也發熱了。

但，無論如何，陳學海到底還是陳學海，羞憤的火漸漸燒出勇氣來。

「我還得幹個樣兒給他們看看！」他心裏想。

「你不好過嗎？」魏玲似乎看見了他的感情。

但，陳學海的感情漸漸平息了，他說：

「本來沒關係。上次的事情自己也覺得可笑，批評是應該接受的。」

「其實，那是愛護你，是好意，怕你經不起一再的打擊。你不會誤解吧？」

「誤解是不會的，」他決然說，「但，我還是非去不可！我想鍛鍊還是越多越好。」

「那你的病……」

「我想不會起不來的，只要能起來，就得去！」

「又是感情用事了！」魏玲自己却也好像要「感情用事」了。「好虛榮，怕羞，都是

小資產階級的行爲，我們是要克服的！」

不錯，這個「克服」字眼，陳學海老早就聽郭用講過；但是怎樣克服呢？他想，「我不

是小資產階級是什麼呢？」

「談不到什麼感情用事，」他用掩蓋來替代「克服」了。「我祇覺得應該去，不能失掉這個好機會！第一次做不好，二次還得來。」

「病不好完，就不許去！」她似乎在發命令。

「那……當然。」他勉強地答應了。

「遊行的時候暫不派你職務，你還是隨時參加好些；你好了，馬上再把職務交還你。」

陳學海在楞楞地想。魏玲的話裏是否還含有其他的意思，他無從探索……他猛然

想起一件事，幾乎笑了出來，問道：

「到底是哪一天呀？」

魏玲也笑了；爭論了很久，還不知道是哪一天！她說：

「說是後天，十六，我明白地告訴你；却不要對別人講，這消息還不能發表呢。……但

是，病不好完，却不許去，你也應該對得起我。」

到現在，魏玲的話還和從前一樣，常常感動他，而且都像從內心的最深處翻出來的。他沒有理由可以說明爲什麼魏玲要對他這樣好。她愛他嗎？當然不會！她有一個郭用，陳學海知道得最早，最清楚。……但是近來提起郭用，她並不發生興趣；陳學海看出來了，却又講不出所以然。

「就是吧，你放心好了！」他也有些感動的樣子。

「好，我去了，」她一面往外走，一面說。「千萬不要感情用事！」

剛剛走到門口，王良佐從外面衝進來。

「你好！密斯魏。」他深深鞠躬了。

「您好！對不起，我要走了。還請您照護一下小陳，他的病要是好不完，無論如何也不要他出去！明天我不能來。」

她一點頭，便不見了。

「她永遠像一隻貓！」王良佐笑着坐下來，解開他的皮鞋帶。

「下次遊行，她不要我參加呢……」陳學海垂頭喪氣地說。

「沒關係，」王良佐倒是滿不在乎。「其實參加一次也就夠了。那天的苦子還不夠受嗎？……要說表現民意，一次還不行？」再接再厲！」哼，像上次那樣還算福氣呢！……犧牲！犧牲也要值得呀！……」

「我想，還是應該再有一次好。」陳學海用第三者的口氣說。「再讓日本人和他的奴才們看看！」

「看看？」王良佐輕笑地說，「早已看過了，上星期那個大示威，得到了什麼反響呢？……你儘管示威，對誰呢？……也不過是對那些保安隊漢奸們呢？還是照舊進行他們的陰謀，

『政委會』還是照舊成立！」

「因為這樣，才需要我們反抗呀！」

「反抗反抗了什麼？他們會因為示威就不幹了嗎？……」王良佐有些激昂了。「你

看，我們示威，他們照舊成立了，而且是『奉令！』哪一個能夠跑去把他們揪下臺來？他們深深蹲在窩裏，外面圍着層層的大兵！」

「但是，也得要求釋放被捕的人呀！」陳學海似乎在閃避王良佐的鋒芒。

「要求就會釋放嗎？誰說的？……傻子不會呀！釋放的手續不是這樣；那得要取保，具悔過書，……然後才能出來。這樣硬幹，我想，不過是增加監獄裏的人數！」

這套議論，對於陳學海，也是頗為新奇的。王良佐平時並不是一個壞人，也不是一個胡鬧的人，他不但不串八大胡同，或拉着胡琴唱京腔，甚至電影場也不常去，……他的嗜好只是划划船，或者在放假的時候多少打幾圈麻將。這樣人在一般學生里並不能算是壞的。他永遠是老成持重，凡事不肯得罪人，不肯輕舉妄動。現在他對陳學海這樣講話，其實也是愛護他的；他愛護他，看近幾天來他怎樣專心看護他的病，就可以知道。但是這番話不會使陳學海感到多大興趣；却也沒有反駁的能力。

「這樣說，你是不想去了？」陳學海的眼睛釘着王良佐。

「自然，到那天，我想躲起來，否則很不好意思。……我想到吳慧那裏去打幾圈；你要想去，也可以到那裏消遣消遣。」

「我不能去！」陳學海覺得王良佐這話却是不可恕的了。但是他對自己的確不算壞，……所以，無論如何，他也不能罵王良佐，「毫無心肝！」他只好把話頭掉轉來說：

「身體若不好，我還是在這裏休息吧。那裏我『發生』多半不認識。……不過我還希望後天能夠出去。……」

「唉，……」王良佐嘆息一聲，不再講話了。

直到黃昏，陳學海還是悶着，好像在想問題，又想不出所以然來。魏玲和王良佐的影子在他的心裏角鬥，他無法決定後天是否應該參加示威。他想到監獄裏面有許多人在無聲地垂着淚，也許有些不怕死亡恐怖的人，在唱着歌。……」

「他們應該早些出來，他們沒有罪！」但是王良佐說，必須要悔過；魏玲却又主張該用羣衆的威力討他們出來。……他昏亂了，沒有主意。魏玲說過，「明天不來了！」他好像

一隻失了舵的孤舟。

夜裏，他再也坐不住，只好到大街上去走。大街上冷清清的，這是冬夜的一般現象。電燈像一羣眼睛似的，在遠處近處閃瞬；抬頭看，不見星子。夜風似乎用所有的力量在吼叫，遠遠傳來一些微弱的聲音，像哀訴，像呼喚。禁不起夜風的吹打，他轉身回來了。

走近宿舍，王良佐還未回來，日間的鬼魅也似的思潮又爬上他的心頭了。直到夜深時候，他還是無法自決。

但是他的矛盾終於得救了。第二天早晨，他不能起床，熱病又反轉來了。

這一天，除有王良佐看護他吃藥之外，什麼事情都沒有；除了王良佐單純的講話聲，什麼聲音都沒有。王良佐抱怨地說：

「不聽話麼？看，又病了！哼，明天千萬不要出去吧！」

陳學海不說話，默默地望着他。

次日早上七點鐘左右，陳學海醒來了，身上有些發鬆。外面已不像早上那樣喧嘩。王

良佐站在鏡子前面繫領帶。他聽見陳學海醒來了，轉過臉來說：

「不要動了！」

「人們呢？」

「他們都到操場裏去集合，馬上要出發了。……我回頭出去一下，你不要動了。」

陳學海有些着急，抬起身子來，還覺有些發酸；他似乎想起了什麼，嘆息一聲，又把腦袋放在枕頭上了。停了一下，他問道：

「你是到吳慧那裏去嗎？」

「轉一下就來，……還要看護你的，打麻將嗎？那倒未必。……呵呵，轉一下就會來的。」

王良佐的聲音很不自然，陳學海便不肯再說什麼。他一面覺得說了也無用，一面却也不好意思得罪他。

他眼看着王良佐披上大衣走出去了；不知有一股什麼力量在壓着他，使他抬不起

身子來。他閉上眼，覺得微微有些發痠；他想，還是不去吧！是他們允許我的，不是我……

忽然外面人聲鼎沸起來，有的在高聲講話，夾着低微的笑聲。不知是誰還在單調地哼着大陸歌……脚步是零亂的，好像同時往地下亂丟一些什麼東西……陳學海心裏明白，這是隊伍由前門出發了。

「不去參加到底是應該的嗎？」他又沉吟了。他開始考量，他所以不去到底是爲着什麼？關於這只有自己心裏的結論，才算靠得住。——他告訴自己說，是爲了怕！「爲了病，」理由不也是很充足嗎？他想，「這未必！」病人遇到大危險，絕不會毫無所動，總得要拔脚跑開的。人家勸他，或安慰他，那是人家的事情；最後的決定還該在自己。

「這樣還能接受孩子們的讚揚嗎？」但想起那個大女孩子的玲瓏的眼睛。「說不定她會在街上到處搜尋我的。我想，她不死，今天一定還會出來的……」

十分鐘以後，人聲消逝了，留下空虛在院子裏，在陳學海的心裏。

「他們不要我出去是好意嗎？」他又繼續想下去了。「不，不是的！他們是在譏笑我，

刺激我，把我看成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我應該認爲是恥辱的！他們一面不要我出去，轉過身，也許彼此做着鬼臉說，『那小子，他怕了！』他們也許要把我當做例子，去教訓他們的同志吧？」無論怎樣，這是很難說的，很可能是。他覺得不去便是上了他們的當。

抬抬頭，到底還是有些暈，他掙扎着坐起來，身上還不覺怎樣，祇是有點鬆懈無力。感冒大體是退去了，他想，也許祇欠着復原了。他慢慢地走下床來，伸伸手和腳，覺得除了鬆軟之外，還沒有什麼。他決心地說：

「我還是追他們去！」

於是他趕緊把衣服穿好，爲了免得再受涼，頸子上加了一條厚毛巾。來不及洗臉刷牙，只用濕手巾揩了揩眼睛，便匆匆地走出去了。

走到街上，冷風迎面吹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天氣雖然比九號早上好得多。太陽較溫和，風也不大；但是對於久病初愈的陳學海，無論如何也得要盡力招架的。他不能快走，只好一步一步地向前拖去。

大街上照舊沒有多少人，電車也沒有，鐵軌像四條細長的死蛇，靜靜地躺着。新街口沒有大刀隊，像平時一樣，剛剛開了門的綢緞店，冷清清的，門口站着一羣掌櫃和夥計，無目的地張望着，好像在呼吸新鮮空氣。一切似乎是都照常，都太平。

「難道今天沒有事情嗎？」陳學海心裏疑惑着。

但是，他走過太平倉的西口，情形便不對了！沿路上，亂丟着許多木棍和紙片，大的小的，扭斷了的，撕碎了的，像許多殘毀的肢體，呆呆地望着他！那些破旗子上面還留着字跡，例如，「帝國主，……」「打倒孫，……」「日本鬼子，……」陳學海心裏明白，遊行隊伍是從這裏走過的。

「他們已在這裏發洩過忿怒和咆哮了！」他心裏想。但是他們是否也留下了血呢？他盡力地在柏油路上搜索，像獵犬搜索野味的踪跡似的，……但結果是找不到的。柏油路上好似剛剛跑過一大羣猛獸，光光的路面上，依稀存留着無數重大的蹄跡。

「他們已經奉行過偉大的使命了！」陳學海的歎息藏在心裏。他四外看去，邊路上

的行人還很多；但他們是毫無感覺的。和往日一樣，生活之網掩蓋了他們的眼睛，他們看不見脚下的路是怎樣被前人走出來的。他們想不到，而且也用不着去想。「哧……哧」的汽車飛也似的過去了，蕩起了塵土，然後又慢慢落下，遮住了那些偉大的遺跡。……破旗子和破杆子，被車輪下面的旋風掃開去，掃到邊路上，掃到巷子裏。……總之，時間一久，什麼都改變了，什麼都平常了，像滄海變了桑田一樣，現在我們誰還能想到立足的地方曾經做過古昔的海底呢？

陳學海一面想，一面向前走；他簡直忘記了這是在走路，倒似乎是在思潮中掙扎着他的病弱的身子。他心裏漠然地感到一點微痛，「他們都在衝鋒了！」無論是魏玲，任可中，……他認為他們都在開始遺棄他！

「他們嘲笑我！我是不配革命的！甚至愛國！」他似乎有些忿怒；但不久就平息了，「應該原諒他們！他們都比我勇敢得多，我多少是有些胆怯的。……要用事實征服他們！」

西單牌樓一帶很混亂，通衢的四角都擁擠着人。許多警察往南跑，許多學生往南跑，許多看熱鬧的人往南跑……陳學海倒有些莫明其妙了！這是過去了，還是沒到呢？……最後他想大概是前面出了事情。

他拔步往南便跑，頭還有點重，身子幌來幌去，腳底下似乎失了根。但他並不栽倒。也許是過於擁擠的原故，有時他往旁邊歪下來，馬上便被人擋住了。

終於他看見了大隊羣衆從宣武門排到頭髮胡同。

他溜着邊路往前擠，在這樣大冬天裏，四面都是汗腥氣。舖子裏的掌櫃都站到門外來，他們似乎忘記了「生意」好在腳下穿着「毡窩兒」。久久站着也許不會覺得冷。

「今年是鬧學生的年月呀！」

「誰說不是！您看那些小孩子，耳朵都凍紅了！」

陳學海讓過這些刺耳的聲音，來不及去看這些人的面孔，急急地走過去。兩分鐘以後，他到了城門邊。

嚇！真是奇觀呀！這一隊人數並不算很多，他們沿着電車道排開去，像一條蜈蚣。城門口的人擠得比較厚些，好像蜈蚣頭，多到數不清的蜈蚣腳，到處蠕動着。陳學海看得很清楚，這裏面沒有他們學校的隊伍。他不曉得這羣人爲什麼偏要鑽到這裏來，好像尋求光明的。人走進了牛角尖，——迎面的是一個黑黝黝的城門洞和一片黑黝黝的城牆。

這些人照樣喊口號，唱歌，叫罵，揮舞着旗子；但是却又前進不得。

「他們到底是爲什麼呢？」陳學海懷疑了。他們爲什麼蹲在這個角落裏呢？沒有人能夠解釋。在羣衆的喊聲中，他聽到了「衝開！」「打出去！」……打出去做什麼呢？……

不久，事實告訴了他，外面也有人在砸門！外面的人聲雖然比較模糊，聽那樣子，却也很不少。他們好像用什麼笨重的東西在衝撞，但那門，却又屹然不動；大概造門的時候，就不打算隨便被人衝開的。鎖鑰在裏面，却又有八個保安隊把守着，他們的手裏都有刀。「不會衝散他們或者連刀也奪過來嗎？」但是在這一隊裏，已經沒有奪水龍的那樣勇士了！陳學海心裏突突地跳起來；他伸了伸胳膊腿，還是無力，而且他也失去當日的勇氣。

了！

「看呀！……上城了！……唉呀，丟磚頭！小心打破腦袋呀！」吼聲從四外飛來，陳學海吃了一驚。抬頭看時，已經有五六個學生從外面爬上城牆了，他們在搬城磚，要往警察們的身上丟。

警察都退到門洞裏去，羣衆也往後面退，站在路中心看熱鬧的也向兩邊跑開了。就在這時，北邊遠遠的跑來了一大隊武裝保安隊。他們帶來了大刀，帶來了冷風，也帶來了恐怖！

他們一面口裏喊着「解散！」一面由隊伍的兩面包圍起來，向着城門那面衝。看熱鬧的人四下亂跑，有幾個孩子被擠倒在路邊；街中間的隊伍，顯得有些孤單了。

當他們衝到頭髮胡同口時，隊伍裏的旗子有些散亂了，但馬上又歸於平息；因為他們顧不得趕打路上的人，忙着撲奔了城門洞。陳學海看得清楚，他們的目的不過是去增援把守城門的保安隊，暫時是沒有趕散隊伍的企圖的。

城上又喧噪起來。

「衝上來呀！你們這些傢伙！」

「還是那一塊大些！」

「用力搖呵，老鼈！」

「媽的，等我去打那些狗！」

爬上城牆的有幾十個了！他們光叫喊，磚頭却丟不下來。那磚頭好像太大，半天才弄下一塊來。原來的警察和保安隊都散到路旁去，一面在趕閒人，把城門洞留給新到的同伴們去填充。

人羣裏一陣大亂。「丟呵，丟呵！」果然兩塊磚頭拋下來，一個保安隊拋了他的大刀倒下了，另外一塊磚落在大路旁，滾進陰溝裏。

「打得好哈啦！」有人在大叫了。

「那一塊太偏了！再描準些！」

「媽的！真笨！」

「……」

地上的保安隊被扶起來，傷勢大概不重，蹣跚着被拖到一邊去了。於是，一羣保安隊緊緊地擠到門洞裏，一個一個貼起來，像「貼餅子。」

「丟呵，丟呵！」下面有人喊了。

「你又不瞎！不出來怎樣丟呵！」城上人焦燥地喊。

「我的姥姥！哪個兔崽子才敢出去咧！」門洞裏彷彿有人在這樣罵。

「夥計們，衝呵！」上面的人叫了。

下面又是一陣動蕩，但是不敢衝。保安隊都把大刀亮出來，在堅守着這個要塞。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槍斃……」

儘管喊口號還是無用。這邊衝不進，那邊出不來，上面的磚頭不敢丟。大家都在搓手，

沒辦法；陳學海也在搓手，沒辦法。

一個戴茶鏡的老頭子躲在電線杆子後面喃喃說：

「媽的，活了六十多年，沒見過！沒見過！」

大家就這樣呆着，漸漸打起抖來，忘記了自己是在做什麼。

陳學海漸漸覺得兩腿有些發麻了，顫也顫的。做什麼呢？他插不進手去。要在平時，他也許會衝上去試一下的；這時却不行，他沒有那樣大的力氣和胆子。

半點鐘以後，大家還在搓着手，陳學海也在搓着手。

「這大概成僵局了，」他終於這樣想。抬頭看，太陽已經偏向西方。人們餓得肚子裏咕嚕咕嚕地叫。舖子裏的掌櫃們，不知什麼時候吃了午飯又出來站街。有些小學生走到邊路上要買吃的；但是哪裏去買呢？飯攤子，賣糖包兒的，賣燒餅的，甚至賣花生的都嚇跑了！

……警察們在邊路上逡巡着，肚子裏也是空的。
陳學海的肚子裏也是咕嚕嚕地叫。他感到無聊，其實是難受了。他猛然想起，這一羣

並不見得就是大隊，明明是打接迎的。待了半天，劉時沒看見，魏玲沒看見，甚至連半個熟人也沒看見！
恐怖的影子掩上他的心頭了！很多很多人說不定在什麼地方演着怎樣的慘劇呢！

「真是大昏蛋！」他自己咒詛說。「在這裏幹什麼呢？應該找他們去……先找點吃的再說吧！」他的肚子裏又咕嚕起來了。

陳學海轉過身來往北走，兩隻腿沒有力氣，身背後好像有一塊冰從上面往下溜。太陽光把人影投在邊路上，像蠕動着的蟲子。十分鐘工夫，他離開人羣遠了。

忽然一羣人擋住了他的去路。這羣人都向着一面擠，好像正月間看耍猴戲的。他推開人們看時，裏面是一個廿歲左右的男學生，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學生，他們大概是從隊伍裏溜出來的，那女孩還拿着一面小旗子。他倆張望着，眼睛直勾勾的大概是餓了。鋪子裏吃得紅撲撲的掌櫃好像會意了，打發小徒弟拿出兩個饅頭來，交給那個大學生。

「我還不餓呢！」他說。「給她吃吧！」他指了指那個女孩子，便把頭扭過去了。

「我餓嗎？我才不餓呢？」她望了望那個大學生。「他累了，他是應該吃的。」那個女孩子也不要。再讓她時，她的眼圈都有些紅了。

小徒弟被逼得沒有辦法，強着把饅頭塞在大學生的手裏，回頭便跑了。

大學生沒有辦法，拿着兩個饅頭望着小女孩子說，「你吃罷！我不餓……而且我還可以買的。」

「我不要！你吃吧！」女孩子聲音裏帶着嗚咽了。

陳學海看得很清楚，這兩個人都是需要東西來平息飢腸裏的火燄的。

兩個人還是固執地推讓着，甚至推讓得不近人情。

路上的人們都奇怪，擁擠地來看這人類中間的新聞。一個警察遠遠地跑來了，他疑惑這裏又在開會。

一陣皮帶亂抽，人羣散開了。警察站在那裏也是在發怔。

「我們拿去送給警察吃吧，他也辛苦大半天了。」男學生說。

「好吧！」是女孩子的聲音。

饅頭當真送到警察的面前了！警察呆在那裏像一根木頭樁子。

突然一陣痙攣穿過陳學海的全身，這件渺小的事情使他感動得要滴下淚來，他站不住了。

「沒見過的事情多得很呵！」他感歎地想。「而且還都是青年的孩子！」

他不敢再看那個大學生，不敢再看那個女孩子，甚至連欣賞那個警察的好奇心也失掉了。他拔腳便走。

像被什麼刺着了一樣，他的心強烈地作痛了。這種不能解釋的事情，像一種病菌在攻打着他的身體，戰敗了他那火一樣的飢餓。他不想再吃什麼東西了，雖然還在玩味着飢腸裏咕嚕嚕的音樂。

「祇有這時候才能看出人類真是良善的動物呵！」他悄悄地歎息着。「此外，便都是自私，自私！……不錯，愛惜性命也是自私的！……復興民族，這些人多半是不可靠的呀！」

……譬如我，……」

他這時當真打算馬上走回去，衝開門洞裏的保安隊，把外面的人放進來。……但是迎面跑出來一個人，和他撞了個滿懷。

他定睛看時，原來是谷靜。這個小傢伙還是像平時一樣的好玩，衣服很整齊，那一張蒼白的臉在漆黑的捲髮下面更顯得漂亮了；還是那個小鼻子，還是那一雙炯炯的小黑眼睛。這個小傢伙抖擻着精神，好像剛剛吃過了飽飯。

「他一定沒有參加！」陳學海心裏想。「他是在親戚家吃了酒席來的。……」

陳學海近來不大高興谷靜，這個小傢伙太挑皮；但是今天他却好像遇到了最好的朋友一樣。

「哪裏來，小少爺？」他拍了拍谷靜的肩膀。

「東城。」今天谷靜的臉色倒很嚴肅。

「參加了？」陳學海有些不相信。

「是的。」谷靜的口氣是窘促的。……但是我看事不好使，老早逃了。」

「我說你身上怎會這樣俐落呢？」陳學海似乎要報復了，但他又想，這是不應該。於是改口道，「情形很壞麼？」

「當然，比上一次兇得多！」

「還是水龍嗎？」

「水龍倒少了；大刀却多了！我們走到馬萊松北口時，他們四面八方衝過來，一律是大刀背……我跑開了，繞了很多胡同，結果才來到西城。西城的隊伍呢？」

「等一等，」陳學海攔住他。「有多少受傷的呢？你看見劉時和魏玲嗎？」

「誰曉得！亂打人，亂捕人。今天被捕的人太多了！我沒有看清楚……魏玲也許被捕了！」

「也許嗎？」陳學海的心裏緊張起來。

「只能說也許，因為我沒看見，聽人說的。」

「我救他們去！」陳學海說着就要走。

「不要忙，傻子！那是上午十點多鐘的事情。現在已經下午兩點多了。」

「我總得去看看！」

「大隊也許還沒散，也許轉到東北城去了，馬萊松絕對過不來。可是西城的隊伍在
哪裏呢？告訴我呀！」

「在宣武門，餓了一天了，你去看看就會知道。……你吃飯了吧？」

小谷的臉一紅，說，「我吃了。」停一下，他又說，「我替他們買吃的去。」

小谷奔了包子舖，陳學海轉灣向東走下去了。

「往那裏走呢？」他心裏想。「往東嗎？馬萊松過不來，也許到東北城去了。」

終於他決定穿過紫禁城，往北新橋那一方面來。

他走着，街上平靜得如無事一樣。太陽漸漸西偏，冷風有些囂張起來，寒氣沖散了他的胃火；肚子裏一發空，兩條腿更加無力，他漸漸不能支持了！走進南長街的時候，他只得

吃了兩個芝麻醬燒餅。

兩個燒餅的力量支持住他的兩條腿，他很起勁地往前走，精神似乎漸漸恢復了。他恨不能馬上就趕到北新橋！北風吹得更加勁，太陽顯得昏登登的。幸而他還有厚圍巾，還感覺怎樣冷。

經過很多的時候，他到了景山背後，過了一座石橋，忽然聽見前面一陣喧嘩，雜亂的脚步聲響成一片。在晚光中，他看見大隊的人由北面大街衝出來，又轉向東南走下去了。他緊走幾步，想着趕上他們；但是他們轉過紅牆就不見了，遠遠傳來了陣陣的喊聲。他勉強掙扎到大街口上，已經沒有人了，只有那景山山的亭子，朦朧地向他窺視，帶着鬼氣。

他失望了。「追呢？還是不追呢？」疲憊的他猶豫起來了。就在這時，他發現路旁樹下彷彿坐着一個人。

走上前去看，幾乎使他驚跳起來！是劉時呵！他這時完全忘記了大隊，專心注意在這

使他的靈魂常常動蕩的人物的身上了。

「劉先生，你受傷了嗎？」他去攙扶他。

「等一等，讓我休息休息。」劉時擺着手喘息着說。「……我沒受傷，謝謝你。」

「他們呢？魏玲他們呢？」等了一陣，陳學海着急地問道。

「魏玲被捕了！他們揪着頭髮把她拉到囚車裏去了。那羣狗！」

「……」陳學海的身子幌了幾幌。

在晚光中，他看見劉時的眼睛和面頰一樣的紅了。他的心裏好像扎進了一把錐子。

「我們還得想法營救他們！」劉時的聲音是顫抖的。「任可中也受了傷。……呵，受

傷的人多了！被捕的也在一百以上。」

「你還……」

「我又吐了血。」劉時的眼睛好像失去了光輝。「實在跟不上大隊了！你沒看見大

隊方才繞過去嗎？已經沒有多少人了。城外的人還是沒進來。……西城怎麼樣？今天不讓

你參加，怎麼你又出來了？」

陳學海不敢把詳情告訴他，恐怕發生意外，祇是簡單地說：「還是在那裏相持着，現在也許散了。」

劉時點點頭。許久，才又說：

「大隊不久也會散的。原來說，要衝到天安門才解散，但是誰曉得呢……我們是追不上了。」

「你是要找個地方休息一下的。」陳學海勉強地說。「到東城去嗎？我送你去。」劉時搖搖頭，然後說：「你也需要休息了，回去罷！停一下，我自己會走的。」

「不要緊，我一定要送你去，你是不能自己走的。」勉強地扶起劉時，攙着他向前走。「到操場大院賈家去吧，有人在那裏等我，門牌我曉得。」

於是兩人沉默着慢慢地前進；街旁初放的燈光把兩個碩長的影子淡淡地投在馬路上。

七

恐怖像一片烏雲，籠罩了這將死的古城。不久之前，因為連着降大雪，麻雀都凍死了。成羣的烏鴉，爲了飢餓的原故，在空中互相火併，先落下的是羽毛，後落下的是死屍！「這是不吉的兆頭呵！」白鬍子的老頭兒都這樣歎息了。「庚子那年，不錯，鬧『紅燈罩』那年，是這樣的，是……」總之，他們想，這是天運，人們的劫數又要到了。「沒有真龍麼？」另一個老頭兒感慨了。他年青的時候，是「太平天子坐龍庭」的。現在呢，龍歸大海了！好年月該不多了！

是的，這又是一個人殺人的年月！

人殺多了，手也會瘦的。但，這也不然，他們會另外抓去一些關起來，留待慢慢地去殺，正如神話傳說裏面的巨人，抓了人關在山洞裏，留待慢慢地吃掉一樣。

「一二·一六」以後，醫院裏的病床躺滿了外科病人，囚牢裏擠滿了無名的罪人，……然而還是要抓，彷彿故意要擠破監獄的門窗和圍牆一樣。這真是人間悲壯的滑稽劇呵！

悲壯的滑稽劇就是這樣支持着，全班脚色都動員了！嫌疑最重的各學校都派警察嚴密地把守了，偵緝隊化裝做學生模樣溜到宿舍裏亂翻東西，甚至亂栽東西。有些被認為搗亂分子的，都不敢回去睡覺，剩下的只是些「無辜」。但是憑着「無辜」也並不可靠，他們也常在深夜裏被喊起來，受檢查，受盤問，而且有些從這晚就無端的失了踪。公寓裏，鬧得更兇，掌櫃都急得哭啼啼的。許多學生悄悄地不見了，大概都欠着他的賬，留下的只是一床破被和幾堆破書。新的客人也不敢來，掌櫃的日子真是不好過呵！

謠言和雪花一樣，滿城的飛。今天說捉到了幾個共產黨，明天說絞死了幾個學生；接着又傳說當局是如何地寬大，每天總有幾十人是被釋放的。但，這也不過是大家說說，真有人看見嗎？誰也不曉得。恐怖主義者是善於製造恐怖的；造謠的人也是善於闢謠的。不

足怪。

無論如何，幾個學聯會的機關是被抄了，幾多名單是被搜去了，許多無辜是被捕了。C大就這樣胡里胡塗被捕去了整整一班學生。全班被捕，不能說不算世界珍聞，但還好，其中有三四個人漏了網，什麼理由，沒人能夠講出來。但這種動人聽聞的消息還能逃過新聞記者的嗅覺嗎？然而，報紙上是什麼也看不見的。

恐怖呵！但，爲什麼要恐怖呢？沒有學者來研究它。素有社會興趣的人們早像老蚌一樣，深深藏到硬殼裏面去了。文化人，特別是前進的或乖僻的文化人，這時也過分地顯着灰色與和氣；講演會不敢去，座談會更不敢出席了，甚至走在路上，也覺得背後有人釘着他。什麼原故呢？是不能解釋而且也不便解釋的。

總之，恐怖蔓延在古城裏，像病菌。走進獄裏去的人們，自然是染了時疫沒有走進獄裏去的人們，也染着時疫。

馮健行進去了，袁爲恕進去了，小許進去了，吳智進去了，蔣達進去了，魏玲進去了，還

有許多別的人進去了……但是，陳學海却沒進去，好像是上帝的旨意一樣，故意留下他這一雙眼睛。

陳學海當天把劉時送到賈教授的門前，他並沒進去。他向劉時推辭說：

「不必了，我要回去睡覺的。」

其實，這時候他不僅掛念着魏玲，却也懷着董小倩。他想，劉時累得這樣不堪，她却不知鑽到那個炕洞子裏去了！女人是靠不住的，他還是這樣想，早晚是會害了他的。

但是，想到魏玲，他的耳朵便微微發了熱，他失去評判的能力了！「還是不想吧！」他逃避着；但是魏玲的影子永遠在纏着他。

「這是郭用的事情呀！」他似乎在向自己辯駁了；但是不行，再閉眼，魏玲又站在他的面前了。

這一晚，魏玲的影子使他欺騙了劉時，他並沒有睡過覺。但是他的病却漸漸好起來，沈悶呀！連幾天都是沈悶。宿舍裏也是沈悶，沈悶得連一個鬼影都沒有。王良佐也

溜了，不知道是爲了打牌，還是爲了害怕。一出去馬上就聽到惡消息，但是他自己却並不害怕，獄裏溜溜也算不了什麼，吃點苦也是好的。但是命運好像故意和他做對，偏偏就沒有人來捉他。他有些憤怒；但，這是沒有理由的，捉人的人是有自由的，沒法子！

關於魏玲，他想也許很嚴重。怎樣救她呢？沒有法子想。誰也不到學校來了，想是爲了怕；風聲太緊，他也不敢去找他們。他幾次想去看表叔，又怕落了圈套；表叔是精明人，而且也無法開口。

他悶着。這樣一個喜歡讀書的人，竟會拿不起書本來！

「這生活是會使人瘋狂的！」他幾乎整天這樣想着。

第四天早上，陳學海剛剛洗完臉，門聲一響，閃進一個人來，還沒等來客把皮領子放下，陳學海已經認出是郭用了。

「小陳，好久不見了！」來客很快地把皮領子放下來。陳學海看見他的面孔有些蒼白，他走上去和他握握手。

「爲什麼不出去走走呢？」郭用問道。

「不舒服。」

「病了嗎？」郭用有點兒發神經的樣子。

「也不過是感冒，現在已經好了。」

「好了，……很好。你曉得玲被捕了！」郭用的語音很重，隨着就頹然坐在椅子上。

「真是不幸得很！」陳學海不肯把真心拿給郭用看。

「呵，不幸，……其實還算大幸呢！她還沒有受傷，臉皮都沒有劃破過，而且我曉得不

久就會放出來的。」

「真的嗎？」陳學海想要跳起來，但是他趕快收斂了。「那倒好，你怎麼曉得呢？我聽說，捉進去是難得放出來的，有些也許要殺掉呢。」

「不會的，老兄弟！人家不會比你再傻。關起這多人怎麼辦呢？就說冷饅頭吧，每天也要很多殺，不是容易的。……自然，犯人們也會暗暗地殺掉自己。」

「魏玲……」

「不要急，聽我說，玲是不要緊的，會出來，不過是遲早問題。她的姑父種公安局裏的人，人都很熟。」

「我真佩服你絲毫不着急。」

「着急嗎？不中用的……而且她也時常傷我的心！從前還好，很聽話，也能讀書；後來便漸漸參加起行動來了。我勸她，等等看，現在還不是時候，還得研究；她却死不肯，也難怪，這是時代呀！有時她還要拉了我去，批評我『思想左傾，行為右傾』……這次讓她嚐嚐吧！……但是無論如何，她總是可愛的，我不能離開她。」

「你敢保她準能出來嗎？」陳學海來不及分析郭用的心理，一心注意在魏玲身上。「會出來的。出來以後也許會好些，碰了釘子的人總要痛惜他的創傷的。」

陳學海開始感到郭用的矛盾了。「他和魏玲終久是不會在一起的！」從前郭用也勸過他，現在證明了那些話都不是出自本心。此外，他又佩服郭用的鎮定，好像魏玲並不

是他的愛人一樣。

錯綜的思潮壓迫着他，他無言了；他幾次想着打破沉寂，但是沒有效，紛亂的思想逼得他變成沉默了。

「你曉得谷靜也被捕了嗎？」郭用緩緩地說。

「是小谷嗎？」

「還有誰？前天夜裏的事情，在他們學校的宿舍裏。」

「可能嗎？」他想起這孩子本來是「吊兒郎當」的。「十六那天我還在街上看見他！」

「也許那就是最後的會面了！」郭用笑着說。

「爲什麼捉他呢？」

「聽說是爲了一本『書』，而且鬧得很嚴重。」

「是不是關於主義的書？」

「那還有什麼說的！……小谷那傢伙向例不看那一套，他不過時常好看小說，不是用功的孩子。真的！他連大眾生活都沒有……」

「到底是什麼書呢？」陳學海很不耐煩。

「到底是一本紅百合。」

「紅百合？」

「對了！紅百合，是法朗士作的。」

「我不懂，這像一種花名；……但是裏面講些什麼呢？」

「是一本小說。」

「是紅色的小說嗎？像鐵流那樣的，像毀滅那樣的？」

「不是。全完不是。那里面簡直沒有革命一類的事情。」

「那不是毫無道理嗎？」

「這年頭誰還講道理？……也不過因為這百合是『紅』的而已，假若是『白』」

百合，那就沒事了。」

「唔……他們就不打開看看嗎？」

「傻子，衙門裏的人有這大工夫嗎？他們不管弄到一本書或者什麼東西，只要人一捉來，而且有證物，於是使用一張紙包起來，上面寫上『證物』兩個字，丟到櫃子裏便算完事了。他們永遠不會重查的。」

「那麼，這個人豈不是冤沉海底了嗎？終於不能釋放了嗎？」

「釋放倒有，却與這『證物』無干。……那不過託出人情，或者花了錢，然後取保，也許玩個新名堂——寫一張悔過書，就出來了。至於嚴重的政治犯呢，只好等他那一派抬頭了；假若再握了政權，自然會恭敬地請他出來的。」

郭用打了一個呵欠，兩手往上伸了伸，然後用右手從袋子裏取出一個灰色烟匣，大姆指一頂，就從匣角上跳出來一支紙烟，他便忙着拿出來嚙在唇間。然後又掏出來他的「自來火」——陳學海懂得，裏面是盛着煤油的，——再用大姆指一按，發出一股火來，

於是郭用的嘴里冒烟了。嘴里一冒烟，那股火硬又被關在盒子裏，熄滅了。郭用貪饞地吸着烟，用力地噴到頂棚上去。屋子裏寂然了。

陳學海機械地望着這些細微的動作，心裏想着別的事情。他看見一片紙烟灰落在郭用的臂上，稍停又落到他的亮晶的皮鞋尖上去。眼前漸漸失去了郭用的瘦長面影，出現了一間齷齪而且黑暗的牢獄。魏玲蹲在一個角落裏，蓬着頭髮，頰上的蘋果色已經失去了；谷靜的面色再也沒有平日那樣的乾淨和活潑了，彷彿有無數風子在他的頭上身上爬。

倏的眼前一亮，一切幻像都消滅，面前還是坐着帶眼鏡的郭用，他又在擦火點着第一支紙烟了。陳學海搔搔頭，問道：

「他們能夠很快就出來嗎？」

「那難說。」

「你不是說魏玲……」

「那得有人情。一般是沒有那樣快的，就是拿錯了，也一樣，他們慣會說，『有錯拿沒有錯放的。』玲呢，我想，他的姑父會幫忙；小谷就難說了！至於別人呢，我更不知道了。」

「咳，壞得很，壞得很！」陳學海問了半天，沒有結果，只好歎息着，咒詛起來了。他想，人家平日都在恭維着自己，是勇敢的；但現在，人家却犧牲去了，自己却還是舒服地活着。淚水在眼眶裏面打轉了，他感到了恥辱。

「爲什麼不把我也捕了去呢？」這句話忘情地衝口而出了。

「那自然不會。」郭用說。「那是有道理的。」

「什麼道理？」

「你自己會想得出來的。他們敢捕你嗎？他們只要有人就行。北平的學生多得很，他們犯不着來捋虎鬚的。」

郭用笑了，但是陳學海彷彿並不理會，他在出神。郭用的話傷了他，若諷若譏的，簡直使他不能忍受。他坐在那里，心里像有一團岩漿在奪路向外噴射。但是無論如何，他是一

個能忍的人，而且郭用一向和他擺着老大哥的架子；他不便翻臉。終於他把怒氣咽下去，盡力裝出微笑的面孔道：

「他們也沒有捕你呀！」

「是。那是另有原故的。」

「也是不敢？」

「那里！」郭用曉得陳學海的用意了。「我並沒有什麼靠山。」

「怎樣呢？」

「我早有準備。……而且我也不過是一個研究家。」

「你那里到底沒有人去過嗎？」

「我那里？」郭用的眼珠子轉了幾轉，說。

「公寓呀！」

「你還以為我住在那個公寓嗎？」

「搬了？」

「當然搬了。」郭用好像自負地說。「我忘了告訴你，對不起！……不搬，那還了得我
那許多書！」

「書也搬了嗎？」

「燒了！」

「燒了？真可惜！我還想借幾本看看呢。」

「現在不是看書的時候呵！用不着！」郭用毫不在乎地說。「留着是累贅，不如燒掉

好。」

「你自己呢？」

「住在朋友家，等等看，太平了再租房子吧。……這幾天似乎已經緩和些了。」

「我看你太沒勇氣了！」

「這不能怪勇氣，這是見機。」郭用燃了第四支紙烟說。「人家做什麼，我們也做什

麼，沒錯！但是嚴重時候一到，應該趕快退下來，偷偷地一隱，這叫做蓄銳待時呵！」

郭用很自然地說着，並不覺得可羞，而且帶着微笑。陳學海感到一種無名的怒氣在
心里沖激，他覺得郭用這樣講話，太沒面皮了！他感到苦痛，甚至替魏玲感到苦痛了。

「這真要使魏玲傷心呵！」陳學海心里想，「我一定要對魏玲講的，她應該拋棄他！
其實他已經等於拋棄她了！」

他把憤怒咽下肚裏去，沉默着。他覺得還是沉默好，因為沉默是最高級的輕蔑！

「我們總得替他們想想法子呵！」郭用打訕着談別的。「我們都得想想。」

「……………」

郭用站起來，在地上打了一個圈了，看了看呆木頭一樣的陳學海，覺得沒有什麼意思，擦着火，點了第五支紙烟，說：

「我要去了。」他沒有再看陳學海用鼻子擠了擠眼鏡，得得地出門去了。

「法子是要想的！」陳學海還是呆呆地想，好像不曉得屋子裏少了一個人。「今天

一定要去找劉時……他那里也許是不要緊的。」

太陽偏西的時候，他被董小倩讓進了她的書房，老早就有四個青年人坐在裏面了。他一見都認識，劉時，陸飛，任可中，還有Y大的周茂。劉時的臉上還未減去病容，時時咳嗽。陸飛腕子上的綳帶還沒取下來，却已不用吊在頸子上了，他還是那樣英氣撲人。任可中的腿上帶着新傷，幸而這時沒有動，所以看不出他走路是否一跛一跛的，但是褲管却癢癢起來，使你曉得那一定是纏着紗布了。周茂的個子最小，却很整潔。他穿着西服，領結是新的。面上很清瘦，有一雙亮晶的大眼睛。聲音略略發沙，却並不低啞。彷彿有人說過他是木刻家，但是他的木刻，陳學海却沒見過。

「……會出來的，會出來的。」陳學海走進來的時候，任可中還在重複着這樣半句話；等到陳學海辨清了這幾張面孔的時候，大家都在起身讓坐了。

「打攪你們嗎？我可以到外面等一等的。」陳學海明白他們是在商量緊要的事情，只得這樣說；左腿微微向後撤了撤。

「沒關係，沒關係。」任可中連忙說。

「趕快坐下吧，我們用不着這些。」陸飛永遠是快人快語。

這時周茂正握着陳學海的手。劉時微笑着不做聲。

「坐下吧，陳先生總是這樣客氣！」是身後小倩的聲音。「他們叫我請你進來的。」

陳學海坐下了；劉時說：

「你來了正好，我們正在商量營救被捕同學的事情。」

於是談話朗朗地進行了，陳學海才知道被捕的一共是一百四十六個人。但是每天還是不斷地有人失踪。據任可中說，有些人不久會出來的，關起這樣多的人有什麼用處呢？又不能都殺掉！而且他和劉時已去見過黃良弼教授，據說是可以想想法子的。最近幾天黃教授一定去找李君佑老頭子，孫之明很聽他的話，打算先把人弄出來再說。

受傷的人，前後住院的也有一百多了。好在多半有家在北平，醫藥費還不成大問題，各方面募捐的情形也很好，傷勢一天天見輕，不久也許都會出院的。

談到魏玲的時候，劉時直歎氣。他說，這樣有用的同志老關在裏面是很大的損失。陳學海想起早上的事情來，便把郭用的話講給大家聽了，並且說：

「郭用的話未必靠得住，近來這個人很討厭，話講得很高明，但是什麼事情都不贊成。……他對魏玲好像也不怎樣關切。」

「他們不是好一對兒。」周茂笑道。

「不錯。那傢伙近來很壞，好在他還不能影響魏玲。半個月來，魏玲也很少到他的公寓裏去了，而且心裏好像常常思索着事情。」劉時的眼睛又在炯炯發光了。他接着說，「郭用現在正過着藏躲生活，他對人講，是住在半壁街一個朋友的家裏。不過，近來這傢伙的態度很曖昧。我們正在注意他。」

關於魏玲有一個姑父的事情，任可中是知道的，這個姑父住在東城，聽說前天他去見過局長，大概魏玲出獄是有希望的。

「我們再用示威的方法營救他們好嗎？」陸飛說，他的眼睛看向劉時。「有些人主

張我們還應當再接再厲，對嗎？」

「夠了！」周茂說。「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同志都送到醫院裏和監獄裏……」

「害怕嗎？」陸飛搖着他那隻受傷的手臂，張着嘴，露着白牙。

「不是。老陸！」周茂連忙說。「我說，我們應該轉轉方向，展開新的鬥爭……」

「周的話是值得考慮的，」劉時鬱然說，眼睛在蓬髮下面發着光。「我們的犧牲太大了。……而且內部也有分化的影子，比如上次的宣言吧，就有人嫌它太激烈，好生爭執了一陣，結果雖然是我們勝利了，到底還有些人冷淡起來……」

「比如我們學校的劉天鶚……」任可中插進一句，眼睛看着陳學海。

「我想，這是有政治意味的。」劉時擺了擺頭髮說道。「但，也不過是金釵在鬧鬼，他們爲了暫時生活舒服，就會出賣同學，朋友，甚至同志的……比如，前天捉人的時候，就有人給警察偵探領路，甚至藏在廁所裏的女同學都被他們翻了出來。」

「黃桐就被他們追得跳牆，踝骨都摔斷了！」小倩在遠遠的躺椅上打毛衣，插了這

句話之後，便喊朱媽來倒茶了。

「到底他們拿多少錢呢？」陳學海問道。

「不一定。」周茂說。

「兩三塊的也有。」陸飛搶着說。

「每天嗎？」陳學海弄不清楚。

「每天！」陸飛喊起來。「每天要拿這樣多，他們也許早把我們殺掉了！……唔，……」

忙上一輩子，也許弄不到這樣地步呢！」

大家都笑了。小倩也放下了毛衣拍着手。陳學海大大的窘迫起來，他覺得這話並不可笑，可笑的却是他自己。他的臉好像變成一塊紅布了。

「現在不是取笑的時候，」朱媽把茶杯端來再退到門外去的時候，劉時緩慢地而且幾乎是警告地說道。「目前就是大危機，北平學聯會，自治會，不久就要分裂了！N大的莊嚴和涂占鴻是最不穩當的分子，他們常和便衣偵探來往；郭家本近來老是請人看電

影，似乎很活動，而且常常拜訪平時不大來往的同學；還有……」

「還有我們那里的張乃淦，」周茂搶着說。「他本來是和我們一道的；但是近來他的行動很詭秘，有人說他已和朱華他們勾搭上了。」

「他們也有組織嗎？」這時陳學海已經恢復了平靜。

「不見得怎樣嚴密，也可以說是無組織。」任可中說。

「組織，什麼組織？只有主子！」陸飛笑着說。

「其實，他們中間好像都沒有什麼密切的聯繫。」劉時攔住了陸飛，然後說。「不錯，他們的主張是一樣的，『擁護政府』，但是自己却沒有意見，祇聽命令。命令隨時變，他們的意見也隨時變，好像機器似的。『一二·九』的時候，政府的態度曖昧，於是他們和我們一起喊着反對『政委會』；現在，也許政府的意見又露骨了，他們便批評我們過激了。」

「又在造新謠言了。」周茂說。「說我們領津貼。」

「那是老話了，」劉時笑道。「不過又是盧布吧。」

「這回更新奇呢！據說還有一個來源，是金票。」

大家又笑起來。

「到底我們該想想將來了！」陰雲又浸上了劉時的臉。「我們要考慮將來工作的動向。」

「我們還要繼續鬥爭！首先要在各學校成立非常時期教育委員會，要製訂方案，要求各校施行。……最低限度，是不讓原有的組織變成散沙，要堅固，並且訓練幹部。」陸飛縐着眉講出這片話，像演說似的，眼睛深藏在額下，只有白牙偶然閃也閃的。

「但是，那是春天的事情呵，」任可中反駁道。「現在，就是現在，有什麼方法能把許多回家的同學留住呢？我想，這樣長的假期，我們不該白白地混過；製訂方案，不是所有的人都來幹的，示威也弄得夠了，……我們總應該幹些更切實的工作。」

「煩悶呀！這個都市！」周茂歎息道。「我現在總覺都市的工作沒有多大用處。人數

雖然很多，都是些自私自利的傢伙。講道理，他們也許會聽，但結果，他們不過是當故事聽，一下就罷了，而且也不過是神話裏的故事，與他們本身無關。所以有時我們喊破了嗓子，他們却覺得好笑。」

「這是理論，」劉時鄭重地說。「我們也不能因為這個，就把都市完全拋掉，首先喚起有知識的人也是很有用處的。……但是，周的話在某方面也是很該重視的，我想，就是都市和鄉村太隔絕了。……」

「不錯，太隔絕了！」陸飛加了一句；在劉時講話的時候，他是常好這樣的。

「都市裏鬧翻了天，血流得浸遍了馬路，鄉下還是睡着！」劉時像朗誦一般地說。「唉唉，還是睡着。」

「不錯，我們應該準備下鄉！」還是陸飛的喊聲。

「那天去看黃桐，他也是這樣說。」任可中插了一句。

隨着，大家都沉默起來，你看他，他看你，彷彿要在彼此的臉上找出什麼方略來一樣。

電燈突然亮了，好像透過重霧的太陽一般，洗去了人們臉上的晦氣；在電燈底下，縱是病人，也會清秀多了。任可中似乎想起來什麼事情，掏出紙烟來，讓大家吸，除了小倩之外，陸飛和陳學海是不吸的，只好看看那三個烟囪在突突地噴着烟圈子。

烟圈子一個套着一個，破滅了，消散了；陳學海的思想也一樣，永遠支持不住一個整個系統。過了許久，聽到劉時低聲說：

「唉唉，下鄉是要的，但是那不容易呀！」

在這時候，陳學海似乎突然有了新發現，匆匆地問道：

「那天你不是反對下鄉嗎？」

「什嗎時候？」劉時不由就是一驚，他沒見陳學海講話這樣匆忙過。

「也是在這裏。」陳學海覺得太魯莽，故意放慢了說。「那天楊立君先生談下鄉的時候，你會主張應該『緩談』的。」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劉時彷彿了結一件事情似的，笑着說；突地一聲把紙烟頭

丟進痰盂裏。其餘四個人都用眼睛釘着他。

「我何嘗反對過？」他很和平地講下去了。「說『緩談』是另有理由的，那是要掃去空談家的高興。你想，那時我們正在用盡力氣準備第二次大示威，差不多在夢里都忘不了這件事情。假若問題一轉方向，目前的事情就會動搖的……他是同情我們的，不錯，我承認；但是團體的意志是不能被任何人動搖的！那時我們需要的是示威，示威就是了！不能讓別的東西來擾亂的……」

「是那個沒有靈魂的人嗎？」陸飛問。

「是的。其實他還不失爲好人。」劉時說。「不過，太動搖了，有時還能牽着人跟他動搖下去。……對什麼都沒有信心的就是這種人，像小孩子玩玩具一樣，歡喜一過，什麼都不愛，漸漸便要毀掉了。他自覺是走在前面的，不錯，在某方面說，我們也承認；但，有時他就會把事情弄得十分混亂！總之，這樣人是太容易興奮，也太容易沮喪的。」

夜幕漸漸垂下，電燈竭力地發着它的光輝。外面是寂寞的，斷續地聽到刀勺的聲音。

「比如下鄉吧，」劉時接着說下去。「是應該的。怎麼不應該呢？日本人一步步地逼緊，政府一步步地退讓，你想，『政委會』就是一個例子，別的還不也一樣嗎？這樣下去，華北是保不住了。老實講，當真要保衛華北，還得靠賴老百姓。現在呢，老百姓什麼都不懂，將來還不是第一等的順民麼？所以，要不去組織他們，我們便不配做一個愛國的青年，只配做昏蛋！——楊立君也見到了這一點，他便一直嚷起來；但是他却沒有步驟，而且忘記了社會運動的其他原素。」

「下鄉倒也不算容易咧！」周茂說。「比如我吧，鄉下事情簡直不懂，而且我想，農民見了我，也許會害怕的。實際上，鄉下恐怕不是像書裏所講的那樣美麗可愛吧？」

「這不過是一個嘗試，我想，」任可中嗽了一下，說道。「老實講，我們不是去宣傳人家，而是去嘗試新生活的。我們不懂農民，怎能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呢？——我想首先還是應該去學習。——」

「也有相當的危險呵！」劉時的聲音很沉悶。「不要以為我們隨便想去就能去的！」

警犬每日還在窺伺着我們，到鄉下，他們還會跟了去的。所以，以現在而論，下鄉比示威還困難；地方偏僻，消息不靈通，他們什麼事情都會做得出來的。」

「出發的時候，也許馬上就會受到攔阻。」這是任可中的聲音。

「但是我們總得要去呀！」陸飛銅鐘也似的喊道。

「去是要去的，」劉時的手按了按陸飛的膀子。「却不能這樣急。還得要準備。第一，幹部多半關在獄裏，還有些在醫院里，比如你的手還沒完全好，能去嗎？也許你以為是能夠的，事實上不會影響你的工作嗎？……」

「那末，我們就這樣等着吧！」陸飛賭氣說。

「我想，兩個星期的工夫足夠了。受傷的人都會復原；獄裏的人，能釋放的也該釋放了。這中間，我們再充分地準備一下，——但無論怎樣，那時候總得要去的！」

「這次却不要丟下我。」陳學海的聲音微微有點發顫。「我做不到，可是想去看看。我覺得下鄉宣傳很重要，却又不懂。」

「誰懂呢？」劉時說。「都是學着做。也許會發生什麼作用的，無論如何，他們和我們總歸一樣都是人。」

「還要找些人商量商量吧？」任可中持重地說。

「先要分頭接洽，然後再開個代表會議就行了。」劉時彷彿是做了結論。

時候不早了。從窗子向天井望去，漆黑得什麼都看不見。夜風漸漸吹起，逐過玻璃窗的縫隙，發出嗞嗞的聲音，象牙黃色的窗簾懶洋洋地搖動着。人們都露出了倦意，肚子裏也都覺得餓了。

朱媽擺上夜飯來，大家坐下吃了。吃飯的時候，又談了一些瑣事，陳學海才曉得周茂是Y大自治會的執委，和朱華對立得很厲害。「一二·九」以後，愛國熱最高的Y大，已經起着激烈的分化了，甚至想開一次全體大會都不成功。

「這還是已往做得不夠。」劉時批評說。

「階級隔閡到底是不會免除的。」陸飛好像是偏袒着周茂。

於是又談起魏玲和郭用來。劉時說，他們兩個是不會常久的，魏玲常常要把痛苦咽下心里去。而且郭用一天天不長進起來了，甚至那個中立的立場都要守不住。陳學海也歎息了，他最同情的是魏玲。

最後，大家又講起童年的故事來。任可中的故事最好笑，他講起小時候怎樣把一掛鞭炮栓在算命先生的辮子上，點燃了捻子，躲在一旁看瞎子着急。大家都笑了，小倩幾乎把口裏的飯都噴出來。

夜深的時候，陳學海才回到學校，有一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拆開看，裏面這樣寫道：

「小陳：

我已出獄。稍事休息，明早過訪，幸候我！

玲即日。」

他看了看封皮上的郵票，還是新的。戮記上的日子正是今天。他歡喜得忘其所以了，在屋子裏來回踱着，想想明早應該和她講些什麼話，但是——

句也想不出來。

王良佐還未回來，也許又要熬通夜了。電燈熄了以後，陳學海躺到床上去，翻騰了一夜，因為興奮過度，他失眠了。

八

第二天早晨，陽光剛剛射到西房角，魏玲果然來了。兩個人都很歡喜。在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有一股暖氣從陳學海的手掌一直爬進他的心；這對於他是陌生的，使他感到一種羞怯的愉快。他低下頭，頰上有些發熱；偷眼看魏玲時，却又若無其事似的，兩眼只是釘着他，在微笑。

四天半的監獄生活並未使魏玲受到怎樣嚴重的腐蝕；不過是頰上的紅色微見淡去，眼窩裏有些發青，如此而已。她仍然保持着往日一樣的活潑；大眼睛依然滴溜溜的，眉間處絲毫皺紋也沒有。假若一個陌生人看見她，是沒有理由可以指出她是剛剛由監獄裏出來的。

三分鐘的沉默填充了這間屋子，終於還是魏玲開口了：

「我出來了；你不歡喜嗎？」

「當然，……我真……我真歡喜！……昨天晚上任可中還說你會出來的；誰想你早已出來了！……你的信，昨天深夜我才看見的。」陳學海越講越口吃，神情也不自然，常常四面巡視着。人見了，也許會驚異的；他自己却曉得這是因為心跳過於激烈的原故。

「不錯，昨天上午我就出來了。」魏玲好像在極力使他恢復平靜。「因為要休息一下，而且下午還要出去辦點兒事情，所以只好立刻發那封信給你了。」

陳學海滿腔都是話，一句也說不出來，正如閘裏的水已經十分澎湃了，却沒有開閘的鑰匙。

王良佐是天亮時候回來的，這時正在蒙頭大睡，帽子，西服，褲帶，臭襪子，……狼籍地丟在桌子上和椅子上，令人找不到下腳的地方。陳學海看了看，王良佐彷彿故意不理他，酣聲更高了。這樣睡覺，簡直是瞧不起人！

陳學海盡力把歎息咽下肚裏去，讓魏玲坐在自己的床上。但是兩人都似乎無話可

說；這樣的環境，誰也可弄得無話可說的。

「天氣很好，我們到外面走走罷。」長久的沉默之後，還是魏玲先開口。

「好吧。」陳學海似乎得救了；却又有點兒怕羞。只是走走，又不是到哪里去做正經事，他實在覺得有些唐突。他心裏想，只有郭用才配接受她這種約請的。他不曉得這種行動在革命的生活中算不了怎樣驚人的事情呵！

但是，無論如何，這是她的命令；他只好披上外衣，陪着她走出去了。

走出了校門，魏玲一句話也不講，陳學海的心裏沒底了。他問道：

「到哪里去呢？」

「北海吧。」她淡淡地說了。「那里僻靜些，特別是在早晨談話方便。」

「找郭用一路去嗎？」他有些窘了。

「做什麼？我們又不是幽會！」她的態度很大方。「我有話要和你一個人談的。」

「只好由她了。」他心裏想着，不做聲了。

一路走去，兩人都默着。霜風吹打着他們的衣裳，發洩着深冬的寒意。他的手插進衣袋去，聳了聳肩。

街上依然靜謐。行人雖然不多，却沒有驚慌的樣子。他漸漸想到從前的兩個早晨！是一樣的街道，一樣的早晨，却是何等的不同呵！

「多麼新鮮的早晨呵！」他想。這樣的早晨，近來好像就未曾有過。電車噹噹地從他的身旁滑過，警察向他們兩人望了望，又去指揮車輛了，絲毫沒有戒備的心。迎着他們的和悅的太陽，爽利的風，平坦的街道，半個月來，只有今天是舒服的。

但是想到了困在獄裏的人們，他的頭又垂下去了，歡喜便好像收了瓣兒的曇花，消失了。什麼時候才能得到自由呢，無罪的人們？他看了看魏玲，她依然昂着頭向前走，好像沒有任何心事，什麼都不思索似的。

「快活的人！」他心裏好像在嫉妬她，又好像在替她驕傲。許多話已經衝到他的口邊來；又用力壓下去了。

走着走着，他們已經過了新街口。新街口沒有從前那種劍拔弩張的氣象，寧靜得像死去了一樣。從前擺着機關槍和水龍的地方，已經換上了餛飩担子，小販正在揮動大鐵杓，一杓一杓地替小學生們盛餛飩。這時，魏玲依着他們的脚步，嘴裏哼着畢業歌，路旁的事情，好像絲毫不能引起她的興趣。假若有一個小說家來描寫這兩個人的行路時，一定說，一個是輕飄，一個是沉重了。

他們走進了太平倉。電車道好像兩條指路的標幟，告訴他們說，前面是平坦的，於是他們便毫不思索地走下去了。轉個大灣子，再走上不到二里路，北風忽然加厲了；左面現出來一片大空場，他們認識那是什刹海。在這結冰的季節，什刹海冷落得像沙漠，黃土掩蓋了冷面，又像廣大的跑馬場。所不同的是冰面上還殘留着荷花的枯莖，勁拔地迎着冷風在抖索。在夏秋之交荷花怒放時，什刹海可算是平民的公園，熙攘着，叫囂着。從早晨喧騰到夜晚，這地方，公子哥兒是少見的，西裝青年也不大來，太太小姐們又嫌髒嫌臭；但是它却有着它的特點，有着它的遊客。譬如，愛看耍狗熊，愛看「耍大片」，愛看鄉土戲……

那，你就非到這里來不可。古城是無所不包的，像個雜貨舖子，住在裏面的人，真算是能夠各得其樂了。

魏玲走路，一句話也不說；陳學海是有些羞怯的，一肚子的話都悶起來，他恨不能一步就跨進北海的後門。

終於是身後一陣疾風，把他們吹進去了，同時身上感到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和煦。海岸上的陽光格外溫暖，冷風被高牆擋住了，路上的積雪早已溶化，赤裸裸的禿樹枝，向天伸着，像是在提取陽光的溫暖。遠遠望去，小白塔在太陽底下閃灼着光輝，漪瀾堂的瓦稜上多少還殘留着積雪。偏右看去是一帶長橋，有汽車和洋車在上面飛跑。水面自然是一片堅冰，遊船的影子不見了，偶然有一兩支雪撬在上面緩緩地爬行。漪瀾堂是一個溜冰場，零星的只有兩三人影在上面來往地溜，面孔看不清，大概都是學生吧。北岸的路上異常冷落，像夏日露天茶館裏的遊客，恨不能把椅子搬到水裏去乘涼的事情，絕對看不見了，所以路也就顯得特別寬。

兩個人沿路放緩了脚步，沉默着。陳學海保持着相當的鎮靜，却又有些狐疑。魏玲爲什麼還不講話呢？他不曉得，他們漸漸穿過了三座門，路上一個人影都沒有。他實在忍不住，問道：

「該說話了吧？我們是做什麼來的呢？」

「等一等，到小山上去再講。」

不久，果然轉過仿膳社，便是一座小山，兩人走上去，找到一個石櫬坐下。這裏真是連一個鬼影都沒有，只聽見勁風耙梳禿枝的聲音。魏玲喘息了一下，說道：

「現在我們可以講話了。」

「嚴重嗎？」

「也不怎樣嚴重。我告訴你，郭用這人靠不住了！」

「怎麼？」陳學海吃了一驚，但是他馬上便鎮定下來，說道，「他倒是有一點消極。」
「豈止！」魏玲的眼睛有些濕潤了。「他的行爲簡直是欺騙！」

「證據呢？」

「證據嗎？他被收買了，還不夠做證據嗎？他告發……」

「告發什麼呢？……昨天他到我那里去過，樣子很消極；而且他很害怕，把書都燒光

了，他已經搬到朋友家里去住了。我很同情他，同時又覺得他的肚子太小了。」

「是這樣嗎？誰對你講的？」

「他自己，郭用他自己呀！」

「這又是欺騙！這人太要不得了！」她的一隻拳頭敲着腿，「這簡直是撒謊！」

「我真莫明其妙，」他眨着眼睛。「難道這都不是真的嗎？」

「見鬼！」她恨恨地說。「他依然住在那個公寓裏，和平常一樣，屋子里也……」

「那些書還在嗎？」

「當然在！」

「他騙我做什麼呢？」他有些迷惘了。

「做什麼？也許是有用意的，也許是怕你到他那里去……現在他又有些新朋友了！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

「你親眼看見嗎？你昨天才出來！」

「昨天出來，就不許看見嗎？」

北風用力地從高牆上掃下來，魏玲站起身斜靠在一顆樹上，背着風，但是她的短髮還是不住地在頭上飛舞。陳學海也站起來，頓着腳，頸子縮着。太陽升到東南角的樹梢頭了，海邊路上還是沒有人影。他也半倚着一株桑樹，靜聽魏玲講着昨天的故事。

「好久沒有見他了，你知道，近幾個星期，我是多末忙！」她平靜得像那結了冰的水面一樣。「昨天出來，我就想去看他。本來麼，他很關心我，我也是這樣想，近來真有些對他不住了，因為忙着愛國，幾乎把朋友忘掉了！你覺得好笑嗎……所以我應該去看他……到了他的公寓，已經是下午了，他的屋子裏坐着四個人，正在吃花生米談得起勁……」

「什麼人呢？」他忍不住問了。

「你猜呀？」

「……」

「哼！我想你也猜不到！告訴你吧！就是N大的兩個壞蛋：徐占鴻，莊嚴，還有FS學院的郭家本和他的愛人李小鳳——你不認識，她是N大的一個新校花，其實是最不要臉的東西！」

她略略停頓一下，眼睛又發光了，然後繼續說道：「這對我簡直是嚴重的打擊！我幾乎要暈倒！這短短的幾天工夫，流氓們就佔據了郭用的屋子，佔據了我時常坐過的椅子，這是多末氣人的事情呵！」

「我進去，也沒怎樣打招呼，就坐在牆角那張椅子上，不說話。郭用問我，安慰我，我只用搖頭和點頭做爲回答。我這樣一來，他們也覺得沒有意思，談笑也不能生風了，於是搭訕着告辭要走。郭用好像昏亂了，他似乎想不到這樣一個意外的打擊！他紅起臉，囁嚅着。終於那羣狗都走了！郭用送出去，我動也沒有動。不久以後，郭用回來了，紅着臉，不自然極

了。我還是不說話，他好像被我窘得有話也說不出來！大家都變成啞叭了！」

「他的樣子很難堪，」她繼續說下去了。「好像被我發現了秘密似的。他倒茶給我吃。我不講話，保持着冷靜，也不發脾氣。……終於他來向我溫存了。小陳，你沒有愛人，你不懂，愛人的溫存是何等甜蜜偉大呀！但是這一次，我却感到格外的冰冷，我實在受不了，無論他怎樣用情，却不能掩蓋這欺騙的醜惡的！和這些流氓交往，不是欺騙是什麼？何況這又是從來未有的事情呢？我沒法子，我也沒有決心，還是想着試探，並不想決裂，我躲開他，坐到床上去。」

「他說，『你到底出來了，我很想念你！』『這些人究竟是什麼東西？是你的好朋友嗎？』我終於忍不住了。於是他向我解釋，他們不過是偶然過來坐坐，而且假若我不生氣的話，他願担保他們都不是壞人。『他們並不像你所想的那樣壞，』他好像在勸我。『他們都愛國，不過主張比較溫和，不像劉時他們那樣過激。……』等到我提起領津貼的事情來，他說，不會的，那也許是傳言，也許是誣蔑。『政府哪有許多錢來做這種事情呢？』他

不自然地笑了。」

「我已經有些明白了，」她把衣領往上拉了拉，圍巾緊了緊，一陣風在她的頭上吹過去，她又繼續說了。「但是我還不想馬上得罪他，我還想多知道一些事情。於是我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平時不是常常咒罵他們嗎？說他們是走狗，是人販子……那，現在你又反對劉時了。』我又稱讚他一向見解很高，並且表示願意接受他的意見……這時，屋子裏的空氣緩和下來，他的窘迫也漸漸消失了，他似乎覺得已經征服了我，神色漸漸自然了。」

「他漸漸對我講劉時一班人怎樣看不起他，他們因為自己沒有學問，反而喊他做『書呆子』。他們是想着把人送到天橋去的，隨便替他們犧牲，而且這樣做，只能製造恐怖。『現在不是嗎？把許多同志送到監獄裏，醫院裏，他們反而安然無事！』『那麼，你覺得現在應該怎樣幹呢？』我問了。他說，要救國，怎樣都可以，我們無妨另造一種勢力，沒有他們，我們也是一樣救國；但是却不能胡里胡塗做他們座上的牛羊！至於作法呢，他主張應

該首先發展自己的幹部，用和平救國的口號去號召，減削過激派的實力。提到幹部，我便問是否也有方才這幾個人？他說，他們都很同情的，慢慢也可以拉過來，但也急不得。這幾天他很着急，等着我出獄，好商量怎樣組織。但是又怕我不贊成，因為我和劉時幾個人是有着相當的感情的。」

「你看，這不是很顯然的事情嗎？」她結論似的問道。「他叛變了！」

「也許還可以想法補救的。」其實，這時他的心裏也是毫無把握了。

「還有法子想嗎？」魏玲絕望的叫道。「他完全出賣了！出賣了同志，出賣了愛人，甚至出賣了自己！」——他對我說，學聯的七八個機關都被抄了：簾子胡同，半壁街，二龍坑，……

……啊呀！連我都記不清了，他公然能夠一個個念出名字來！我敢斷定，這都是他出賣了的！

「也許，」陳學海點點頭。「但是昨天你怎樣答復他的呢？」

「我實在沒有怎樣答復，他因為我還不想馬上就和他斷然絕交，在當時，團體的意

志壓住了個人的感情，所以我還忍耐着。於是我說，他的話並非毫無道理；但是一時間我是無從答復的。第一，我剛剛出來，什麼都不清楚；第二，我的精神還未復原；第三，我還得好好生想一想。『讓我想想吧！』我說。『我是沒有什麼經驗的，只要是有益的事情，我都肯答應你。』

「後來呢？」

「後來……自然是無聊了！『魏玲的臉上微微透出紅色，但是不久便又恢復了。』後來他那套鬼把戲便出來了，要和我親熱。但是我怎能和一個賊親熱呢？若不是爲了事情，我早已大大地罵他一頓了！但是我沒有，我婉轉地說明要走的理由，便脫身出來了。走到門外，他忽然鄭重地對我說，『不要到小陳那里去，那東西陰險得很，少和他來往！』他顯然是恨你的。』

「爲什麼呢？我對他一向都是很尊重的。」陳學海有些窘了。

「也許是可能的，『魏玲的眼睛看着地下，彷彿在數零亂的枯葉。』也許因爲我和

你太接近了……」

「唔……」陳學海想到昨天遇見郭用的時候，對於魏玲的過分關切，也許是傷着他了。

這時日影快要移到小白塔的尖頂上了，路上漸漸有了遊人，遠遠傳來冰場上的笑聲，有的像鈴子，有的像破鑼。陳學海覺得話已說完，掏出錶來看時，快到十一點了。但是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說，

「他們要組織宣傳隊，到鄉下去呢！」

「誰？」

「劉時，陸飛……」

「組織好了嗎？」

「剛剛商量，昨天我也在座。同時我們也都在想念你……早早出獄。」

「是應該的，而且有意思。」她議論道。「我們整天講着老百姓，却連做老百姓的資

格都沒有！這樣，我今天一定要去找劉時的。我真想到鄉下去呢！久住在城裏全身都生鏽了！」

「若是成了，我也一定去。」

魏玲拉開袖子看看錶，忽然吃驚似的說，「不好了，已經十一點了！家裏還有事，我必須回去！」

「還有很多話要問你呢，」陳學海鬱然地說。「你一來，首先就是不講話，接着又說出這樣一件倒楣的事情！譬如監獄裏……」

「對不起，」魏玲抱歉地說。「沒有法子，今天實在來不及了，將來再談吧。我還得趕快找劉時呢，正事要緊！」

「只好如此，那末我們走吧。」

「別忙，我先去，你停一下再走，……現在這裏遊人多了。」她的臉又微微紅了一下。「再見吧。」她揮着手走下山坡去了。

陳學海眼看着她轉了兩個灣子不見了，他的心裏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往下沉。有一種新的感覺，彷彿是丟了什麼東西，同時又似乎感到一種沒有理由的渺茫的歡喜。在這樣痛苦折磨的日子里，這種歡喜的感覺來得太偶然了。多少人在坐監獄；多少人在住醫院，多少人在毫無辦法，……還有什麼理由讓人歡喜呢？關於郭用的消息，若是真的，確是很可悲哀的事；他替魏玲感到不幸，那樣活潑的人，命運會怎樣作踐她！但同時他又替她歡喜，好像替自己歡喜一樣。

他想不到郭用竟會把他當做了憎恨的對象！但是從方才談話的時候起，他也漸漸對郭用懷了敵意。爲同志嗎？爲國家嗎？爲魏玲嗎？……說不出好像都有一點，又好像都不是的。但是無論如何，從今天起，他已經把郭用看做一個敵人了！

他緩緩地走下小山；約莫這時魏玲已經去遠了，他便沿着河岸向東走下去了。這時陽光正在發洩着它的威力，冰面上隱約地閃動着光點；風勢也減輕了，大氣中浮蕩着暖意，他的心裏也漸覺輕鬆了。

繞過仿膳社的葦籬笆，陽光更顯得發亮；籬笆的顏色是灰敗的，上面還留着牽牛花的枯葉，迎風簌簌地響。他心不在焉地向前走，忽然後面有人喊起來，還雜着女人的笑聲。回頭看，原來喊的人是劉天鶚，因為他的身子太肥了，幾乎使陳學海忽略了他的腋下還挾着一個女人。女人太小了，看起來只能算是劉天鶚身上的一部分。女人雖小，却很嬌嬌，臉上擦得紅紅的，踏着爵士舞的步子，一隻手拉着劉天鶚的大衣，一隻手抱着一個暖水袋，像抱着小孩子似的。那仙人球腦袋吃得紅撲撲的，剛才從仿膳社裏鑽出來，肩上背着四隻冰鞋，不用說，兩隻大的是他自己的，另外兩隻小的是小王的。

「來得早！」陳學海轉過身子來，心裏懷着不可言說的憎惡。

「恐怕比閣下還要晚得多吧！」仙人球的聲音裏也帶着刺。

「我們溜了一陣冰，剛剛吃完飯。」小王說。

「今天怎麼這樣有清興？」劉天鶚哈哈大笑起來。

「天氣好，偶然出來走走。」陳學海說着就想走開。

「爲什麼放了魏玲先走呢？」

「見鬼，什麼魏玲？」這似乎是強辯。

「你自己見鬼吧！方才明明看見她過去了，接着就是你。」

「笑話！」陳學海紅了臉，一顆心突突地跳起來。「不要隨便亂說！」

「難道你們真就不在一起？」

「你不能和我開玩笑！」陳學海顯然發怒了，他想，也許馬上就會出事情的。

「算了吧！」小王把空氣緩和下來了。「說笑話是沒有好處的。胖子，你不要和陳先

生搗亂了！自討沒趣嗎！」

「魏玲當真過去了，你沒看見嗎？我是說着玩的。」「仙人球」也就此下台了。

「回頭見吧。」陳學海屏下氣，笑了笑，向着小王點點頭，大踏步地去了。身後隱隱地

還聽到笑聲。

「這種人真是畜生！」他一面走一面想。「自己過着荒淫生活，口裏却講着愛國，還

「要拿別人開玩笑！」想起自己不敢公然承認和魏玲在一起，又感到了一種羞恥，他自己咒道：

「我的心裏有鬼了！」

下午一點鐘，他回到了宿舍。使他驚愕的是屋子裏翻得亂七八糟，抽屜翻得底兒朝上，箱子也打開了。王良佐忙着在收拾，不等他開口便說道：

「檢查過了！」

「什麼人？」

「自然是軍警了。所有的宿舍都搜遍，是事務處的人帶了他們來的。」

「方纔嗎？」

「上午，九點多鐘。」

「沒捕人嗎？」

「沒有。人都走光了。也沒單獨找誰，是普遍檢查的性質。」

「拿走了東西嗎？」

「多少拿了些，多半是書籍。我們這裏什麼都沒拿，事務處宋先生說的。」

陳學海也忙着整理自己的東西，當真什麼都在的，甚至桌子上的兩張毛票，和二十三個大銅元，也都在的，只是弄得零亂不堪了。

「他媽的！」王良佐一面鎖着箱子一面說。「我得搬出去住幾天，不是玩兒的，把我捉去怎麼辦！」

「我想不致於。」陳學海鄭重地說。「你要搬走，倒危險。」

「爲什麼？」王良佐驚訝地說。

「我想，……他們不會去抓賭嗎？」

「不要開玩笑！」

王良佐笑着收拾完了，把箱子和行裏都綑好，跑出去雇了車，臨走時笑着對陳學海

說：

「再會吧，閑着到那里去玩！」

陳學海點點頭，看着王良佐出去了，便又低下頭來對着王良佐床下的一隻破襪子出神。他想些什麼？自己也不曉得。終於楞了五六分鐘的工夫，抄起檢煤的火鈎，鈎起那隻破襪子，用力地摔到門外去，說：

「我就不搬！」

夜色漸漸漫上了窗紙，電燈一亮，室外更顯得黑黝黝。爐子燒得通紅，從縫隙處看見裏面的火舌閃動着。陳學海頹然地坐在椅子裏，在沉思。漸漸他忘記了什麼時候這樣坐下來，也忘記了想些什麼。有時覺得許多人影在腦子裏出沒，是魏玲，是郭用，是劉時，是谷靜，……但仔細去辨悉，却又一個也不見了。顯然他的思想很混亂，盡力搜索却做不出一個具體的問題，組不成一個完整的意見。

忽然門一動，閃進來一個人影，一股冷氣當面撲來！他吃了一驚，手裏的火鈎落到煤

斗里去了。起來看時，面前站着的是郭用。

「來烤火吧！冷得很！」陳學海說着，搬過來一把椅子。

對方不作聲。

等到那學者把大衣領子敞開來，陳學海看見了一張憤怒的臉。但是，郭用已經一聲不響地坐在椅子上，脫掉手套塞在衣袋裏，不客氣地岔開兩隻腳向着火，臉上的怒氣似乎還在打着圈子。

「不好過嗎？」陳學海笑着問。

對方還是不響。

「和誰鬥氣了嗎？」

起初還是沒有應聲。但是繼續了兩分鐘的沉默之後，郭用忽然問道：

「早晨你在什麼地方？」

「你說是今天……」

「就是今天！」郭用的聲音很沉重。

「那話兒來了！」陳學海心裏想。「他怎會曉得呢？」他很快地便想到劉天鶚的身上了。

「在北海。」他決然說。

「是自己嗎？」

「呵……還有魏玲！」

「魏玲」兩個字，衝口而出，其中好像充滿着大胆和決心，每個字都是鏗鏘有聲；這不僅使談話的對手感到微微的震驚，說話的人也覺得似乎有一個力量在後面支持着他了！

一驚之後，郭用的氣憤好像漸漸平下去了。

「幹些什麼呢？」他的聲音是平和的。

「閑談。」

「何必到那裏去呢？」

「這樣拷問有什麼意思嗎？」陳學海想起郭用欺騙魏玲的事情，也有些冒火。「但是我
可以告訴你，因為屋子裏不方便，那裏比較安靜，而且也想藉着機會出去走走。」

「她是誰的人，你不曉得嗎？」

「這話我不懂。」

「我說，她是有所屬的人了，你不曉得？」

「我只曉得她是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人，她應該有權和任何人談話的！而且，我想，你早已知道。」

「她還不是常常往你這裏跑！」

「這就是了！」陳學海彷彿抓住了論據。「你爲什麼不早說呢？禁止她和我來往……其實，我們原來都是自家人，她到我這裏來不是一次了，我們兩人在一起，也不是一次了，……你這次的懷疑實在令我不明白。……」

「唔……」郭用急切說不出話來。無論如何，今天的來意他是不能說明的。本來陳學海的話他都能諒解；但是不知因為什麼原故，他不願意魏玲和陳學海往來。縱是他要對自己說明，也沒有充分理由的。「她也許會跑掉的！」他沒有時間去研究這個理由，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他的喉嚨，他要用力地喊出來。

「那……你們談些什麼呢？」

「沒有題目。」陳學海的聲音很漠然。

「到底也得講些事情呵！」對手咬緊了牙。

「那也不過是關於獄裏的情形。」

「很苦吧？她沒訴苦嗎？」

「你不該故意這樣問我！她應該老早對你講過的，而且也許更詳細。」

「她還沒講過。」

「她總會講的。她是你的愛人呀！」

「此外還講些什麼呢？」郭用顯然是舌戰失敗了，那要歸之於他找不到一個好據點；但是他的怒氣却好像唧筒樣的水一樣，總想尋求一個隙縫，鑽出去。

「此外……此外當然也談些雜事，譬如天氣，生活之類，也談過同學們受傷入獄的事情。」

這股湍激着的水實在找不到出路了，也就漸漸地歸了平靜，郭用的態度又緩和了，他問道：

「你對於事情還樂觀嗎？這是正當的路徑嗎？」

「你問的是學運？」陳學海拿起火鈎再把爐煤挑一挑，火勢又騰躍起來了，兩個人同時把椅子往後拉了拉。

「是。」郭用點點頭。

「自然是樂觀的。路，我不知道是否正當，但是我知道，人走出來的才是路。」

「你這話，倒有些哲學意味了！」郭用的臉上多少有了笑容。

「我是學化學的，哲學我不懂，你太客氣了。」

「我總覺今天你不大坦白。」郭用的笑容又漸漸收回去。

「不坦白？」陳學海興奮地叫起來。「哪倒要先問你自己！」

「怎麼？」郭用吃驚地問。

「你老早就對我不坦白了！」陳學海扼制不住心裏的怒火；像決了堤的水，他的話毫無遮攔地噴射出來了。「你講，把書全燒光，搬到朋友家裏去住。但事實，你的屋子裏連灰塵都沒有動一點！」

「誰說的？」郭用脹紅的臉上瀰漫着怒氣。「你要替我指出來那個人！」

「你不能這樣要求，只能問自己有沒有這樣事！」

「一定是魏玲！你說！」

「我不能說！我沒有說明的義務！」

「一定要你說！」

「我只能說一個人對朋友不忠實了！」

「胡說！你撒謊！」

「是不是胡說，你自己知道。你果然已經搬了，便算我胡說，你自己可以證明的。」

陳學海矜持着凜然的面色，使郭用感到了心理上的屈服，他那倔強傲岸的態度，漸消失了；但，却盡力地掩藏着自己的失敗。

「不錯，我還是住在原處的。」他解釋道。「本來是搬了的；情形緩和了，又搬回來……」

這解釋當然不能使聽者感到滿足，其實，在這上他也不想得到滿足。打敗一個敵人，使他仆倒了也好，逃避了也好，總歸是得到勝利了。

「將來你要警告魏玲，不讓她到這裏來吧！」他似乎是在挑戰。

「我沒有那種權力！」郭用有點兒發窘。

「那，你就不要再這樣麻煩我吧！」

沉默了兩三分鐘，大家都不開口。陳學海用火鈎敲着爐壁，嘴裏哼着，好像在奏凱歌。
郭用直板板地瞪着眼。

「小陳，有你的！」郭用好像在讚歎着敵人，但是他又轉口道：「玲近來也漸漸壞下去了，不聽我的話。你常和他在一起，也要當心，她的方面太複雜呵！」

「謝謝你，這複雜裏面是否也有我呢？」

「那不見得，我想，你的本質還好……」

「你放心，她再來，我會趕她出去的！」陳學海笑着說。

「怎麼呢？」

「我對她說，你不讓她到我這裏來。」

「唔……」郭用站起來，把外套領子折上去，掩住了憂鬱的臉，然後掏出手套來。

「不要刻薄吧！……你該知道郭用也不是好惹的！再見吧。」

郭用出去了，陳學海覺得很好笑，這算是打敗了一個情敵嗎？「談不到！談不到！根本

就沒有什麼『情』！」他搖着頭，默想了很久。火舌更加騰躍起來，舐着烟囪頸子上的灰渣。

夜深的時候，任可中忽然來了，要他明天上午九點鐘到C大去開會歡迎馮健行，袁為恕，蔣達，……十四個同志出獄。

「去吧，還要討論下鄉問題呢！」臨走的時候，任可中再三地這樣囑咐着。



RG

九

雪帶着謠言，滿城飛！——學生要暴動了！

「這還了得！」官員們想，「也許真會做得出來咧！」於是在大門口，在小汽車上，多加了兩個衛兵，每個衛兵再多掛一隻「盒子砲。」中學校長們也着慌了！膽子小的，設法說服學生不去參加學聯會；或者挑撥自治會開不起大會來，直到停頓了，他們才捧着吃飽了的肚皮，放下心去。膽子大而且有特種收入的，更要英勇些，他們把學生強迫地組織起來，說是要護校，沒有鎗，每人便發給一根童子軍木棍，告訴說，「見着就打！」只有老百姓不害怕，他們一到夜晚照例是關門放狗，放心睡覺；強盜進不來，學生自然也進不來的。但，值得敘述的却是這些人物都有着一個共同的特點，那便是——沒把國家民族的利害放在心裏。

在這種情形之下，謠言自然是愈多愈好；這些人甚至要怪着謠言的生產太不夠了！忽然城門又緊閉起來，公共汽車不通了。過了一天，又開了半扇，車子要從窄窄的門道擠過。有一次不小心，碰壞了幾扇玻璃窗，惹得守門的十幾個崗兵都笑起來。

忽然又謠傳着什麼什麼了，於是派了一營兵去搜查日大。攝氏表降到了零下的大冷天，許多弟兄們都坐在公共汽車裏打寒顫；包圍着，包圍着，從早晨直到夜半。弟兄們真是苦得很，有鎗不敢開，刺刀不敢往肉裏戳，沒有命令！結果，「雪佛蘭」打壞了四輛，一個人也沒有捕去。「他媽的，沒法子，這都是命令！」

又是一個大沉悶。

終於聽說學生要下鄉了！軍警們又忙碌起來。各學校的大門都把守起來了，但是——個人影也看不見。軍警們罵起來，「他媽的皮！他們愛國，讓咱們喝風！」但是沒有法子，連鬼都沒有一個的空學校，還得把守着新年眼看就到，溜冰場更熱鬧起來了，整天價擁擠着青年男女，紅的，綠的，白的，花的，帶眼鏡的，不帶眼鏡的，化裝做西洋馬丹的，化裝做中國

乞丐的，……溜呀溜，從早上直到入夜。他們有着他們的目的，有着他們的對象，……但却都不像是爲了下鄉。

然而，校門還是要把守的，爲了命令！爲了命令！他媽的！人家都是人，老子們不是人！

這樣弄了幾天，大家都倦了，軍警們倦了，官長們也倦了。大概都是造謠，扯談！於是守兵們都撤了，「讓他媽去羅麻雀吧！不然，連鬼都弄不到一個！」就這樣，好幾座空房子又恢復了它們的自由。日本飛機一直沒有來，作官的人們都捧起肚皮，嘻嘻哈哈地笑着。太平了！

忽然有一天早晨，又傳出來驚人的消息，學生當真下鄉了！這消息市民照舊是不關心的，對於他們，遠不如柴米油鹽長了一個銅板那樣重要。但是官長們又着慌了，互相訴說着，瞞哄着，抱怨着，……沒有法子！

這件事瞞不了陳學海，他是實際參加下鄉的一個。好久以前他們便計劃着這回事，

醞釀的結果，一共有了一百多個人。這些人都是可靠的，經過審查和考量，沒有一個動搖份子，沒有一個內奸。他們一共分了四大隊，利用戒備的鬆懈，在城外找了四個集合地點，分頭出發。陳學海是屬於第二大隊的，他們集合的地點是A學院。

十二日末的一個早晨，天色剛剛破曉，空中一片淡灰色，預兆着晴天。太陽還未出山，東方有一片紫霧籠着一抹一抹的紅霞。紅霞像錦雞，彷彿剛剛吃完了天上的星子，又要飛去了。四外靜蕩蕩的，一切都被嚴霜凝澀了。宇宙是和平的。

在這時，A學院的操場角上，騰飛着四十幾個青年人，男的女的，穿外套的，圍毛巾的，光頭的，戴錐形帽的，——他們的臉，像早晨一樣，憂愁都被拋棄在昨夜的黑暗中了！他們搓着手，頓着腳，呼叫着彼此的名字，女人們發出鈴子似的聲音，唱着歌。他們好似生在太平時代的人，誰也沒有憂愁，而且簡直意識不到憂愁就等待在前面的。

這樣叫囂了約莫廿分鐘的樣子，太陽從東山上吐出來幾道光芒，像幾支強有力的巨手，抓去了天上殘留着的彩雲。有人在發命令了，「出發！」於是男人揩起暖水瓶，女人

扶着木杖，或者把手臂伸入男人的腋下，出發了。他們的面前是無限的雪路，讓詩人們看來，這條路蜿蜒的，好像通着太陽！是光明的路呵！他們向着太陽走，臉上含着笑，忘記了跋涉的艱難！他們是聖地的巡禮者，是光明的追求者！

太陽光投到雪地上，雪地上立刻閃爍着一片金花；有人想，這該是金羊毛！金羊毛也許不會到手的，但是他們所有的是黃金的希望。

他們走着，笑着，歌唱着。頹喪都被晨光洗去了，剩下的只是夢想着前途的光明。

一路上，他們叫囂着，唱着救亡歌曲，組成了一個興奮的進行行列。他們驚起了林木中的凍鳥，村舍裏的雞犬。農民們也走出來站在大門外，驚奇地，揉搓着惺忪的眼睛。

他們是做什麼的？是逃難嗎？是行軍嗎？是雪中的旅行者嗎？是瘋子嗎？前些日子城裏面鬧過學生的，也許就是他們！現在又鬧到鄉下來了！怎麼好！到底這是爲了什麼呢？

假若是抽象地答覆這疑問時，那便是一句話，爲了憤恨！

他們本來是自由的，是好好從家裏拿了錢出來讀書的人，他們的生活應該是太平

無事的。但是他們沒有太平無事的生活呀！古城裏的青年人是整日受着熬煎的！

眼看着大塊土地相繼淪陷，沒人管，同胞一天天變成了奴隸，沒人管，冀東成立了偽組織，沒人管，……他們已經成了沒有政府的人，快要變成沒有國家的人，他們不能忍受了！

他們不能忍受東北軍，中央軍，國民黨部被逼着撤出河北，他們不能忍受河北省政府被迫着從天津移到清苑，他們不能忍受二十九軍被迫撤出察東，他們不能忍受天津漢奸醜類的「自治暴動」，他們不能忍受「新邊政委會」的組成……不能忍受，他們憤慨了；然後才發動了那空前的令人感泣的大號召！不怕在人羣中留怨言，不怕在歷史上留口實，他們祇知道應該去做，便勇敢地去做，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忍着飢渴，揮着汗，流着血，洋溢着熱淚，……在街頭上徒手和大刀背，和水龍，和木棍，……持續着殘酷的巷戰！這徒手對着武器的巷戰，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算是空前的激烈了！

他們要什麼？要自由！不是自己的自由；不是讀書，溜冰，看電影的自由；是全民族四萬

萬五千萬人的自由！爲了這個，他們大膽地拋棄一切了！他們願意用力量和熱血喚醒政府趕快起來保衛土地和民衆！

他們想用薄弱的力量燒起反帝抗日的烽火，要做一次亞洲民族解放戰爭的揭幕人！

做得到嗎？自然不敢定。但是他們不懷疑，他們有信心，相信中華民族解放的路只有這一條，沒有其他。他們就這樣做下去了，這成果他們也許會看見的，也許簡直就不會看見。但他們不去管，他們只知道這樣做了。

憤慨消去了嗎？沒有。他們沒有滿意，因爲得來的結果是打，是砍，是捉捕。他們還是繼續苦悶着，繼續憤慨着，他們對政府失望了。因此，他們也就不願聽政府的召訓。

「讓那些狗們去吧！」

「讓漢奸們去吧！」

「誰去，誰就是出賣！」

他們的面前黑暗了。雖然面前是黑暗的，雖然行動是被限制的，雖然新聞紙每天都
要鬧着許多天窗，留着大片的空白；但，事情是做了，而且普遍地傳佈出去了。在這一月
間，全國各地的青年，不斷地響應着他們，一樣地爲他們流着血！他們好像一個電力總站，
電流傳遍到極遠的角落去。這一個偉大的力量已經震動了中國的一切山脈與河流，要
他們噴出新的岩漿與洪水！

這樣就滿足了嗎？沒有。他們還有許多同志在獄裏，特殊的政治組織還是照舊成立，
漢奸醜類還是照舊歡騰着，民族還是不能整個團結起來。

他們的工作還是多得很！

因此在他們中間老早就有人主張着應該下鄉！就是素無成見的陳學海也曾對這
個問題發生了興趣。許多人都以爲這意見是正確的，因爲中國真正的多數而且需要宣
傳的人還是在鄉間。一月以來，他們不斷地爭執着，討論着，結果是非下鄉去不可；但是城
裏的工作也很需要人，有很多同志還沒就出獄，大家都感到了最缺乏的是幹部。「一二

·九「運動的偉大，是出乎他們的想像之外的，等到熱情地大事業鼓蕩起來的時候，才感到了內部的空虛。

雖然空虛，也要做！什麼時候才算「夠手兒」呢？事情不能等待人呀！於是在風聲最緊的時候，他們暗中着手佈置了。城裏城外，劉時強打精神提着病身子，去找同志，去找自治會的負責人，結果才徵得一百幾十個幹部——這都是在罷課和假期中不想回家而又是十分可靠的同學，也就是整天罵着赴京聽訓是漢奸的人，當政府和青年對立得最尖銳的時候，在見了郭家本，劉天鶚之類就喊「狗」的時候，只有這樣偏左的人才能算是真正可靠的同志！

也不能全體走個精光呀！城裏的環境雖然不好，事情也還有許多。譬如，至少要有人在這裏管理文書，要和全中國與全世界呼應起來；營救被捕者和看護醫傷者也更需要人；還得募捐；還得計劃非常時期教育方案；……唉呀，多得很！這一來，這些人最多也只能出去一半。

於是魏玲再出主意，發展參加下鄉的人；結果除了原有的幹部留下一半之外，下鄉的隊伍一共湊足一百卅幾個人。這一來，劉時是不能走的，要留下。陸飛頓着腳非去不可，但是不行呀！他現在正担任着最重要的「交通」工作呢！還有馮健行和任可中要留守，周茂也不能去。各學校也都留下負責人。一切都佈置定當了。

下鄉的人一共分爲四大隊，以北平做起點分路出發。陳學海和魏玲被分在第二大隊裏，所走的路線是沿着鐵路南下，經過蘆溝橋，長辛店，良鄉，高碑店，以清苑做終點的。這一隊共有四十一個人，預備到清苑的時候還剩下廿個；因爲有些人沿路上要分別留下工作的，那就是長辛店，良鄉，高碑店，每一個地方七個人。

陳學海很高興地隨着隊伍從A學院出發了。沿着雪地，跋涉前進的是一個服裝雜亂，並不整齊的隊伍。男人們有穿黑外套的，穿褐外套的，穿灰外套的，穿中山服的，穿抽口皮短衣的，——女人們的色調更雜亂了，雜亂到像似溜冰場上的服裝。但是這羣青年男女却有着一個共同點，——有朝氣的，向前進的！在他們每個人的任何一個神經末梢上，

是沒有絲毫後退的感覺的，多少有點特別的是走在陳學海身後的魏玲——隊伍中的最末一個。她的面頰上照舊透着蘋果紅色，長睫毛掩蔽着的大而黑的眼睛在向前面注視着，眉間微微起着兩道小皺紋，似乎在偷偷地洩露着一點抑鬱。

歌聲催迫着人羣，繞過跑馬場和便門，隊伍向前行進了。面前展開的是一望無邊的雪野，擴張，擴張到不能望見的遠方，然後接連到天上。人羣像似螞蟻在很大的盤子裏爬行，什麼時候才能爬出盤子去呢？沒人知道。但是他們一定要爬，只要容許他們呼吸，容許他們活着。

拖長了的隊伍隨着前頭的旗子行進，旗子上寫的是「北平學生寒假農村工作團。」這旗子是全隊的羅盤計，由大個子王起舉着的，任何一個隊員都得看着這面旗子，否則就許迷了路。沒了蹀的雪，使這隊伍進行很遲緩；假若是遇見跳皮的，在路上塑起一個雪人，或打上一場雪仗，都會很快地追上大隊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肯這樣做，因為他們都懷着自己的心事，懷着渺茫的空虛感覺，懷着漠然的希望。

最生動的事情還算是唱歌。這是沒人指揮的，而且也沒有多少歌，最流行的還不過是電影上的「大路歌」和「揚子江心的暴風雨」再就是陳波兒唱過的「畢業歌」。這些歌對於這裏一個行進，都是不大合適的。但是也得唱，因為寂寞的行路是太吃力的呀！隊伍中首先有一個人哼了「大家一齊流血汗……」接着便有三五個人的聲音加進來，在這樣空曠的大野裏，是顯着零星而且不大有力量的；但是不久便有十個人了，三十個人了，那聲音便像剛剛叫起來的汽笛，由低啞而宏大起來，等到全體都加入了的時候，那便成了一道聲音的巨流，高音和低音諧調在一起，令人想像到大浪決堤以後的聲音！總之，這歌音的變化，又像野火，最初微微地，微微地燒起來，然後藉着狂風漸漸散漫，原野全成火海了！奔突，奔突，除了大火呼呼的聲音之外，地面上彷彿什麼都沒有了；忽然吹來一陣狂風，一個火柱陡地向上捲去，便似乎要衝破了天！在這火一般的歌聲裏，縱不使你發狂，你的髮根也難免要豎也豎的。

在歌聲中，陳學海轉過頭去，魏玲似乎還是抑鬱的。

「愁嗎？」陳學海轉身，停住了腳。魏玲離着他只有兩步了。

「沒什麼，多少……」

「這不是很快活的歌聲嗎？多麼興奮，多麼雄壯！」

「不，我在想別的！」魏玲的眉間還是不舒展。

「想什麼呢？怕嗎？」

「不，我覺得有點兒空虛！」

「失望嗎？」

「不，我偶然想起，我們這是做什麼？」

陳學海再轉過身去，兩個人並肩往前走，好像成雙行似的。

「下鄉宣傳嗎？」陳學海愕然地說。

「不錯，下鄉宣傳！誰能否認下鄉宣傳呢！我擔心的是這宣傳不是容易事。」

「這不是很簡單嗎？」陳學海好像胸有成竹似的。「把我們的國恥，把我們的國仇，

把我們的心事，講給農民聽！……」

「要曉得你不是農民呀！」魏玲臉上的陰雲更濃厚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陳學海的地步放緩了。

「你不懂得農民呀！」魏玲用着教訓的口氣說。「譬如，農民生活你不了解，不知道農民缺乏的是什麼。用你的成見去揣度農民的心理，是會失敗的！你想，一個外國人，一個生活習慣和我們都不相同的人，忽然跑來向我們講道理，我們能夠馬上便相信他嗎？」

「唔……這……好在我們都是中國人呀！」

「不錯，我們都是中國人。但是我們中間老早就有了很多界限。這是歷史！到現在，中國人都能了解中國人嗎？你想想，在北平我們遭遇了些什麼？」

「但是我們是同情他們的……」

「那自然。不過我們這樣陌生地來到他們中間，穿些他們生平沒有見過的衣服，說些他們向來聽不懂的話，馬上能收效嗎？」

「唔，是的，」陳學海的右手臂碰到了魏玲的左肩，趕緊便挪開了。「現在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們跑到他們那裏，幾乎也就等於洋人了！」

「那……我們還去做什麼呢？」陳學海窘促了。

「去，自然還是要去的，但不是那樣樂觀，那不是出風頭的事情。」

「不是徒勞嗎？」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魏玲歎息了。「幾千年的歷史的惡果使我們和他們分隔太遠了！現在我們不是去宣傳，而是去接近他們。」

「唔……」

「不懂嗎？我說是去學習！」

「……」

陳學海正在仔細咀嚼着這些話，大隊已經有些遠了。魏玲推了他一下，一齊加緊腳

步，五分鐘以後，兩人又墜入洪濤一般的歌聲中了。

「大家努力，一齊向前！大家努力，一齊向前！」

「喂，密斯魏，」陳學海離開了歌聲的洪流問道。「你說學習，到底是什麼意思？從前任可中也是這樣說，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不是學習工作嗎？」

「那……是要學習農民生活。」魏玲好像在喘息着。「現在還是彼此不能深刻了解的時候，我們有時還不免認爲他們是真正的愚蠢。這是因爲我們住在都市多少要沾染些布爾喬亞氣味的原故。其實，他們原來是很誠懇的，很樸直的，看他們終生都不懂參加名利，就會知道。」

「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
兩個人一齊加緊了步子。

「這首歌是胡說！」陳學海道。「我們是『棟樑』，我們真是『社會棟樑』嗎？我看農民才真是『社會棟樑』哩！沒有他們，我們早都餓死了！」

「在某方面說，你這話是不錯的；」魏玲說。「但是你也不要輕易毀掉自己的價值。」

「呵呵，農民不了解我們！不了解我們！」陳學海似乎避開了方才的題目，另發別的感慨了。

「啊，我的話只說了一半，」魏玲想了想說。「所謂農民不了解我們，那錯誤是在歷史！歷史在農民和我們中間築起一道很堅固的堤防，使他們成爲被忘却的人類！不錯，他們是被忘却的。因此，他們看我們也是陌生的。——但是這陌生不能長久維持下去呀！這在我們！我們要趕快去粉碎這個誤解，農民的誤解是容易粉碎的，因爲我們之間沒有仇怨；但這努力却在我們！」

「怎樣……」

「我說這努力，就是努力不擺『先知』的架子，不要把下鄉當做『玩雪』似的，一切習慣要能想法與農民合流，引起他們的興趣和感情，然後他們才能相信我們。」

「那，我們這次白來了！一羣少爺小姐似的宣傳隊！」

「也許不，」魏玲說。「我們這次只希望得些教訓，碰碰釘子也許沒有害處的。我們這是第一次，替別人開路，將來也許有第二次，第三次，第無數次！」

「那，你愁什麼？」

「這也是不自禁的，」魏玲笑了笑。「理論是曉得，做起來就難免着急。我們大概都一樣。」

「……………」

歌聲息了，回音在遠方激蕩，像秋日雨天草原中的星火，漸漸地縮小，熄滅了。雪野上顯出了一種不可言說的空曠。

太陽再向正南，顯得更高，更小，却又更有威力了。腳下的雪有些發澀。雪野還是寂寞的躺着，和平而且安謐；時而有一兩點鴉影，停下來又飛去了。遠方的林木像圖案，像花邊，靜靜地懸着。沒就鷄鳴，沒有犬吠，只有這四十一顆活躍的心。

王起還是挺着腰向前進，旗子彷彿越舉越高了；因為隊長朱輅說非要趕到蘆溝橋「打尖」不可。隊員中雄糾糾的固然不少，但是有幾個女的却吃不住了。周麗葉先就把大衣、圍巾，一起堆到她的愛人葛鋒的肩上，然後又一手撐着木杖，一手挽着他的膀子，彳亍地向前走。吳茜也走不動了，把領扣解開，一面扶着她的一個同學。還有陳學海叫不出名字來的幾個女同學，一面走，一面喘息着。

這時候，隊伍顯得有些零散，談話聲夾雜着一些唧唧呱呱的聲音也出現了。這倒不像行軍了，像鄉間的遊客。

魏玲到底還是不失北方女兒的本色，走得滿身出汗了，還是不喊累。她沒有手杖，不用人攙扶，到現在還是昂然地挺着前胸。她彷彿心頭又洋溢着什麼喜悅似的，眉間的抑鬱掃盡了，大眼睛張也張的，對着太陽顯露着笑臉。

驀地一陣暖風吹來，她解下了圍巾，鬆開了領扣喊道：

「啊，溫和的風，光明的太陽！看，我們有多末幸運呵！假若我們不走出城來，哪能享受

這自然的美景呀！小陳，你看這無邊的雪海，真是少見！」

「這……我們家鄉多着呢！」

「對呀！」魏玲興奮地叫道。「你的家鄉好，不要忘了家鄉吧！」

小陳的眼睛有些濕潤了，說不出話來。

「我的家鄉呢？」魏玲接着說。「我的家鄉和你的家鄉不是一樣嗎？殷汝耕不是已經組織了『防共自治』的漢奸政府嗎？啊，不能忘記的十一月廿五，我已經是亡國奴了！」

「聽說，凌則頻也去了呢，那個教英文的！」

「哪個教英文的？」

「就是那個黑鬍子的傢伙！」

「呵呵，不錯，凌則頻！」魏玲瘋狂地叫。「那傢伙！那傢伙！這班人真是相信中國早已亡透了！」

「但是我們並不相信！」陳學海懇摯地說。「我們是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我想，政府早晚總有被感動的一天！」

「呵呵，你信賴政府嗎？」魏玲一撇嘴，神色帶着輕蔑。

「是。」陳學海的口氣是堅決的。

「不信賴民衆嗎？」

「當然更信賴！不過，我想民衆也得受政府的領導才行。」

「不錯，原則是對的。但是你的政府可靠嗎？」

「我想，總有一天會可靠的！」

「在可靠之前，恐怕政府早已不要你了！」

「你的意思呢？」

「我以爲是要民衆自決！」

「那怕遠。」

「沒有法子呀！傻子不自決就得永遠受騙！總而言之，中國要大活，必須通過大死。」

「也許你的話講得不錯，但我總想，有那一天，民衆的意見可以左右政府的。」

「也對。但是那怕更遠了！」魏玲說完，低聲唱道：

「政府，政府！

剝皮，剔骨！……

「哈哈，政府哈哈，哈哈……」

陳學海不說話。

太陽往西偏，整個團體都疲倦了。王起強挺着腰，撐旗子的胳膊早就痠了。幸而不久，前面有人在呼噪，隊長揮着手向後面招呼道：「蘆溝橋到了！」

大家馬上興奮起來，顛仆地向前跑。轉過灣，靜靜的長河在面前出現了。定睛看時，前面橫着長長的冰川，從西北直到東南，冰川上面覆滿了黃沙，遠望簡直像似一條康莊大

路。偏左，有一帶長橋，像一條死蛇橫在河上，橋孔裏面黑黝黝的。大家不由同聲喊道：

「蘆溝橋！蘆溝橋！」

葛鋒這時特別透着精神，拉起周麗葉拼命地跑向大隊的前面，害得周麗葉踉蹌地喊叫。魏玲拉了拉陳學海，反而放鬆了脚步，緩緩地前進。

不多時，大家都走到橋頭上了，鬆了一口氣。

站在橋上向大野望去，是沒有多少雪跡的。遠村茅屋點綴着一棵棵的禿樹，禿樹像老人的枯乾的手，用着力要插入雲端裏去。橋底下穿過一條凍結的長河，誰都知道這就是渾河。這條河，從人類有史以來就這樣流着，載着山谷間的泥沙和枯葉，送入大海。不知經過幾多年，不知見過幾多世變，不知有幾多皇帝踏着橋身榮耀地走過，不知有幾多健兒在橋上洒過他們的血。現在榮耀化爲浮雲，碧血歸於泥土了，蘆溝橋仍然倔强地立着，他負載了已往而且準備着負載未來。

河岸上看不見停着的船舶，只有不知從什麼地方被風捲來的枯枝，東一堆西一堆

的。幾個小孩子頭上包着破布，身上穿着破棉衣，手裏舞動一支木鈎，把地下的枯枝一根根地甩進背上的柳條筐裏去。在冬天，這河面便是貧困人家取火的泉源。

大家把眼光放近些，仔細察看這道長橋。橋是有着它的特點的，那就是每根橋柱上都彫起一個石頭獅子。橋身長得很，石頭獅子多得很；據土人們傳說，橋上的行人沒有一個能夠數得出來獅子究竟有多少。這傳說自然是荒誕的，但是無論如何，獅子多，是事實。遠遠望去，那裏是橋；簡直是兩隊獅子夾成的一條狹路！獅子彫得真算活，每一個都在張牙舞爪，像是要吃人。可惜，因為年久，有些已經殘缺了，但雄姿，却仍是存在着的。

冬天的橋頭雖然比較寂寞，因為這裏究竟是旱路交通的孔道，還開着一些飯舖和小食担，疎落的也圍着一些人。

大家看完了橋，飢渴和疲倦立刻攻上來，支持不住了，於是一窩蜂似地擁到飯舖那裏去。這末多的陌生而且闊綽的食客使飯舖的掌櫃倉皇起來，近些年因為另外一條道上修了鐵路，生意始終沒有這樣興隆過，何況又是一些「先生」和「小姐」！棹椅不夠，

把活動的櫃台和破床板都將就上了。廚房裏的刀勺不斷地響，開水壺噝噝地冒着熱氣，許多挑担歇脚的人都遠遠的走開了。

吃什麼呢，除了兩隻鷄以外，也只有豆腐，白菜和鹹花生了，還有就是蒸饅頭。於是四外的幾個小食担也集攏來，炸麻花，油炸糕，芝麻醬，燒餅，油條，……一下就鬧了滿棹子。棹子上的油泥足有一個銅錢厚，碟子裏面膩着沙土，菜裏面的泥沙震得牙根蘇蘇的……但是沒法子，爲了餓，也只得往肚子裏面嚥。

大家總算吃飽了，忘記了什麼叫「講究」，什麼叫「衛生」。「小姐」們叫着把暖水瓶裏上好了開水，「先生」們又買了一些燒餅饅頭塞進大衣袋子裏。

該走了！但是大家仍舊懶洋洋的，不肯動身。「小姐」們說太累，要求隊長多歇一下。隊長看看錶，又屈指計算了很久，然後才答應可以在這裏休息半點鐘。

應該在這裏分手到村中工作的七個同伴，都站起來，說是要提早趕路。隊長點了頭之後，他們都提起行囊告辭了，三十四個男女同伴揮着帽子和手巾送他們上路，大家不

由都起了一種淒然的感覺。

大家的自由也祇有廿分鐘了。有些還坐在凳子上唱白水，有些便唧唧咕咕地四散走開了。

魏玲從新繫了繫圍巾，一拉陳學海的袖子，兩個人一起跑到橋頭上。

「好雄壯的地勢啊！」陳學海帶着點兒懷古的意味。

「封建氣味也真夠十足！」魏玲說着，迎風擺了擺頭髮。

陳學海忽然發現了一座牌坊似的石碑，喊道：

「喂，你瞧！這不是『盧溝曉月』？怎麼『盧溝』呢？不是『蘆』嗎？」

魏玲跑來看。

「那難怪，本來是『盧溝』，這條水是渾的，弄來弄去，不知怎樣就成了『蘆溝』」

了！

「現在倒不覺怎麼樣，」陳學海說，「悶沉沉的。也許在曉月的時候要好玩些呢！」

「那也不盡然！」魏玲反駁說。「好玩要有錢，要有閒！風景其實也不過是那樣的，一遇雅人，名堂就出來了。譬如，這時候，若是一雙愛人……」

「瞧，這河面多麼雄偉呀！」陳學海趕緊用話岔開了。自從魏玲和郭用分開以後，他再也不願和她提起愛情的事情。他雖然也愛她，但是因為義氣的關係，他不願提起使她傷心的事情來。「這裏是兵家必爭的要地，可以控制北平，又是清苑的門戶，對嗎？」

「不錯。」魏玲的話頭也轉過來。「你還真是知道的多。但是我們這次來過以後，又不知道那一年再看見它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不久也許有人要在這橋上洒血了！」

「不久嗎？」

「我想是不久的！你看豐台離這裏有多少遠！那裏不久會變成日本進攻中國的大本營的！」

「看這個局面也許打不起來吧？」

「也許，」魏玲沉思說。「也難說！中國也有很多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假若不久能夠把民衆組織起來，我想，一定會有人在這裏洒血的！」

太陽更見西斜了，遠方蒸騰着灰色的霧，兩個人茫然地望着，好像不得時的勇士在纏懷着他們的故國。

過了許久，魏玲指着一個獅子說：

「看，這獅子多可愛呀！這樣的活躍，這樣的崢嶸！看，牙齒還沒有磨損呢！」

「你看它面朝着東方，頑強地！」

「這羣獅子將來也會活起來的！」

「那是人，不是獅子！」

「就算是人吧！我願意用這獅子來做象徵！」

「不錯，也許我們沒有獅子這樣頑強……！」

「可愛的獅子呀！」魏玲歇斯迭里地喊。「我願意洒血在你的身上！」她不忍釋手，纏綿地撫摩着那個張着口的獅子。

「讓我們一個一個地撫摩遍了吧！」她喊。

於是兩個人慢慢地依次撫摩着向前走，一面唱着歌。

剛剛走過了廿幾根橋柱，身後「嘟」的一聲警笛響了，他們曉得是召集隊伍集合

了！

陳學海招呼着魏玲趕快往回走。魏玲似乎還是懶懶的，勉強拖着遲緩的步子，一步步追着陳學海，時而她又回過頭去，表示着無限的依戀。

警笛響得更緊了！人聲噪成一片，依稀聽到一個粗壯的聲音：

「同志們！趕快！還有廿里！」

十

離開高碑店的時候，全隊只有十七個人了。沿途分手去個別工作的是廿一個。兩個小姐患着很重的流行性感冒，沒法子上路，其中一個是周麗葉；那無法，只好請葛鋒護送他們先回北平醫治去了。這就又走了三個人。

路上的辛苦是無法說出的。雖然沒有真正餐風飲露，忍饑鬥寒的苦頭，確是嚐得夠了。這樣一羣哥兒姐兒般的青年男女，爲了不願國土被敵人踐踏，爲了不願中華民族當亡國奴，把辛苦的長途當做煉爐，甘願投身到裏面去！熱情的偉大呀！

在路上，遍嘗着世態的冷暖，有火熱，有冰冷，有溫煦的同情，有嚴峻的拒絕，有好心的贊助，有陰謀的破壞，……但是他們還得做，讓歡欣浮在面上，讓苦痛埋在心裏，……「要忍耐呀！爲了自己，爲了民族！」在這個信條之下，彼此忍耐着，安慰着，完成這一次長期的



苦鬥。

現在他們祇剩下十七個了，還得前進。他們知道離着終點漸漸近了，艱險也更要多。沿途也會得到一點消息，當局把這件事情看得很重，而且要加取締，派的人也追下來了。

「也許是謠言，」朱輅對他的同伴們說。「但是我們必須互相警剔着，互相堅固着我們的決心！」

「那當然，」矮子廖希威首先發言了，「誰要先跑，誰是孫子！」說着又伸伸小拇指，做個鬼臉。

大家都笑了。

大個子王起揉了揉疲倦的眼睛笑着說，「瞧，准是他先走！」他已經兩夜沒有睡好覺了。

「你胡說！」矮子跳起來，還到不了大個子的肩頭，但是他反攻了。「你才先回去，你

這懦夫！」

「看誰是懦夫吧！」王起像是發了氣，攢着拳頭往前湊。

「誰怕你！」廖希威瞪眼看着王起的肚子。

「算了，算了！」隊長說。「將來回去替你們兩個合照一張像片吧！」

大家又笑了。誰的怨氣都消了。

這羣笑着的隊伍掙扎着向前走，拖着疲倦的步子。他們離着西水縣城已經不遠了。

十七個人在一個小鎮店裏停下打尖，茶館裏的人唧唧嚓嚓的，彷彿聽到這樣一句

話：「城門關了！」

大家都吃驚。城門爲什麼關了呢？

「恐怕是鬧土匪？」廖希威又在賣弄他的聰明。

「說不定也許有什麼戰事發生了。」老成的洪士俊說。

忽然那邊茶座上一个小夥子喊道：

「關城幹什麼？還不是因為鬧學生！」

全茶館的人都瞪着眼，豎起耳朵來。

「真的嗎？」同棹上的一個留着燕尾鬍子的瘦子問。

「怎麼不真！我方才從城裏來，差點走不出縣府得了電話，說是『共產學生』又鬧到鄉下來了！縣長慌了神，城裏沒有一個兵，只有幾十個警察，鎗枝又不全，所以趕快下令把城門關起來，斷了交通。城上面有幾枝鎗，生了銹的，城外還有卡子……聽說還要請救兵呢！可憐城裏的老百姓，搬也搬不得！」

「從哪面來的呢？」燕尾鬍子問。

「從西來的？從東來的？……我說不清了。聽說是二三百！」

「唉唉，這年月！」燕尾鬍子歎息了。「今年剛剛收成好，又要開災！」

「其實有什麼可怕的呢？」小夥子說。「學生中個屁用！前兒北平還打死了好幾百呢！聽說他們偏要愛國……」

「這場吵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算完哪！年年打，打來打去，……」

「我們怕什麼？還不是老百姓！」另外一個獼猴樣子的說。

「他們愛國也許是對的，」小夥子似乎改了口氣。「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挨了打還要愛國呢？」

這時候，從後面瀰漫着煤烟的小屋子裏跑出來一個枯柴般的老頭子。他幾步趕到了小夥子的前面，推了他一把，又在耳邊唧咕了幾句，連着向這羣生客望了幾望。於是小夥子也不叫了，館子裏的茶客一齊雅雀無聲起來。

十七個人的眼光互相掃了一下，知道困難已伏在前面了。

廖希威打了一個呵欠說：

「今天晚上該有熱鬧了。」

幾個小姐的面皮有點兒發青。

「不要聽他！這一定是謠言！」魏玲鎮定地說。

「我們還是走吧！」隊長說。「我們又沒有武器，我想，他們不會就開鎗的，我們向他們講理橫豎也得讓我們歇一夜再走。」

只好這樣了，誰也想不出好主意來，誰也希望這個傳說是謠言。

大家離開了茶館，茶館裏馬上沸騰起來了。朱輅一路警戒着他的隊五，不要怕，要鎮定。但是恐懼的鬼並不放鬆大家的靈魂，纏繞着，纏繞着！

漸漸離開人聲遠了，淒冷的風掃過路旁的松林，發着沙沙的響聲，大家的髮根一陣陣地豎起來。

「你看要發生事情嗎？」陳學海低聲對魏玲說。

「說不定，不過，怕一陣是沒有用的。」

陰森的環境給與了大家無邊的恐怖，沒有人談笑，也沒有人再唱歌了。讓那單調的冷風奏着孤淒的音樂！

穿出了松林，黑黝黝的縣城擋住了去路。誰都曉得今夜的命運就在那裏決定了。土

山頭上掛着灰紅色的太陽，想是預備要沉下去了。遠處有些稀疎的村舍，草屋角上騰出縷縷的白烟來。白烟滑過冷澀的空氣，漸漸凝澀了，究竟今天是否能夠飄蕩到天外去呢？它自己也不曉得。草屋都是關着門的，似乎是懼怕着什麼。

晚風打着臉，大家來到了城門口。

遠遠有人喝道：

「站住！什麼人！」這聲音像一聲鎗響，遠遠地迴蕩到山谷裏去。

「呀！」幾個小姐低聲喊。

「臥倒吧！」廖希威說。

「不要亂，要隊長上前去答話。」魏玲在安定她的同伴。

朱輅往前緊走兩步，回答道：

「是我們，不是歹人。」

「那裏來的？」隨着這一聲喊，從城門側土牆後面轉出來一個武裝警察，一隻鎗筆

直地托在手裏，鎗口上插着一把並不很亮的刺刀。

朱輅並不害怕，緩緩地答道：

「從北平來的，要見縣長。」

「做什麼的？」聲音還是那樣剛硬。

「學生。寒假下鄉宣傳的。」

「是共產黨嗎？」

「不是。」

「一共多少人？」

「十七個。」

「不是幾百嗎？」聲音似乎是緩和了。

「沒有。不要聽謠言，那是挑撥是非的。我們都是一樣的中國人。我們到外縣來沒有別的意思，是要宣傳老百姓反對日本人的。你知道，東三省丟了，熱河丟了，冀東……」

「不要亂說！」似乎又嚴厲了。「有公事嗎？」

「沒有。」

「不許進城！」

「我們要見縣長。」

「請縣長出來！」王起在身後說。

「什麼人再搗亂，我要開鎗了！」

朱輅搖手指住了王起。陪笑說：

「是我的同伴，對不起，他太性急，請你原諒。請你費心回回縣長，給我們一個住處。」

「縣長不見你們。」

「爲什麼？」

「上面有命令，說你們不是好人，不准進城！」

「沒有通融嗎？」

「沒有！」

「要我們到那裏去呢？」

「隨便吧。」

「隨便，那我們就進城吧。」

「不許。」

「真的嗎？」

「快走快走！」那傢伙彷彿就要瞄準了。

朱輅偏頭望了望太陽，沒有法，只好轉回來向大家說：

「走那裏去呢？」

「衝上去吧！」王起說。

「那不成，」廖希威說。「還是就睡在這裏吧！」

大家唧噥了一陣，沒有辦法。結果還是朱輅走上去說：

「老總，我們總得有個睡覺的地方呀！你要怕，儘管搜，我們是沒有軍火的。不然，我們這羣人，男的女的，難道都睡在這裏不成嗎？」

「你們到底是做什麼的？」警察的口氣漸漸緩和，那枝鎗已經回到他的臂上去了。

「我不是說過，我們是學生！」

「北平不是鬧過學生嗎？」

「那不是鬧，那是請願。」

「啊，請願。」警察沉吟一下。「請願做什麼呢？」

「因為日本人要進佔華北了，怕要亡了國，我們向政府請願不要答應他。」

「日本人也真可恨！」警察似乎激動了良心。

「可不是嗎？這樣下去我們不是都要做亡國奴了嗎？」

「你們挨打了，是不是？」警察走近了一步，同情地說。

「是，但是我們不怕，只要抗日，殺了我們也不會瞞怨的。」

「唉，你們到底是好人！」警察深深地感動了。

「那，就請你回一聲縣長吧！」

「辦不到。」警察嘆息說。「這是上面的命令。」

「但是你也總得替這羣人想想法子呀！」

「先生，」警察很感情地說。「我也是不得已。日本人可恨，誰不曉得？但是上面不管這些！我們每月拿幾塊錢，只叫我們向老百姓要錢，打土匪；可是從來沒有叫我們打過日本鬼子！我呢，老實講，混飯吃，不混就得挨餓呀！我也是老百姓呀！」

這一陣感動使朱輅作了難！說什麼呢？沒話說。本來是求他想辦法，結果還得替他想辦法！

「等着吧，將來會好的，等到我們大家都抗日的時候，就好了！」朱輅自己也覺得這話很好笑。「但是我們今晚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警察想了一陣，嘆口氣說：

「你們到郭四那裏去吧，就是山坡左邊的那座草房。」他用手往松林後面指了指。
「郭四的房子很大，只有一個老太太，他是一個賣力氣的。你們去了，就提周二讓你們來的，周二就是我。但是見了別人却千萬不要提我呀！這是違反命令。」

「好吧，謝謝你。」朱輅說。「不會連累你嗎？」

「也許不要緊。你們偷偷地住在那裏，明早再偷偷走開，不進城，也就算了。」

「那真得謝謝你了！」朱輅感激地說。

「記住，左邊那個，左邊……」說着，他又大喊道。「不准進城！快走！」

大家轉過身來，聽見城上有人聲，問道：

「周德威！什麼人？」

「行路的，遠路回家的。我把他們趕走了！」

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炊烟也不知什麼時候消滅得沒有踪跡。樹林裏的冷風不斷地吹來，像有人在打胡哨。大家打着寒噤走，脚下的碎石有些滑，害得廖希威跌了兩交。到

底總算找到那座草房了。

依着周二的指示，他們被房裏的主人接待了。郭四不在家來往周張的只有那個六十七歲的老太婆。老太婆的頭髮白得像銀綫，精神却是矍鑠的，牙齒一個也未脫。年高使她變成了慈祥，永遠是東跑西跑，燒開水，熬小米稀粥。最使她高興的，是幾個摩登小姐，她似乎想要撫愛她們，但是伸伸手又縮回去了。

起初，她也像周二那樣的問長問短，但是她更沒有常識，大家不免又得支吾着。使她最驚奇的是這一羣花枝一般的小姐也能吃得來這樣辛苦！當她們洗臉的時候，她還殷勤地把土布手巾和鄉下胰子拿過來要她們使用；因為她們沒有用這些東西，她還賭氣也似地喃喃說，「鄉下東西，難怪人家用不好。」

但是無論如何，大家走進來便感到溫暖了！這是離開北平以來的第一遭，——特別是遇到了這個慈祥的老太婆。

屋子裏雖然只有一盆柴火，但四壁和紙窗都是緊嚴的，沒有冷風。牆下時時騰出乾

草和豬糞的氣味，透着酸漬漬的。但是在此時的「先生」「小姐」們看來已經勝過第一等旅館了。

沒有什麼吃的，只有小米粥；但是裏面泡上沿路帶來的風乾饅頭，再加上老太婆送上來醃白菜，也足夠可口了。

他們簡直是到了家！

入夜的時候柴門響了，老太婆說她的兒子回來了。果然，不多時屋門口伸進一個腦袋來，一隻腳在門內，一隻腳在門外。老太婆趕緊喚他進來，亂七八糟地把「先生」和「小姐」們的來意說了。

「就是嗎，」他的臉上有的是質樸的表情。「可是這裏沒有吃的。」

大家表示了滿足和謝意之後，漸漸和他攀談起來。他是一個中年的農民，很健壯，也很懂事。談起來，知道這裏一般的佃農每年都不夠吃；捐稅很多，臨時還要應徵，所以到了冬天，他不能不找點零碎的事情做。

「做什麼事情呢？」

「也不過是替糧棧裏抗抗糧食。」今天他就是到雙槐鎮萬盛糧棧去抗糧食的。談起日本人來，他沒有看見過，聽說是很可惡的。並且說：

「假若『先生』們去打日本，我也得算一個！」

這句話使大家深深地感動了；但是沒法子答復他，現在誰有權力去打日本呢？

天色完全黑下來了。煤油燈的光輝越發紅了。睏倦從四壁襲來，大家都在打着呵欠。郭四催着大家快睡覺，他自己的眼皮也撩不起來了。但是朱輅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向

郭四道：

「雙槐鎮也很熱鬧嗎？」

「每天早上都有集，二三百人呢！」

「多遠呢？」

「往南走七八里就是。」

「唔……」

郭四去睡了；老太婆早已蜷伏在土坑上。朱輅低聲對大家說，明早要到雙槐鎮去宣傳，大家都點頭了。

郭四走到牆角地舖上去的時候，還說：

「這裏很安靜，沒有狗，夜裏出去是很方便的。……茅廁就在東牆外。」

大家又忙了一陣，舖草的舖草，出去解手的解手。……

陳學海躺在草舖上來回翻着身，睡不着，看看燈油也快燒完了。草舖上的人，有些已經起了鼾聲，有些在默着。四壁彷彿有一種聲音向他壓來，但又聽不見。乾草和豬糞的氣味硬往鼻子裏鑽。他很焦燥，腦子裏好像有一根棍子在攪，他想出去走走，「透透空氣。」

於是他輕輕起來，盡力使草舖不發蟋蟀的聲音。他悄悄地推開門，走出去，長吁了一口氣。遠遠聽見夜風在松林上鼓蕩着波濤，冷氣從四面侵襲着他的身子，他緊了緊衣領，走出院子去。夜裏的山，輪廓更清晰，也更顯得高了，一起一伏的像駝峯。新月像一個沒有



柄的鐮刀頭；微光之下，四外更顯得陰森可怕了。

他想不起什麼來，也不願去想。踏着這微薄的月色，漫然向前走去。

漸漸走近松林邊了，松林裏傳出來清脆的歌聲；在靜夜裏，歌聲像水漲了的一般，沒有絲毫渣滓。

「這是一個女人的歌聲，」陳學海聽出來了，「是誰呢？這黃鶯般的喉嚨！」

歌聲越來越近了，他聽出來，這是魏玲。「她一個人出來做什麼呢？」他不願驚動她，便悄悄地坐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歌聲息了，但不久又換了雄壯的調子：

「起來，起來，起來！」

鐵蹄下的奴隸們！

在重重的枷鎖下，

忘記了自由與青春；

忘記了敵人的凶殘；

忘記了民族的苦難，
我們要自己去鬥爭！
呵，來了！

時候不等待我們了，

快要警醒！——

鐵蹄的殘踏，

深入邊疆，

深入農村，

深入了人們的靈魂！

我們的民族將永遠

沉淪，沉淪！

起來，起來，起來！

鐵蹄下的奴隸們！

勝利，不然就死！

民族解放在今天！

我們要救亡圖存，

我們要團結一心，

要燒起烽火，

衝鋒前進！

陳學海一直聽到唱完。末尾一句，這歌者是用高音拔上去的，聲音穿出松林，直上天空，再散到遠方，消滅了，——好像在深山裏吹起一聲清越的笛子。這首歌，陳學海是曉得的，是「民族戰歌」，造詞和作曲的都是北方的作家，所以調子特別雄壯。但是，這並非一支流行的歌曲，很多人都不能唱，作曲者的原意是準備作獨唱或二部合唱用的，陳學海就不能很正確的一直唱到完。

今夜，陳學海沉醉在這歌聲裏，他的思路紊亂了。他祇是靜靜地聽，咀嚼着字句，充滿着歡喜與悲哀的複雜感覺，最後他的眼睛裏已經充滿淚水了！爲什麼呢？他自己也不明白。

他坐在石頭上動也不動，像一個翁仲。

突然松林裏的歌者高聲喊道：

「誰？」

「呃——是我！」在怔忡中的陳學海吃驚地應了一聲。

「小陳——是你嗎？」

「是。」陳學海站起來，完全清醒了，「你唱得真好！」

「誰說這個歌很難唱，而且是並不通俗的。」

「幾時出來的？」

「相當久了，我幾乎跑遍了這松林。唉，那豬糞味真夠瞧的！」

「可不是！我也是受不了，出來走走，想不到又成了『馬後課！』」

「你很疲倦嗎，小陳？」

「不怎樣。其實一路都是疲倦，不過也很興奮，疲倦被興奮掩蓋了，我想。」

「可不是！什麼時候回去，我要狠狠地睡他幾天！唉，這次旅行太好了，長了很多經

驗。」

「你想我們這次的收穫有價值嗎？」

「有，不能說沒有！但，這個還不夠！」

「說我是革命者，我自己也不相信。」陳學海漠然說。

「什麼意思呢？」

「不過是說我自己不行罷了！」

「其實講起來，我們那個行呢？這不過是一陣熱情論經驗……」

「論經驗，你們比我好得多了。」陳學海攔住她的話。

「好得多？這話看怎樣說！譬如「一二·九」的運動吧，到現在想來也還像一個夢！」

「那到底是有組織的，你們的計劃也總算周密……」

「唉，周密！其實也不過是一陣熱情吧！幹部就不夠，發動的也倉促，羣衆也都是臨時湊起來的。」

「結果却也不算小。」

「不算小，這是夢想不到的。」魏玲用手帕揮了揮石頭，坐下了。「這不是人力，這是事實的要求呵！」

「也得有人去組織。」陳學海在沙地上來回踱着步。

「說起組織，真可笑。事先也不過各校號召了一下，那只能說是宣傳。喂，小陳，你曉得那樣多請願的羣衆是哪裏來的？」

「你可是說號召來的嗎？」

「那不過是一部分。」魏玲說。「也還有大部分的學校並沒有接頭過。」

「唔？」

「那很好笑，也很簡單。」魏玲格格地笑了。「各城的隊伍出發的時候，他們就沿路號召，遇見學校，就堵在門外喊口號，於是裏面的人就衝出來了！奇怪的是大家並未預先商量過！」

「這是時代呀！」陳學海嘆息說。「青年人本來是苦悶的，但是苦久了，也就只好耐下去；忽然大的刺激來了，任是什麼人也忍不住！譬如我——」

「對了。我們的力量也只有這一點點。將來恐怕更要難了！」

「但是，將來會光明起來！」陳學海堅信地說。

「會光明，也會艱苦！」

「……」

「你覺得我這話不對嗎？」魏玲拂了拂頭髮問道。但是不等陳學海回答，她又講下去了，「現在除了漢奸，除了親日派，除了混吃等死的人……凡是智識份子都覺醒了；但

是這樣便算夠了嗎？就算這些人能夠團結起來，便能抗日了嗎？不行，這是少數！」

「所以——」

「所以必需要團結起中國的多數人，那就是農民！現在多數的農民還沒有感覺到壓迫的不能忍受，還沒有國家民族的意識，還是滿腦袋的『誰當皇上就給誰納稅，』他們現在受着中國人的欺騙，將來也會容易受日本人的欺騙的！」

「是的，必需要他們起來。」陳學海說。

「這就難！這是我們最艱苦的責任！」

「我們這不是在宣傳嗎？」

「這不過是做樣子，說好了不過是在嘗試。這樣宣傳就會成功嗎？你看農民那樣地格格不入，官吏那樣地障礙，……唉呀，遠呢，遠呢！我真急得很！」

「怎樣才好呢？」陳學海問道。

「我想，將來必須有真正組織民衆的人！那就是，他拋棄了利祿，拋棄了虛榮，拋棄了

學業，甚至拋棄了自己的一切幸福，走到鄉間來，完全改變了生活，學習着和農民一樣。這樣才行，這樣才行！」

「你對政府當真是失望了嗎？」

「你又來了，」魏玲嚴肅地說。「總是相信政府！從前人們何嘗不是等着，要政府賢明起來吧！要政府替國家人民打算打算吧！但結果呢，土地一塊一塊地失去了，人民一羣一羣地當了亡國奴了，於是大家說，起來吧，去請願吧！結果得來的是大刀，水龍，木棒和監獄！現在呢，你還是要靠它！」

「那，不要政府嗎？」

「不是。我們要的是另外一個政府，是一個和人民同患難共甘苦的政府！」

「我說，遲早政府會做到這一步的！要是逼得緊，就有可能！」

「這話很抽象。」

「我以為並不抽象！譬如日本人壓迫得連政府都不能抬頭的時候，它還不和人民

結合在一起嗎？所以我覺得我們有時也太偏，不該離開政府那樣遠，那是有害的。」

「那樣我們只好等着了！」魏玲顯然發了氣，月光下還看見她的黑眼睛閃也閃的。

「請不要誤會，我的說話能力太不夠，」陳學海抱歉說。「我們一面也要做，一面也要催動着政府。」

「農民不起來，政府的催動也怕難吧？」魏玲的語氣稍稍緩和了。

「呵，農民先起來——」

「是。先得把農民組織起來。我們不能任着大家苦悶下去，應該先動手。有了廣大的羣衆，政府不幹也沒辦法！」

「你說城裏的青年也不可靠，是嗎？」陳學海不願再和她扭結那個問題，所以另外弄出一個不相干的問題來說。

「你還沒看見？」魏玲愕然說。「什麼集團裏都有靠不住的分子。譬如郭家本，劉天鵬，這羣昏蛋……」

「難道他們就不明白嗎？」

「也許是明白的，也許是一定明白的。」

「也許是沒有信心？」

「什麼信心？」

「也許根本就不相信這個民族能夠強壯起來！」

「我想他們也沒有主意，他們是游離的。」

「當亡國奴不是一樣不好受嗎？」

「唉唉，」魏玲嘆息說。「他們也許自覺生命沒有那樣長，先弄點生活費再說，否則，連求學都要動搖了。」

「只是爲了錢？」

「誰說不是這類東西那個是爲主義的！」

「我覺得奇怪。從前劉時他們講起，我就覺得奇怪。」

「其實沒有什麼奇怪！」

「我想，金錢買不了我去！」

「那是你！不是他們！」

「錢很多？」

「哪裏很多？」

「像郭家本那樣……」

「也不過每月十幾塊錢。」

「天哪！連他也是那樣少？」

「這算少？還有十塊八塊的，甚至三塊！」

「啊呀！」陳學海喊道。「……這值得嗎？一雙皮鞋也要四五塊呀！彷彿陸飛也說過，

我還不相信呢！」

「這值得？」魏玲看着他那老憨樣兒不禁樂了。「這就可以出賣自己，出賣朋友！」

「你說——」

「我說爲了一點小錢就可以把朋友賣掉！」

「也許到底是主張不同？」

「那裏什麼主張？只要錢！假若我們有錢，譬如再多給一塊，馬上就會過來的。」

「有這樣奇蹟嗎？」

「當然有。可惜我們沒有錢！」

「他們却又造謠說我們很有錢，有津貼。」

「你相信嗎？」

「當然不！這怎能使人相信呢？」陳學海往前湊了一步。「據說我們的津貼分三路：盧布，金票，還有故宮盜寶賣掉了的錢！你看，多麼誣蔑，我覺得現在人們的嘴上都是染着腥血的！」

「你曉得那是什麼人講的？」

「還不是那些——」

「他們也有頭子，N大兩個教書的。」

「是那個姓朱的傢伙吧？」

「還有一個姓苟的！姓朱的是大砲；姓苟的却不大出頭，但……他是『諸葛亮』！」

「這樣造謠有什麼好處呢？」陳學海停下步子沉思了。「他們也未必願意亡國的，我想。」

「私怨勝於國仇，這也就夠了！」魏玲拾起一個石子慣到沙地裏去。

「這私怨那裏來的呢？」

「唉，唉，久了，久了！由於政見，由於誤解，……多半還是由於誤解的。」

「是。我也覺得雙方彼此都有些估價太過分了，是嗎？」

「也許。但是有什麼法子呢？」

「那就永遠不能解除了嗎？」

「也不見得。我想這解除難免要通過流血或是互相殺掉或是有了共同的敵人」
「我想，若是一方面屈就了，譬如用痛哭流涕的陳說，開誠布公起來，難道對方就不是血肉的人類嗎？」

「也許可能，但是還沒人敢去試試看。」

「我想，大家都不肯，反而更糟。」

「我真着急，想要回去了。」魏玲站起來，抖了抖衣襟。

「睡覺去嗎？」

「不。我說要回北平。」

「有要緊的事情嗎？這裏事情還沒完，……」

「我是這樣想。回去以後的事情多的很！還有那樣多受傷的！還有那樣多人在監獄

裏！……還有郭用……」

「你又提郭用！」陳學海攔着她。

「早晚也要提的，我總得和他說明白！」

「說什麼呢？」

「還不是絕交！」

「這是不痛快的！這多年——」

「我倒不在乎！」魏玲毅然說。「我愛的是人，不會愛一隻狗！」

「果然嗎？」陳學海試探說。「過些時候也許又好了。」

「你看不起我嗎？」魏玲生氣了，扭過身子去。

「請你原諒！我沒有看不起你，我永遠都認為你是一個聰明，能幹，而且有正確認識的好人！」

「那，你為什麼攔阻我？」魏玲轉過身來說。

「不過，那，我想無論如何，郭用是個有學問的人。」

「所以，這樣的人要叛變了，就更糟！」

「那，我要替你悲哀了！」

「有什麼悲哀？」

「你將要孤獨起來了。」

「並不孤獨！與其合不來，還不如孤獨着好！」

「將來呢？」

「將來將來有什麼關係？」魏玲反倒興奮起來。「同志都可以是朋友，交朋友也不

是希奇的事情！你以為我要給他做太太嗎？」

「那——」

「原來就沒有那個意思。不過思想差不多，可以互相幫助，做做朋友也無妨的。現在他妨礙我的事業了，那就是欺騙我，馬上可以和他離開的！」

月影漸漸淡了，山野的風吹得十分有力，在蓬亂的頭髮下面，魏玲的面面上有濃厚的

黑影。

「我可以愛你嗎？」陳學海無論如何是不敢這樣講出來的，他祇是安慰着魏玲說：
「回去的時候再說吧！」

「現在我只覺得事業重如泰山，戀愛輕如浮雲了！」魏玲好像並未聽見他的話。

「在做事情的時候，要忘記戀愛！」魏玲接着說。「那芥子大的事情算什麼！多少有志氣的人，因為這個喪了性命！值得嗎？不值得！譬如現在的劉時，沉淪在小倩的懷裏，將來不免要吃苦頭的小倩並不是一個高明的女人！劉時是好的；但是從這一點上看，我却佩服他可是——」

魏玲話未說完又嚥下去了。陳學海感到可怕，這個人鋒利得像刀子樣的！

「可是……可是……小陳，你這人很誠實，我想我們今後可以做個患難的朋友吧！」她說着，緊緊握住了陳學海的手。

陳學海戰慄了！他不曉得魏玲這句話究竟有多少深度，他怯懦了。

「唔……可以的！」他的手失去了力量。

斜月沉下山背後去了。山野浸上了深黑色。魏玲的面孔看不清楚了。是可愛，是可怕呢？他的手梢上感到了奇妙的溫暖。

野風的威勢更加厲害了，兩人都打着寒噤。

「回去吧，不早了。」還是魏玲說。「明早還有熱鬧着呢！」

陳學海默然點點頭，和魏玲並着肩，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回去。他的手並沒有退出來。

十一

這是一個溫暖的早晨。太陽剛剛爬上東山嘴，和煦的光芒早已輻射在村鎮上了。村鎮是夾在兩個土山中間的，多年之前，想來這裏應該是一個狹谷。年久了，風從山上，從曠野，帶來了泥土，漸漸把它鋪成平地。因為是地廣土肥，不知從什麼時候，就移來了人類的足跡，這塊平地漸漸佈滿田壟和草屋了。人們在這裏生息着，撫養着他們的子孫，開拓着他們的產業，村鎮就漸漸喧騰起來，富庶起來。但是住在這裏的人並無大志，所以還保持着半原始風味的生活，好像是這兩堵「山牆」把他們永遠夾緊，不能進步，也不想進步。

山地雖然偏僻，但是因為地方很大，鋪子很多的原故，附近鄉村的人都願意到這兒來交易，因此，它就成了一個很熱鬧的集場。每天糧棧裏的米倉吞進去大量的穀米，然後用七套馬的大車，兩套或一套馬的花轆轤車，跨車，驢馱子，……連到縣城去，連到遠方的

都市去，餵養有閒的人！但是這村鎮並沒有出風頭的野心，它自己也不會辦個報紙整天鼓吹；所以吃了米的人們一輩子也想不到來感激它的。除了宇宙還給與一塊存在的地位之外，它幾乎渺小到連一個芥子的價值也沒有了。

村子既然被兩堵「山牆」緊緊關起，當然是閉塞的，因而也很落後。居住的和來往的人都是文盲，外面的事情絲毫聽不到；譬如哪裏死了官，哪裏打了仗，都與他們無關，他們所關心的祇是今年不要鬧蝗蟲。每天的生活，除了種田糴穀之外，祇是「兩個飽一個倒」就心滿意足了。所以這裏的情景是單調的，寂寞的。

但是，它也有喧闐的時候，那就是每天的清早，只要老天不落大雨，人們便攜着他們田裏所產的「金子」到這裏來做交易。大家都很激昂，吵鬧着，爭論着，大概都是爲了幾吊錢和幾百錢的事情。爭吵一過去，大家都讓點步，大家都得點便宜，於是都相當滿意，帶着微笑鑽到酒館裏去了。那也不過是喝上幾兩白乾兒，並不發什麼議論的；酒館牆上貼着的「莫談國事」紅紙條子並不能限制他們，因爲他們根本就不曉得什麼國事！就是

有時候大哥三弟湊在了一起，也不過講些家常如小孩子拉痢疾，或大姑娘養孩子一類瑣事，這是不犯「王法」的。這個地方就是如此，這個地方太不開通了！

村子正中間長着兩棵大槐樹，不知有多少年了，白鬚白髮老頭子也不能說出來。樹幹非常粗大，要十個以上的人才能抱過來。樹皮也粗陋，正象徵着它的年齡，風雨的吹打已經是飽嘗過的了；但，樹的位置是很好的，正正生在村中間，若是沒有杈杈的枝子，倒真像兩棵粗大的旗杆。冬天，樹葉都彫謝了，零星地掛着些乾槐角；若在夏天，據說就茂盛極了，像遮天的華蓋。那時它們倆將成爲村人的恩物，南來北往的人，走到這裏，都要放下担子，歇脚吸烟，甚至拿虱子，也沒人來干涉。而樹中間，不知是誰放了幾塊墩子也似的圓石，據說夏天這裏就賣茶，還有賣老洋瓜的。一到冬天，樹底下就冷淡起來，人們一齊擁到茶館裏去。

樹前面，是寬敞的大路，可以同路走上三掛車。兩旁就都是舖子了，糧棧之外，有麪舖，燒餅舖和茶館。帶了貨來的人，總能夠讓他吃飽了然後滿意地回家去的。

這天早上，郭四囑咐了那些貴賓早些趕路之後，便奔回這村鎮來了。沿路上，風從身後用力地吹送，使他很容易地就望見那兩棵槐樹的梢頭了。再加緊了脚步，他不久就走進了這寬大的峽谷。

這峽谷又在做着喧闐的日程，人們像螞蟻一般在那裏翻滾。大馬車，小馬車，擠成一團，手推車在吱牛吱牛地叫，人們噪喊着各種不同的聲音。大路也顯得窄了，路旁擺滿了挑担；米担，花生担，老玉米担，栗子担，窩瓜担，蓋着麻包的白菜担，蓬着草的山芋担，雪白的蘿蔔担，……這些東西，在郭四看來都不算奇怪，每天都是這一套呵！

但另外還有許多攤子；香攤子，臘燭攤子，鞭砲攤子，供花攤子，……這些都是昨天沒有看見的。他忽然想到今天是臘月初五，年貨都上市了！於是他想到過年，想到趙大爺的債還沒法還清，想到老娘的棉襖還沒有着落，……他抑鬱了！

「管他媽的！」郭四一甩袖子，心裏想。「先弄塊切糕吃再說！」
於是他走到王三麻子的切糕攤。

「來半斤吧，老三，明天還錢。」

王三麻子怔怔地看了他一眼，什麼也沒說，哧地一刀，便割下了一片又熱又香的切糕，厚厚地抹上了一層糖。

郭四默然地吃着，一手杈着腰，兩隻眼睛不住地掃射。

忽然，身旁孫大瘤子喊：

「看哪！又拉兵了！」

大家的眼光馬上一齊轉過去。

村口上跑來了十幾個人，衣服的颜色很雜亂，脚步却很整齊，最前面有一個高大個子打着白旗子。

「敢怕是捉小絡的？」另外一個賣切糕的說。

「扯談！」孫大瘤子喊道。「捉小絡怎麼不見用繩子捆？我說是拉兵的，是拉兵的！」這樣爭吵着，這羣人已經走進村口了。郭四一眼看出來，就是昨夜他家草房裏的

「佳賓！」

人聲忽然鼎沸起來，這羣人走進集場來了。

「不要亂，這是學生過路的！」郭四扯起嗓子喊，誰也聽不見。

「看那個『大旗杆』！檢柴的小秃指着大個子喊。

「那個獼猴耍猴戲的！」是一個背筐子小孩的聲音。

「不要亂喊！不要亂喊過路的！」郭四攔着這騷亂的羣衆。

孫大瘤子看得順着嘴流「哈拉子。」

「還有女的哩看那個秃子！」

「……」

這隊伍似乎並不理睬他們，一直地向前走，看看走到兩棵槐樹中間了，就擠成了一團，唱起歌來。歌聲雖然並不怎樣雄壯，全鎮的人却都聽見了。人們漸漸往這裏擁了來。

「走呵！看傳洋教的呀！」賣梨的趙老四喊着往前跑，他知道這又是福音堂裏的人。

於是人們像一陣風向着那兩棵槐樹掃去；從茶館裏，從糧棧裏，從蒸氣騰騰的麵舖裏，不斷地往外衝着人！臘攤的老板丟下了臘，讓它落在地下由着人們踐踏，他早已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賣山芋的也擲下他的担子任着人來偷。但是沒有人偷他的！人們早就老大喚着老三，老王拉着老李，跑掉了！總之，都跑掉了，連跛脚的老太婆和生禿瘡的小孩子都跑掉了。頃刻間，樹底下圍得黑鴉鴉的，市面倒像一個荒村了！

歌聲越唱越有勁，聽衆越來越擁擠，大冬天兒，人們身上都覺得潮忽忽的！但是還要聽，屏着氣聽，大家都像啞子似的。

歌聲停止上，嘈雜的聲音又漸漸起來。

「怎麼還不傳道？」趙老四着急地說。

「你性急做什麼？」王三麻子從身後打了他一拳。趙老四要還手，可惜轉不過身子來。

「看，有人上去了！」這喊聲把王三麻子和趙老四勸開了。大家定睛看時，石墩上面

早已站定了一個小夥子。

「好了！牧師上來了！」趙老四忘記了剛才那一拳。

「扯談，胡說白道！」孫大瘤子喊道。「怎麼沒有拿聖書？」

郭四認識他，就是昨天晚上那羣客人的隊長。「他們要在這裏幹一下嗎？」他心裏想。「也許會鬧出大亂子來的。」

石墩上的人擺着手叫大家安靜，又用眼睛把這些人掃了一轉，然後才開口說：

「各位老鄉，實在對不住，就誤你們做買賣，我有幾句話講給你們聽聽吧。」

「原來不是傳道！」趙老四低聲說。

「說吧，說吧，爲什麼不說呢？」後面的一個人喊完便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人羣裏一陣笑聲。

石墩上的人又用力揮起手來，總算把笑聲止住了。於是他用着一種號筒似的聲音

朗朗地講起來。

他首先說明他們不是傳洋教的，也不是拉兵的，他們是學生。他要報告的是國家的事情。

「國家的事情有什麼用處？」孫大瘤子撒身就要走。

「聽聽有什麼關係呢？」王三麻子拉住了他。

「不要亂，不要亂，」石墩上的人用力鎮服羣衆。「知道嗎？我們要亡國了！」

不管羣衆怎樣不能保持肅靜，他雄雞一樣地伸着頸子，努力地往下講。他首先講起四年前日本怎樣佔據了東三省，又怎樣攻下了熱河，砲打了山海關。在這些地方，日本人怎樣霸佔中國人的財產，把中國人當做奴隸使喚，招了許多「賣力氣的」去修飛機場，挖戰壕，末了把他們都毒死，擲到河裏去！女人呢，搶去了她的首飾，姦淫她，要抵抗就是死！

「現在那些亡了國的地方太苦了，沒有我們這樣安頓的日子！」他加重說。眼看他渾身用足了力氣，帶着喘息。

「日本鬼子真不是東西！」底下有人恨恨的說了。

「鼈羔子日的！」又是一個人罵起來。

這時人羣漸漸安靜下來了，大家的臉上罩了一層雲。

講演的人似乎不肯放過這個好機會，他大聲說：

「現在快要臨到我們的頭上了！」

大家嚇得一哆嗦，眼睛都睜大了！

「離我們這裏不遠，從北平到山海關，這條線，現在叫做冀東，那裏也被日本人佔去

了！」

「我當是日本人已經到這裏來了！原來不是，還遠呢！」下面有人這樣說。

「老實說，也不算遠呵，老鄉！」台上的人向他打着招呼說。「一下子也就會來到

的！」

他接着就說中國的漢奸如何多，這些事情首先都是漢奸們幹起來的，接着才來了

日本人。

「漢奸真多！他奶奶的！」郭四說。

「漢奸長得什麼樣兒呀！」趙老四問。

「就像秦檜那樣，丑臉的！」王三麻子說。

「不對！」趙老四反駁道：「秦檜是白臉的！」

「漢奸長得和我們一樣，」另一個觀衆說。這個人生得黑黑的，穿着長袍，村子裏從來沒有見過他。「不過因爲他賣了我們，所以就叫漢奸！」

這時台上講到冀東政府成立以後的事情了。

「男的拉去當兵，預備打中國人女的呢，他們搶去開窰子……他們還做白面兒賣給中國人吸，嚇比大烟還厲害！」

於是他接着說，許多人家因爲日本人鬧的，快要五零四散了，人們逃出來，他們還要趕着打回去！

「唉呀，真可恨！」一個聽衆說。

「打他個兔崽子！可惜老子沒有鎗！」又一個說。

就在這時候，忽然一陣大亂。人羣像遇見了岩石的波浪，四面蕩開來。

從人羣裏面衝出來一個女人！大概是瘋了吧，剪短了的頭髮亂得像雞窠，滿臉黑泥，頸子却是雪白的；身上很癱腫，像穿上了全套「壽衣」似的，外面的一件很不合體，而且都破碎了。她狂奔着向前撲，有時還在地下打個滾兒。口裏嘶聲號叫着，像剛剛生了蛋的母鷄，祇有一句話可以聽得懂：

「唉喲，我的兒子！我的丈夫！唉喲，噢噢噢……！」

台上的講話停住了，大家的眼光都移向這邊來。

「這是誰呢？」有人在驚奇地喊。

「不是前天死了兒子的趙大娘嗎？」另一個人說。

「扯談！有人在罵。」趙大娘的頭髮都白了，看這個是黑的！

「不是的，」又一個在作結論了。「這不是我們村裏的。」

那女人連滾帶爬地四面亂跑，口裏還是喊：

「唉喲，我的兒子！噢噢噢！」

大家一失神，不知從什麼地方又衝進一個廿歲左右的女孩子來，青袍子，白圍巾，短頭髮，還有一張蘋果紅的臉。郭四認出來這是昨天晚上住在他家裏那個姓魏的姑娘。

「這是在做夢嗎？這是什麼事情呀！」郭四心裏想。

他眼看着那個姓魏的也發瘋似的衝上去，追着那個瘋女人，口裏連聲喊着「媽！」

「這真是活見鬼！」郭四自言自語道。「這個姑娘還有媽？昨天晚上怎就沒看見……」

但這時那女人已經跑到一個石墩的旁邊，有幾個陌生的小夥子把她扶住了。女孩子也趕上來，咽聲喊着「媽！」女人還是喊：

「我的兒子呀！我的丈夫呀！噢——噢——噢！」

唱歌的人也都集攏來。女人死力地掙脫，那幾個小夥子都有些捉不住了。

「唉喲，我的兒子呀……」

女孩子哭着說：「媽媽，我在這裏！」

忽然那個女人一轉身，本來已經認識了那幾個陌生小夥子的郭四，看見女人的衣裳裏子是紅色的了！

「啊！原來她就是那個姓謝的！他們這是來唱戲呵！」郭四心裏想。他安心且不說破，要看他們到底做些什麼。

「有什麼傷心的事情呀，這位太太？」唱歌隊裏一個女子問。

「唉喲，日本強盜呀！把我的兒子殺了！把我的丈夫打死了！噢——噢——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另一個男子問。

「是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幾個村人和着說。

「這是你的母親嗎，小姐？」大個子問那個姓魏的。

「是——」女孩子嗚咽着。

「唉喲，日本鬼子殺了我的兒子！——噢——噢！」

「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郭大瘤子直跺腳。

「殺了她的兒子了！」王三麻子說。

「對了，對了！就是你，日本鬼子！」那女人瞪着眼向他撲來，王三麻子轉身就跑，結果是大家把那女人攔住了，王三麻子跑掉了一隻鞋。等他找着了鞋回來看時，那女人正在揪住唱歌隊裏的那個獼猴喊道，「你是我的兒子呀！噢——噢——噢！」

大家都在不自然地笑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大個子着急道。「你說吧，小姐，你說給我們聽聽吧！」

「是呵，我們聽聽吧！」王三麻子不敢大聲講話了。

這時，那女人的喊聲已經小了，女孩子擦了擦眼睛，說話了。

「我們是從冀東逃來的，這就是我的母親，……」

「我們知道了，往下說吧！」趙老四說。

「鬼孫！打什麼攪！聽她說呀！」王三麻子又罵起來。

「不要亂！」有什麼人說話了，大家又安靜下來。

「我們全家都被日本鬼子殺了，只逃出我們母女兩個人！」女孩子接着嗚咽說。

「日本鬼子進了通州城，就開了白面兒舖子，不光是賣白面兒，見了小孩子還要拐了走！」

「那是拍花兒的！」趙老四又插進一句，王三麻子拐了他一肘子。

「我有一個五歲的弟弟，被他們抱去了！」女孩子嗚咽地接着說。「要我們在五個鐘頭之內拿五百元錢去贖我的弟弟，到時候沒有錢，就要把孩子殺了煮肉吃！」

「給他錢吧！」有人着急地說。

「我們哪裏有錢呢？就是想辦法，也不是五個鐘頭能夠做到的……我的父親去哀告他們，不答應，果然到時候就把我的小弟弟殺了！」

「老天爺呀！」人羣裏一個老太婆在喊。

「而且把小衣服，小褲子，都給我們送到家裏去！我母親一見就暈過去了！」
女孩子講到這裏，嗚咽不能成聲；那女人又吼起來：

「唉喲，日本鬼子呀！唉喲，我的兒子！」

有人在安慰着那女孩子，勸她繼續說下去。

「父親紅了眼，去找日本鬼子拼命！」女孩子接着說。「但是也被他們打死了！」說着她又哭起來。

「真可憐！」旁邊有人說。

「多虧親戚把我們救出來！逃到這裏，不然也要被鬼子殺掉了！現在母親已經得了神經病，每天常常這樣喊叫的……」

「唉喲，我的兒子呀……」

「方才聽見你們說到冀東，她的舊病又發作了！」
大家聽了都歎息。

「這個姑娘真命苦呵！」一個老太婆的聲音。

「打日本鬼子這鬼孫的！」另一個粗聲說。

「難道當官的就不管嗎？」

「當官的！只配吹鴉片！」

「……」

在這騷亂中，一個穿黑外套的人跑到台上去了，郭四認識是昨天晚上那個姓陳的。

陳學海站在石墩上扯開嗓子，喊道：

「不要亂！老鄉們！我是東北人！我們那裏比冀東還厲害，你們沒有聽見方才那位小

姐講話嗎？我們那裏死的人更多了！」

「聽見了！」底下幾個人說。

「現在日本鬼子快要到這個地方來了！大家想想，應該怎麼辦！」陳學海接着喊道。

「打死他！」底下的聲音吼起來。

「和他拼命！」

「誰給老子一棵鎗吧！」

「不要亂，不要亂！」陳學海兩手揮舞着。「一個人拼命是不中用的，要大家合起力量來！打得過，打死他！打不過，拉到山裏當土匪去！」陳學海說完走下去了。

「他說的對！」王三麻子說。

「好——」趙老四也扯起嗓子來。

這時候，郭四上去了，大家都是一驚，郭四紅着臉，心裏撲咚撲咚的。

「老鄉！」他的聲音有點變了，沙沙的。「這位先生說得對！我們這裏不許鬼子進來！將來打仗大家都得去，誰不去誰是孫子養的！」幾句話累了郭四滿頭汗，他跳下來了。

「好呵！」底下又在報好。

「先生們，你們當官，我們當兵吧！」有人要求道。

「給我們幾棵鎗打鬼子去！」

「等着吧，」朱輅感動地說。「到時候，我們會來找你們的。」

隊伍唱着歌走下去了。那個女人和女孩子不知什麼時候早已溜開了。

又是一陣大亂之後，各人找到了自己的挑担和攤子，互相罵着，又各自做起他們的生意來了。

「這些人到底是幹什麼的？」有人這樣問了。

「我想，他們都是好人，不久還要來的。」郭四這樣支吾着，一直沒敢講出那些人的來歷。

五天以後，這個隊伍遠遠望見清苑城了。

由於重重的打擊，使他們增加了更多的世故，他們不敢那樣大搖大擺地去闖城門了！他們知道若是那樣做，結果應該是什麼！在城外，他們預先開了一個會，商量着怎樣進城。結果大家都主張三五個做一起地溜進去，然後再到一個定好的地點去集合。清苑城

是洪士俊的家鄉，他曉得南門裏有一個高陞棧，房屋寬大，地方又僻靜；於是集合的地點就定在那裏了。

接着又討論到進城的工作問題。遊行示威或者市民大會自然是做不到了；只好想方法把清苑的學生組織起來，做爲根基，然後再求發展。

當天上午十一點鐘他們都在高陞棧集合了，佔了三開間的一個大屋子。吃中飯的時候，朱輅舉着一杯茶水立起身來道：

「沒有酒，我就用這杯茶水當酒吧！恭祝諸位同志遠征成功！」

大家肅然站起來，少停，又都坐下了。

「還是隊長應付得好。」洪士俊說。「我們總算告一段落了！」

「這是大家的力量！」朱輅謙虛地說。

「不要客氣！」矮子廖希威的下巴抵着桌面子。

「密斯謝的女太太裝得真像！」李芳插了一句。

「買來的那件破大褂瘦得很，箍得我動也動不得！」謝碧英赧然說。

「我們的經驗到底長得多了！」魏玲的態度很冷靜，打斷了大家的閒談。

「不錯，」朱輅道。「大家都是長着經驗的。」

「路上看來，農民都還好，民族解放是有希望的。」謝碧英也莊重地說。

「那，我們就是民族解放的先鋒了！」陳學海補了一句。

「不錯，不錯，」大家齊聲道。「我們真像民族解放的先鋒隊伍！」

大家的面上洋溢着喜色。

「那末我們就發起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吧！」朱輅提議道。

「贊成！」王起喊。

「誰要反對就揍他！」矮子笑着吼起來。

「不要玩笑！」洪士俊攔着說。「我們暫且組織起來，回去的時候，再擴大組織，請其

他的同志們加入，好嗎？」

「這樣頂好！」大家都贊成了。

「讓我把名字寫下來。」蔣士希說着取出紙筆來寫道：「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朱輅，洪士俊，魏玲（女），王起，謝碧英（女），陳學海，王秀（女），吳茜（女），李芳（女），高抗，張長萬，白文瑞，吳西渭，許果，陸雄，廖希威，蔣士希，共十七人。」

臨時的負責人也推出來，於是就有人推朱輅做書記，洪士俊做組織，魏玲做宣傳，蔣士希做交際。大家無異議，通過了。

少時，朱輅起來發言了：

「同志們把這個責任加在我們的身上，自己是覺得慚愧的；不過既然這樣定了，暫時只好試試看，希望今後大家齊心努力，把民族解放的大業擔負起來！現在就請宣誓吧。」

於是朱輅領導着大家宣誓道：

「我自今日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願站在反帝抗日的立場，為民族解放而奮鬥，如

有違反隊章，願受團體的嚴厲制裁，謹誓。」

然後商量到隊章的問題。洪士俊說：「一時也來不及，到了北平再起草吧。」大家都點頭了。

接着彼此又慶祝了一番，歡喜的心情把一路的辛苦都沖散了。

下午兩點鐘，一個勤務兵走進來問：

「你們是不是從北平來的學生？」

「不錯。」朱輅承認了。事實上也是不容否認的。「什麼事？」

「『新邊政委會』的由科長找你們去訓話。」

「在什麼地方？」

「省政府。」

「我們不去！」大家齊聲說。

「不去不成！」勤務兵說。「他在這裏等了三天了！」

「我們管不着！」廖希威槌着桌子。

「這樣攢用得着麼？」勤務兵好像也發了脾氣。「我們這是命令，不去，你們是自我找苦吃！」

「你有公事嗎？」朱輅問。

「沒有。但是這不會假的。」

「你就告訴他，他沒有資格訓我們！」謝碧英搶上去說。

「辦不到。」

「隨你吧。」朱輅帶着詢問的口氣說。

「總得有個交代呀！」

「好吧！」朱輅想了想說。「他要談話，就請過來，我們是不受訓的。」

勤務兵也覺得這樣僵下去不成話，呆了一陣，走了。

大家亂成了一片。

「這不是好兆頭！」王起說。

「他一定是逼着我們回去！」陰雲又浮在魏玲的眉頭了。

「要鎮靜，我們談談看。先要準備一下，說不定他要使用武力呢！」朱輅這樣警戒着。其實除了大家堅強自己的心，也實在沒有什麼準備的。沉默壓住了這個寬大的屋子，大家都忙在心裏。

約莫過了三四十分鐘的光景，勤務兵又回來了，說：

「由科長在外面請你們去談話。」

「請進來吧！」朱輅鎮靜地說。隨着大家把桌椅收拾了一下，放好兩把椅子，一把給來客，一把給朱輅。其餘的人都遠遠地坐到屋角去，有的坐在床舖上。

由科長進來了；長大的身材，很年青，穿着長袍馬褂，滿面春風的。朱輅走上去讓了讓，他點點頭坐在上手了，朱輅就坐在下手陪着。由科長的眼睛不住來回地掃。

洪士俊低聲對陳學海說，「我認識他，他就是『一·二八』赴京請願當先臥軌的

由遇春！是F S學院畢業的。」

「那是我們的同鄉呵！」

「不錯，現在他拍上了曹兆東，當科長了！這個傢伙厲害得很！你想，土匪當了官，對待土匪應該是更要厲害些的！」

「你們這老遠來，真是辛苦了！」由科長的眼睛掃了一陣，終於開口了，是道地的東北腔。

「沒有什麼。」朱輅簡單地應了一句。

「其實，你不必瞞着，你們的事情『政委會』早已曉得了。」

「也沒什麼不可以曉得的。」

「『政委會』很同情你們的愛國熱心！」由科長笑着說。

「謝謝！」朱輅也笑了。

「但是，這是得不償失的！『政委會』爲了顧全你們的學業，派我來請你們馬上回

去上課。」由科長忽然又鄭重起來。

「早已放假了，而且我們也不是出來瞎跑，我們是下鄉宣傳的！」朱輅的口氣也有點兒硬。

「這不是你們的事！」由科長的面孔透着微紅。

「這事情又沒人管！」朱輅的面孔冷冰冰的。

「總之，請你們趕緊回去，就是今天的夜車！」口氣是命令的。

「不可能。」朱輅簡直抗議了。

「其實，想想便可能了！我也是做過學生的，也鬧過；現在才知道那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由科長似乎緩和了。

「由科長既然做過學生，當然有過學生的良心，而且也知道學生的力量的！現在由科長做了官，我們却沒有！」

「我是好意。」紅着臉的由科長盡力平下氣去。「你們不回去，政府會強迫你們回

去的！」

「用武力嗎？」

「當然！」

「就請便吧！」

「記着，今天的夜車！」由科長臨走的時候，指着朱輅說。「不走！明天早晨，會有軍隊把你們押了回去的！」

由科長和勤務兵都走了，留下了這個喧囂的屋子。

「老洪認識他，他是由遇春。」王起喊。

「軍隊來了，我們得守着這個屋子！」許果說。

「王八蛋！」廖希威在罵。

「不要亂喊！」朱輅盡力約束着大家安靜下來，商量着怎樣應付今夜的事情。結果大家都主張，「不走！而且誰也不許出去，小便也得在屋子裏！」

黃昏很快地來到了，沒有什麼動靜。伙計來報告說，夜車八點十五分就要開的。

「滾蛋！」廖希威喊起來，「我們不走，哪個狗才走呢！」

「知道了，知道了！」朱輅連忙攔着說。

「櫃房要我來說的。」伙計撇着嘴說。

「你去對櫃房說，我們明天走。」洪士俊把伙計推出去。

夜色籠罩了大地，煤油燈已經點起來了。外面什麼聲音都沒有，顯得格外地淒清。廖希威瞪着眼在數秒針，不住地喊。「還有一點廿分，……還有五十九分，……還有廿分了，現在是差五分到八點！」

大家的神情緊張起來，心裏撲咚撲咚地跳。王秀用一張黑紙把燈罩起來，王起搬來一個大桌子推上了門，廖希威手底下預備了一個茶壺，陸雄靠着一把椅子，準備着急的時候折了就打！

「八點廿分了！」廖希威單調地喊道。

「快了！」吳西渭說。

大家都提起精神來，等着，等着。

十一點半鐘還是毫無消息，大家全都疲倦地笑了。

「媽的，淨扯蛋！哪裏來的兵，鬼兵！」陸雄罵吵吵的。

「那也許是由科長的『下台階兒』……」洪士俊說。

「但是也不可大意，」魏玲的態度是慎重的。「我們還得頂着門睡。」

就依她了，照舊佈着防線，大家合衣臥在床上了。

約莫到了兩點鐘，忽然窗外人聲嘈雜起來，院子裏的狗狂吠着。大家都驚醒，聽見無數的脚步聲，還有武器的鏗鏘聲。

「來了！」朱輅小聲警告着。

白文瑞和吳西渭拼命地去擠着抵門的那張桌子。

有人來推門了！「開門，開門！」擂鼓也似地槌着。

「不能開！不能開！」廖希威喊。白文瑞和吳西涓連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

「開門！開門！」牆壁都震動了。

「誰？」朱輅喊。

「開門！」外面一個粗暴聲音。「檢查！」

「把他們都捉去鎗斃！」又一個人喊，夾着指揮刀碰馬刺的聲音。

大家都不響。陸雄用盡了力氣拆不開一把椅子。

謝碧英爬到一個窗孔，向外望去，趕緊又縮回來了。「唉呀！外面架着兩挺機關鎗！」

有兩個女的嚇得躲在牆角裏掉眼淚。

外面亂了一陣，有人來踹窗子了！「嘖！嘖！」窗子馬上壞了一扇。接着有一個腦袋鑽

進來。

王起抄起來一個痰盂，「嚓！」腦袋退回窗外去了。接着是喊痛的聲音。

「不好！」外面喊。「他們竟敢拒捕！」

兩個腦袋又鑽進來了！王起抄起一把椅子，打下去了。外面的人聲更沸騰，許多腳步聲都擁到窗口來，遠遠地有人放了一鎗！

不管三七廿一，王起掄開椅子打下去七八個；陸雄也丟開他的椅子上來了，手裏抄起一根窗戶杆子。

門聲響得更緊，老白和老吳簡直支持不住了。蔣士希幫着去擠桌子，屋子裏的人都瘋狂起來了！

「放火吧！」外面有人喊。

「糟了！」廖希威把茶壺摔在地下說。「我的姥姥！我們都得死！」

窗口外當真有人在燒乾柴了。不久，院子裏紅堂堂地亮起來。大家一怔神，窗口上跳進了三個人來。王起一甩椅子，打倒了一個，第二個便把王起攔腰抱住了，於是屋子裏一陣大亂，門也打開了，首先是王起被人網起來，接着朱輅，陳學海，蔣士希，也被捉住了。

「我們被捕了！」朱輅喊。女的都哭起來，在靜夜中，真有點像鬼叫。

「同志們，隨他們鎗斃去吧！」魏玲喊。「不要抵抗了！」

於是十分鐘之內，十七個人都成了囚犯。

「還不鎗斃我們嗎？」朱輅喊。

「等着吧！」一個最後進來的軍官說。「有你們的去處。動手吧！弟兄們！」

於是兩個人架着一個，另外有幾個用手巾包了頭的替他們拿了零碎東西，架出了屋子，架出了院子，架進了一輛大卡車。

十七個人像包子餡一般被圍裹着；武裝的兵荷着鎗坐在車沿上。

「我們被捕了，同志們！」朱輅喊。接着有人唱起歌來。

天色大明了，卡車開到火車站。「民族戰歌」的聲音又起來了！陳學海垂着頭，想到松林裏的那晚上，不禁滴下淚來。但是他又罵着自己說，「哭什麼，懦夫！早晚還免得了這一天嗎？」

他偷眼看看魏玲，魏玲正在望着他苦笑。

十二

「你們總算好，全師回來了！」陸飛坐在陳學海床鋪對面的籐椅裏說，一面看着他那張抑鬱的北方農民型的面孔。

「還說呢，」陳學海歎了一口氣說。「這簡直是失敗！簡直是起解！我以為也許把我們殺掉，也許至少要把我們關起來！但是……但是下了車，他們又把我們放下……唉，唉，簡直是羞辱我們！」

「聽說王起受了傷？」陸飛的亮晶晶的眼睛從陳學海的臉上移到天花板。

「那是因為抵抗，」陳學海搔了搔頭上的頭髮，「清苑的那晚上，他打倒了七八個丘八，所以得了這樣的結果。」

「可惜我沒趕上！」陸飛惋惜地說。「我也得打他七八個，才有趣！他們不讓我去該

死！瞎跑些無聊的事情！」

「那幾隊人還好嗎？」陳學海關心地問。

「總沒有你們那樣的幸運吧！」陸飛慘笑一下，露出他那副白牙齒，有點像骷髏。
「一出發，兩隊人便被打散了！其餘一隊，到了南口，也被人家送回來。唉，有兩個人是關在牢裏了。」

「誰呢？」

「一個是蔣達，你認得的。」陸飛說。「另一個，是豫中的，叫毛知禮。他們也是因為拒捕！」

「其實我們的拒捕算最兇了！」

「這在運氣！」陸飛說。「我在大街上鬧得還不夠兇！他們要捉我，有十個我也捉去了。」

「我看他們簡直是拿活人開玩笑！要捉就捉，要放就放！」陳學海恨恨地說，一隻手

搥着大腿。

「都關起來，他們也得要一筆很大的開支呵！」陸飛又笑了。「但是，無論如何，你們的成績還算漂亮！」

「漂亮！」陳學海微微低下頭。「我看，還遠得很呢！我們——不，我自己不過是去找點經驗！老實講，這樣下鄉，當了真是要不得，農民是不歡迎參觀的，標語口號他們也不懂。我覺得，我們和農民的距離遠得很呢！……」

「我總覺得這是有意思的事情！却又去不了。你說農民不大歡迎我們，是真的嗎？」

「其實，也得算歡迎的，比我們虛心得多，雖然他們並不懂什麼叫做虛心！他們待我們很好，把我們尊敬得像官員一樣；但是，可怕也就在這裏！我們並不是去到農村找享受的呵！男的穿着抽口短衣，女的雖然沒穿高跟鞋，但是在他們看來已經是洋娃娃了，我怕，是怕我們中間的隔膜！……」

「你真覺得是這樣嗎？」陸飛張大了眼睛。

「不錯。魏玲也是這樣說。」

「呵，魏玲！」陸飛的思想好像轉了個灣，然後又笑了。「聽說她對你很不壞？」

「這……」陳學海臉色像一塊紅布。「沒有的事……也不過是同志，像你和我一樣。」

「聽說她很願意和你做朋友？」

「誰說？」好像被人發現了秘密一樣，陳學海更加不安了。

「算了吧！」陸飛鄭重地說。「你不必用盡了力量來否認！有呢，也和陸飛沒關係，沒有呢，也沒關係。不過，魏玲倒不錯！聽說她不是還有一個愛人嗎？」

「大概……好像是郭用。」

「就是那個唯物論者？現在他又去唯心了，大概是物質上得到了滿足……」

「我……」

「聽說因爲他，魏玲很不高興？」

「好像說他倆已經『吹』了？」

「所以她就得另找一位朋友了！」陸飛的白牙更顯得白了。

「你又來開我的玩笑！」陳學海捏動着自己的手指。

「對不起！」陸飛抱歉說。「一句一句話引起來的。我真是無心；老實講，我對於女人是沒有多大興趣的！不過，魏玲到是……」

「你沒有興趣，真的嗎？」陳學海彷彿要反攻了。「你很漂亮而且你還看電影，拉提琴！」

「呵呵，有的，有的！那不是提琴，是『尤可梨梨！』」陸飛痛快他說。「不過那是從前的事了！這兩年，我已經放棄了這一套！現在，『尤可梨梨』快要在箱子裏爛掉了！」

「你要革命了！」陳學海笑道。

「也沒有那樣嚴重！不過我想，要做事，先得把自己的生活弄好，不然都是瞎喊！等到奢侈的生活不能維持了的時候，就不免走入下流了！看見人家墮落的時候，我自己先害

怕！

「這很對！」陳學海誠懇地說。「你這話，我願意永遠記住，跟着你走！」

「不成！」陸飛搖手道。「我沒有學問，比你還差得遠；我不肯讀書，我知道這是不對的，但是沒有辦法。丟那媽！拿起書本來就頭痛！」

「但是你很能幹！」

「不敢當！」陸飛謙卑地說。「這是你誇獎我。事情都是從理論上出發的，我的理論就不行！我性急，事情辦不完，我就睡不着，這是真的！但是，有什麼用處呢？結果容易把事情弄糟！」

「我總覺得你是能幹的，心裏話！」陳學海重複道。

「其實是『等因奉此』！人家叫我動手，我動手就是了！我需要參謀，現在我都是聽劉時的，幸而沒有錯，他是一個好朋友，能幹的人！我從他的身上得到過很多益處。」

「當然我們誰也比不了他！但是他太累了，誰也幫不上他的忙。好像我們的人才太

少了！」

陳學海好像十分煩愁似的，站起來在地上來回地走。

「他的病好像也很重——」

「肺病很深了！」陸飛攔着說。「勸他靜養，哪裏辦得到呢？我真怕，說不定什麼時候，會失去了這一個能幹的朋友！」

「聽說那個董小姐還是整天貼着他？」

「唉，沒法說了！」陸飛也歎息，他的一張黑臉顯得更黑了。「這是無法勸說的。小倩也不大知道好歹，那樣戀着，會戀死他的！劉時也好像明明知道；但是世界上最難克制的是愛情！那樣冷酷的人也沒有辦法！」

「冷冰裏發出火來，那應該是最厲害的火吧？」

「就是！就是！無論朋友怎樣好，這件事情是不便干涉的。」陸飛想了想又說。「我害怕得很！我害怕戀愛！一旦拔不出腳來，就算完了！」

「你的身體好，不比劉時。」陳學海在糾正着。

陸飛又站起來，面對着陳學海，毅然地說，「我不是怕身體，怕的是事情，我還要做事呢！」

陳學海打了一個寒噤，聽着他說下去。

「做事情，要拼命；戀了愛，好像有一根繩子拴住你的腿，東走不得，西走不得，結果你除了倒下，沒有別的辦法！我真怕倒下了就會起不來！」

陳學海不做聲。

「但是也有例外，」陸飛注視着陳學海的臉，繼續說。「譬如最好的同志，能夠共生死的，……」

「那……」

「也未嘗不可！」

「所以你還是應該活動一點好，也許機會還沒有來到——」

「我是對你講的！我怕你因為我的話失了望，或者又動搖了。至於我自己呢？沒法子更改的！沒法子更改的！」

還沒等陳學海回答，他又接着說下去。

「你不知道楊立君教授也向小倩進攻過？」

「不知道。有這等事嗎？」問題往旁邊一滑，陳學海也精神起來了。

「已經是過去了。小倩不愛他！但是這倒是小事咧！她的交際相當廣，我生怕這傢伙遲早還要發生出別的變故來呢！」

「你說是甩了他嗎？」

「不敢說，也許是這類事！因為她雖然愛劉時，却不能了解劉時！這是致命傷！一旦劉時不能滿足她的慾望，呵，那就難說了！」

「我想不致如此——」

「但願不致如此吧！」陸飛鬱然道。自從認識陸飛以來，陳學海是沒見他這樣抑鬱

過的。但是他又忽然興奮起來！「你曉得楊立君被捕了嗎？」

「什麼？」陳學海跳起來。

「我說——楊立君教授被捕了！」

「怎麼能夠呢？」陳學海面上的驚疑並未退去。「人家都知道他是粉紅色的！」

「還管什麼粉紅色不粉紅色！」陸飛說。「只要造出謠言來，就可以捕人！我們有什麼顏色呢？是紅色的？也許可能，因為我們有血！」

「什麼時候捕的呢？」

「上個星期。」

「在家裏嗎？」

「在家裏。一天早上，隨便來了幾個人就捕去了。」

「罪名呢？」

「大概還沒有。現在捕人是不必要什麼罪名的，捕去就完了。」

「幾時放出來？」

「天知道！他家裏去算卦，說是立夏前後才會放出來呢。」

「又在開玩笑了！」

「真的！」陸飛鄭重地說。「到現在，中國人辦事還是離不開一部易經。你不曉得中國有些軍人都靠着算卦用兵嗎？張作霖，張宗昌……不都是隨軍帶着一個算命的瞎子！丟那媽，中國要亡國，就都亡在這些東西的身上！」

「說遠了！說遠了！」陳學海有點不耐煩。「我們也得想個辦法呀！救他出來！」

「恐怕沒有。請願時被捕去的人，到現在還沒放完；谷靜又進去一個多月了；蔣達第二次進去了；——有什麼法子？只好等着監獄養不起這多人的時候，就都出來了。丟那媽！」

「你知道他們回來了嗎？」陳學海問。

「他們？」

「郭家本他們！」

「回來了！丟那媽，鬧得很！每人都用尾巴搖來一身漂亮的西服！」

「訓些什麼？」

「誰肯說還不是些搗亂我們的方法！」

「我總覺得我們拒絕聽訓是不對的。」陳學海疑慮似地說。

「怎麼？」陸飛瞪着眼睛問道。

「我說我們和政府對立得太尖銳了，也許是錯誤。」

「不會錯的！就是錯了，其過也不在我們！」

「我是爲國家前途打算。」

「難道大刀的滋味你還沒嘗夠嗎？也許你願意再到首都監獄裏參觀嗎？老實講，

耗子舐貓鼻子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你們都是這樣說。」

「你不信，就自己去試試。」

「我的學問能力，自信都不及你們，我沒法子反對。但是我總以為——不過，我完全是好意的。」

「我諒解你！」陸飛誠懇地說。「將來事實會告訴我們的。」

「只好如此。」陳學海說。「但願你們想的不錯。」

陸飛去了，丟下了陳學海和三間空屋子。

陳學海苦悶着，這苦悶已經進行三天了。三天前的夜晚，他們在東車站分手的時候，苦悶便緊緊地抓住了他。臨下車的時候，聽見那個小軍官驕傲地說：「好吧，到地方了，給你們自由了！」他恨不能跳起來給他兩個耳光！但是他沒有那個力量，他落淚了。他急急地走出車站，像逃跑一樣。朱輅在身後追着喊：「不要緊，我們還要幹下去！」但是他早已跳上電車了。

不知什麼時候，他走進了宿舍，電燈還是亮着，更顯出無比的空曠。好久沒有人住在

這裏了，棹子上蒙了一層很厚的塵土。他感到了空虛。但是他想到這被侮辱的旅行的時候，他哭了！

這三天中，他心裏永遠是盤算着事情，一層一層地翻着他的問題；但是問題好像一部巨大的書籍，他是翻不完的。他不想出去找朋友，好像懼怕人家譏笑似的。魏玲那裏，他一樣地也不願去，好像他要吝惜自己的眼淚，而且更要吝惜魏玲的眼淚。表叔那裏他更不願去，顯然他覺得表叔是自己的一個最大的敵人，他就失敗在這個敵人的腳下了！

這三天，他的心像被滾油煎着似的。

聽說他回來了，陸飛跑來看他。陸飛是不肯隨便看人的，他很怪，很傲，這是陳學海最近才知道的。陸飛來了，並且和他談了很多話。在陳學海想，這個朋友的話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有兩點使他沒法子解決；第一，是戀愛問題，他本來不想戀愛的，但是魏玲的影子永遠在他的心裏悸動，像鬼病似的。所以他想：

「陸飛的話是正確的！但是正確的嗎？」他忽然想到陸飛又說過，和女同志做做朋

友是無妨的。想到魏玲也不過是要求和他做做朋友，他笑了；他笑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

其次就是政治問題，他仍然覺得他們的意見不能使自己完全同意，他們是反對政府的。但是他沒有充分理由去駁到他們，正和沒有充分理由去附和他們一樣。

他捲入思潮的漩渦裏面了！好像一個落了水的人急欲抓到一塊木板一樣。但木板是沒有的，他疲倦了。

忽然彷彿聽到了朱輅的聲音：「不要緊，我們還要幹下去！」於是他又好像抓到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希望湧起來了！

「是！我們還要幹下去！」他想。但是怎樣幹呢？他又沒有主意了。

他抱着這塊希望的木板翻騰了一陣，沒有結果；他生怕再被思潮捲去，於是決定去找劉時了。

「找他商量商量也許有辦法，」他一面想，一面在披大衣。「不錯，還得問他，還得問

他！「嘴裏叨念着，他走出去了。」

下午三點鐘，他到了乾麵胡同董家。客廳裏非常肅靜，劉時坐在安樂椅裏看報，魏玲和另外一個陌生的女子在烤火。陳學海走進去的時候，三個人都站起來。

劉時的面色更灰敗，在每一個坑坎裏面都好像藏着塵土；但是掩在亂髮裏面的眼睛却還是炯也炯的。他首先走上來和陳學海握握手，便指着那個陌生女子說：「這是潘菲小姐，C大的同學。」又指了指陳學海說：「這是陳學海同學，奪過水龍的。」大家稍稍客氣一下，就入座了。

「我還沒去看你呢，還好嗎？」魏玲說着把兩隻腳伸到爐邊去。

「一直沒出來，我悶得很，也沒到府上去。」陳學海黯然答道。

「你們還算好！」劉時攏了攏他的頭髮。「這次下鄉，我們又損失了好幾個！」

「陸飛方才對我講過……」

「他去看你嗎？」劉時問。

「是，三個鐘頭以前他還坐在我那裏。」陳學海慢慢地說。「他對我說，蔣達被捕了，楊立君也被捕了……」

「他沒有講別的話嗎？」劉時沉思地說。

「沒有。」

「這人近來遇事過於急躁，而且沒有事情的時候，他也不大到這裏來了。我想，這裏面也許有什麼文章？」

「沒什麼，」陳學海道。「大概是關心你的病，也許是不願來浪費你的精神的……他做事還盡心嗎？」

「還是照常。」

「那就是了。我想不會再有別的原因了。」

「但是他好像不大高興到這裏來，……算了，」劉時的話轉了方向。「你問被捕的事情，是真的。」

「我總是不大相信楊立君會被捕的，……却又是事實！」
「這有什麼奇怪？」魏玲應聲道。「什麼人還不能被捕！這年頭，一切都是沒有保障的！」

「到底犯了什麼罪？」陳學海還是斤斤地問。

「我不是說，不必犯什麼罪麼！」魏玲有點急。

「大概是說他和我們有關係。」劉時不動聲色地說。「其實，他也不過是好講話……
……黃教授現在也嚇得躲起來了。」

「這樣弄下去，大家都不利的！」陳學海批評道。

「對我們也許是有利的。」魏玲冷笑了。

「怎麼……？」

「我們的同志也許一天天會加多了。」魏玲像說教似的。「你沒看過水滸嗎，這才真叫做『逼上梁山！』」

「也不盡然，」劉時道。「他們還可以收買，還可以騙人悔過……」

「那到底是少數，」魏玲抗辯道。「你看，C大這一班同學……」

「可是，我倒忘了，」劉時抱歉似地說。「潘小姐怎麼不講話呢？聽說你們的坐監很有趣，可以講給我們聽聽嗎？」

「可以的，」潘菲的清秀面孔微微地紅了一下，兩手不住舞弄着一雙手套。「我們被捉了去，一共是廿九個人。我們全班一共是三十三個，只逃了四個人。我們不知道是犯了什麼罪，更不知道那四個人爲什麼就幸免了……」

她講到這裏，拘謹的態度漸漸消逝，露出微笑來。她似乎運足了一口氣，又接着往下說。

「進去之後，自然要審問我們的；但是，並沒有問什麼，祇是問問『你們是不是共產黨？看過什麼書？參加過「一二·九」沒有？』很抽象的！等到我們什麼都不承認的時候，他拍着桌子說：『不要賴賬，有名單！』……」

「什麼名單呢？」陳學海忍不住問了一句。魏玲使個眼色止住他。

「男同學的人數多些，」潘菲接着說。「回到監裏，發覺了大家所問的都一樣，莫名其妙。於是胡猜了一陣，結果問題就落在名單上。什麼名單呢？誰也不曉得。其中周子玄說，『等他再審，我一定要問問他！』後來他們用秘密的法子把這消息傳到女監去，我們幾個也覺得是很奇怪的。……後來，果然該着審問周子玄了，還是那樣說，『有名單。』周子玄說，

「『你騙我什麼名單呀？』」

「『我們已經搜在這裏了。』」

「『可以看看嗎？』」

「法官把名單拿出來，周子玄一看就笑了，原來是我們班裏的同學錄，是放在自治會辦公室裏的，被他們搜去了。……」

「哈哈，真昏蛋！」劉時笑道。

陳學海像聽神話一樣，呆住了！

「這還不算奇，」潘菲活潑地說。「同學錄的末尾一頁被墨汁染了一片黑，恰巧那裏就是四個漏網同學的名字！」

「這樣愚蠢的官吏，可怎麼好！」陳學海歎息說。「後來呢！」

「後來費了很多手續，大家都證明了，他們只好叫我們取保出來了。」

「真是丟醜！」魏玲恨恨地說。

「這樣的事情還不知有多少呢！」潘菲好像下了結論道。「但是我們更堅強了！從前我們參加示威，大多數是無所謂的，不過湊湊熱鬧，也算愛國，危險一來，就都溜了！現在大家漸漸覺悟了！知道和敵人對壘是馬虎不得的！以後，不想再幹面子事，要腳踏實地認真去做了……」

「你們看，這還不是『一二·九』的成績嗎？」魏玲高興地說。「許多讀書混日子的，文憑主義者，學究……都抬起頭來了！潘，我應該和你緊緊地握手！」

她緊抓着潘菲的手，不住地搖。潘菲的臉子紅了，像興奮又像羞怯。

「但是你先不要那樣歡喜吧！」劉時的面上沒有笑容。「我們還有些同志關在獄裏呢！」

「唔……」魏玲鬆開了潘菲的手，垂下了頭。「不錯，應該紀念他們！」隨着她又抗聲說。「他們是種子！不要緊！他們是種子！縱是死了，還有無數新芽，比他們多到百十倍的新芽，馬上就會生出來！」

客廳裏的空氣嚴肅起來，大家都在靜默，煤爐發着噝噝的聲音，外面好像起了風，窗櫺都震動起來。

沉默了一陣，女僕送茶來了。劉時問道：

「小姐還沒回來嗎？」

「沒有。到西城姑丈家去了，也許又在打牌。」

劉時嘆了一口氣說，「小倩整天倒像沒事似的。」

大家都不響。女僕出去了。魏玲抱着熱杯子說：

「他們回來了，昨天我在街上看見劉天鶚，西服是嶄新的。」

「他們這次到底得了多少錢？」潘菲漠然地問。

「鬼知道，」魏玲鄙夷地說。「反正不少吧！唉，未來的鬥爭長遠得很！莊嚴和涂占

鴻近來很活動，想來他們也正在發展同志呢。」

「將來的磨擦更要厲害了！」陳學海嘆息說。「我們也得小心些。」

「更該留心的是同志的叛變！」魏玲加了一句。

「這是難免的！」劉時說，「生活就是戰鬥！你想永遠走順水船，哪裏有這樣容易事！

不過這羣人做不了什麼，不必太害怕！……唉，最要緊的還是農民呀！不過已經有人注

意了，暫時也無須說出來。……但是，這還不夠用。……」

「我們是失敗了，我自己覺得很慚愧！」陳學海想起往事來。

「這是多餘的！」劉時說。「那本來也不過是一種號召。真正下鄉的人你是看不見

的。你知道，在農村裏，在礦坑裏，早已有有人埋伏下了。那不是我們管得了的，一旦爆發了，我們自然會看見。」

這番話對於陳學海顯然是深奧的，他用力地思索也不能透澈地明白。他問道：

「這些人是看不見的嗎？」

「看不見。他們也是礦工，也是農民，我們雖然看不見，他們工作得却已經很久了。」

「將來我們要怎樣才是呢？」

「我想，等到非常時期教育方案有了頭緒，便要起草農民識字運動的計劃了。我想，遠了也許不易辦到，城郊附近農民識字班是可以辦起來的。譬如西郊的H大，Y大和A學院的附近就很合適。」

「第一步就要宣傳他們抗日嗎？」陳學海問。

「不成，第一步是普通常識，認字，寫信，其次是保衛土地，……」劉時想吸烟，但一掏，只剩下空烟盒，順手便丟到爐子裏去了。

「我想那怕遠了！」魏玲說。

「但是沒有辦法，總得慢慢做，急了是不成功的。」

「這事情總可以委託各校自治會去辦吧？」陳學海疑問地望着劉時。

「只好這樣辦。」劉時打了一個呵欠說。「不過我們要插進幹部去，現在各校自治會分化得太厲害了！而且一部分同志還沒有出獄，這都是足以影響我們原來計劃的。譬如這次下鄉吧，我們就缺少很多有用的人！」

「自治會還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呢。」魏玲抑鬱地說。

「總之是很可怕，」劉時說。「趾高氣揚的人們都回來了！郭家本之類近來也跳得很兇，何況背後還有人！」

「背後是警察嗎？」陳學海問道。

「警察？那有什麼用處？我說是另有一批文化人，拿了錢做他們的後台！」

「這就難！」陳學海說。

「最討厭的是這些人都不露面，有的還故意地掛着羊頭，他們偷偷地用手段，用金錢，挑撥着中立的人轉向，打算另外成立聽命的自治會。這是很可能的，我想，總有一天會鬧出真假包文正來！」

「是。」魏玲道。「昨天遇見丑大的朱荷篋，他說他們的自治會就開不起大會來。」
「怎麼？」潘菲問。

「不足法定人數呵！原先一些參加過的故意不來；大會要是冒然開了，他們又要出頭來質問，『人數不足，爲什麼開會呢？』就是這樣搗亂的！」

「就是。」劉時道。「慢慢地各學校都會來這一手的。所以我們應當注意下層工作呵。」

「『民先』的事情怎樣了？」魏玲問道。

「今早和朱轅談過了。這個組織很好。我們統計了一下，現在可以有二百五十人參加，再努力一下，就能過三百。我想，再過兩個星期便可以正式成立了。這件事我們和馮健

行，周茂……商量的結果，第一屆職員還是讓原人幹去，不必更換了，反正大家都有事情做就行了。」

「我覺得應該再充實一下，」魏玲道。「譬如我，就負不起責任來。」

「那是你謙辭，」劉時攔住道。「好在還早，我們慢慢商量吧。」

「談得很久，我們該走了。」陳學海說。於是三個人都起來告辭。走出門來，潘菲要回家，往北去了，剩下了魏玲和陳學海。陳學海主張坐電車；魏玲說：

「不必了，你送我到北池子，然後你再走回去。」

陳學海自然是毫無問題地答應了。

他們走過金魚胡同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下來了，馬路兩旁亮堂堂的，洋貨店裏幾架霓紅燈一閃一閃的變動着。東安市場的大門好似雨前的螞蟻洞，翻滾着黑色的人頭。他們的面孔都是喜洋洋的，帶着希望走進去，然後再滿足地走出來。馬路上擺起很多糖攤子，也是擁滿了人；遠遠傳來了爆竹的聲音。

「呵，」魏玲後悔似地喊道。「我怎麼忘記了！今天祭灶，家裏還要我早些回去呢！」

「要你祭嗎？」陳學海笑着問。

「瞎說！不過是吃一頓罷了。」

陳學海忽然想起家來，他不做聲了。

「陸飛和你談些什麼？」魏玲忽然問了。

「不是說過了嗎？」陳學海好像心不在焉的。

「沒講別的啊？」

「唔……他講過劉時和小倩的事情。」陳學海好像醒過來了。

「他的意見呢？」

「他不滿意小倩，因為他怕害了劉時……」

「是的，陸飛很愛護劉時，而且小倩是他介紹的，他的同鄉。關於這件事，大家都是一

樣的意見，只是不能說。」

「到底他們是怎樣關係呢？」陳學海歪着腦袋問。

「說不清，大概關係很深了。劉時爲人很沉默，你知道，他不講話，誰還能講話呢？陸飛當然是清楚的，可是他又不肯說。不過最近他連董家也少去了，足見他有不痛快的地方。」

「陸飛這人很奇怪。」陳學海隨便說了一句，又帶住了。

「他是不贊成戀愛的，是不是？對於女人，他沒發什麼議論嗎？」

「總之，他是不贊成的。」陳學海誠實地答道，「他說，事業要緊……不過後來他又說，同志做朋友是毫無關係的……」

「是了，」魏玲道。「他這話是半真半假的，也許曉得了我們的友情，故意要這樣說的。他根本不高興交女朋友，自然是爲了事業，却還不免是偏執的見解……不過，他總算對你好，你知道，沒有事情，他是不肯輕易看人的！這要算瞧得起你了！」

「也許等他有了女朋友的時候……」

「也許吧，」魏玲說。「我看遠得很，他已經緊緊地關上了門，他硬得很，據我看，在處世上，他比劉時還要硬些呢？」

「唔……」

「我還忘了和你講一件有趣味的事情，」魏玲興奮地看着陳學海。「郭用有信給我了。」

「真的嗎？」陳學海幾乎嚇了一跳。「什麼時候？」

「不要慌，」魏玲撫愛似地說。「並不要緊。他的信很早就來了，大概那時我們還沒有做俘虜。……他在信裏說，他是預備給我回來以後慢慢看的。」

「講些什麼呢？」

「大概也許是後悔，也許是騙我，……總之，是希望我和他復交。他說我是小孩子脾氣，不了解他，他還是一成不變的！」

「鬼話！」陳學海道。「他不是一成不變嗎？……你回他了嗎？怎樣回的？」

「我說你太急躁不是？這樣還能成事嗎？」魏玲似乎在訕笑着。「我已經回信了，而且寫得很和平。我說，『你的教訓我敬領了，你既然是一成不變，那很好；假若你願意見面的時候，我還可以向你點頭打招呼的。』就這樣，我已經宣告和他絕交了。」

「好倒是好！但是我終覺得有點可惜……」

「這不是替我打算！」魏玲的眼睛閃動着。「勉強混下去，他也許害了我……」

「到底是失去了一個朋友，到底是損失！」

「也不過是拔除了一根莠草！」魏玲尖聲說。「留着才是損失呢！而且好人多的很，隨時都可以選擇做朋友的。可惜現在的女人，一講到朋友，便好像要她嫁人似的。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他打算牢籠我一輩子，那是妄想！」

陳學海一面聽着，一面覺得這個女孩子真可怕。

「不過，小陳；我想，我們也許可以做永久的朋友吧！」魏玲繼續說下去。「你很誠實，而且是有希望的。但是你要努力，我們都要努力。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之中有一個人被

時代拋掉了！那時候，誰也不准怪誰的！」

「我願意把你的話永遠記在心裏！」陳學海渾身都顫慄起來了。他通體被她征服了；他佩服她的果決和大胆，簡直不是男子能夠及得上的。

轉過北池子南口的時候，魏玲說：

「你走小路吧，那裏近些。一半天我還要過去談談的。」

從這天起，魏玲常常去看陳學海，他們的友情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但是到了涉及愛情的時候，兩個人都不開口，一個是滿不在乎，一個是胆怯。醫院裏受傷的人也一樣地有了進步，過了舊歷年，快到元宵節的時候，受傷的人差不多都出院了。黃桐也出來，遇見陳學海和魏玲的時候，他的左腿多少還有點一拐一拐的；他說要回家一趟，因為有點私事。在路上遇到郭用的時候，魏玲果然微微地點點頭，也不說什麼；郭用祇是瞪了陳學海幾眼，也就算了。陸飛談起劉時來，還是鬱然，但也不多說。監獄裏還留着少數的學生，谷靜

沒出來，楊立君也沒出來，聽說有幾個人已經染了回歸熱，谷靜是其中的一個，大家雖然每日懷着憂慮的心，工作却還不斷地進展着。「民先」已經成立了，負責的雖然還是原來的人，却已加添了幾個，陳學海被選做組織部副主任，幫着洪士俊辦事。他們不久要在天津設支部了。當春天來了的時候，他們的事業好像野地的青草，一天便要長了好多！

有一天，魏玲早和陳學海約好去逛天壇；但是當她走來的時候，面色完全灰白了，這種慘淡的顏色，在魏玲的臉上，陳學海還是第一次見過。

「小谷死了！」魏玲頹然坐在椅子上，像一個石膏像，連連歎着氣。

「真的嗎？什麼時候？」陳學海吃驚地問道。

「就是昨天晚上害回歸熱死的……」

兩個人都沉默起來，淚水充滿了眼睛。

「屍首領出來了？」停了很久，陳學海問道。

「他們已經想法子去了，小谷的父親也來了，……」

「真是傷天害理！」陳學海忿忿地罵。「我們又損失一個同志了！」

「可憐他的父親，只有他一個……明天我們還得商量追悼會的事情呢。」

「無罪的人，隨便讓他死去；官吏這樣不負責任，真是可殺！」

「這還不是常事！」魏玲忽然睜大了眼睛喊道。「誰能保得定我們能夠活得多久！……但是不要緊，這是種子！不要忘記，這是種子！還能生出許多新的來！你看，春風已經動了……！」

臨走的時候，魏玲說，今天不能去天壇了，還有事；並且約好陳學海明天去參加會議。魏玲去了。陳學海像殭屍一樣，仰臥在床上，靜靜地望着天花板……

一九三九 二月四日，脫稿。

三月一日，三校。

三月廿日，四校。

齊同記。（第一部完。）

物讀論理藝文版出店書活生

文藝
筆談

胡風著
實價九角

本書共分四輯：第一輯包含作家論兩篇，就兩個作家底創作實踐和思想歷程展開到文藝理論和創作方法問題，闡明了他們底存在的意義和對於時代要求的關係。第二輯包含論文十二篇，就現實的文學現象或理論問題發展新見，指明了每一問題底發生基礎和解決途徑。第三輯，包含創作批評五篇，就具體的論文和作品說明創作實踐和生活實踐的關聯。第四輯，包含外國作品（已有中譯的）的介紹與批評六篇。是作者近年來文藝批評的結集。

文學與生活
文學百題（三版）
文學問答集
文藝思潮小史
小品文和漫畫
小說與民眾
說（論文）
文藝與宣傳
戰時文藝通俗化運動
怎樣學習詩歌
李南桌文藝論文集

李南桌著	穆木天著	司馬文森著	郭沫若著	以羣譯	何家槐譯	陳望道編	徐懋庸著	夏征農著	傅東華編	胡風著
三角五分	實價四角	實價七分	一角五分	二角五分	實價四角	實價五角	再版三角	再版五角	一元五角	三版三角

文學百題

傅東華編 三版 一元五角

緜 呷

鐵流

曹靖華譯
實價九角

妮拉菲木維支著 校訂再版

們看這一羣「烏合之衆」在炮火中與讀者重新見面了。牠是被解放的，沿途掃蕩了，現在不能形容的，所以這是一部具有巨大文藝學的政治意義的小說。

燎原 人力 細地 被開墾的處女地 奸三 伊特勒共和國 安娜·卡列尼娜 聖安東的誘惑 夏伯陽 未來的歐洲大戰 我愛 小動 冰島 顧

高爾基著	高爾基著	高爾基著	高爾基著	梭羅訶夫著	拉夫來涅甫著	托爾斯泰著	福樓拜著	富曼諾夫著	U. E. Wright著	亞弗勒哥著	梭羅古勃著	麗洛克琳著	羅遜著	E. Bellamy
羅稷南譯	羅稷南譯	黃源譯	秦炳譯	立波譯	徐懋庸譯	周寬譯	李健吾譯	郭定一譯	林淡秋譯	春雷譯	徐懋庸譯	于熙儉譯	黎烈文譯	曾克熙譯
三版一元	一元八角	一元六角	再版一元	再版一元	實價一元	實價一元	實價一元	平裝一元	一元二角	一元七角五分	一元二角	實價五角	實價九角	

行發店書活生

算術題解手冊

定價 九 千
出版 1953年4
編著者 黃 熾
發行者 上海新星書
經售處 (11)廣東路314
(本書編號 2010)
(本店電報掛號 12544)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